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اسىاستى

ཀུང་གོ་མཐའ་ཁྱེད།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目錄

99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邊事述評	我國上古史中之邊疆民族	東西方歷史上的中亞民族	元代西方文物東傳中原初考	唐代西平大長公主下嫁吐蕃或吐谷渾之初探	北朝對突厥關係之研究	匪俄與外蒙的三角關係	西藏戲劇——仙女蘇吉尼瑪傳(三)	國內外大事記
信望愛	劉學鈞	張哲誠譯	袁冀	戴邦森	許旭文	俞劍鴻	鄭夙芬譯		
(1)	(2)	(5)	(10)	(20)	(24)	(27)	(35)	(36)	(47)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出版

邊事述評

信望愛

兩三個月以來，有關我國邊疆問題又有了新的動態。出現在國內新聞上的僅是一鱗半爪，毫不引人注意，反不如殺人放火、斃車走私請願遊行之類的新聞，來的顯眼。大眾傳播既把它們排在前頭，一般民眾怎能不把它（邊事）置諸腦後？何況我們政府的主管機關，對此又沒有什麼指引或說明，叫民眾何所遵循，何所秉承？

現在我們在創痛之餘講幾句有關國家領土主權的大事，絕不同於倡言「獨立」「自決」與忘本禍國的謬論和妄想。

一、中共和俄帝的邊界談判問題

我國和俄帝的邊界，隨俄帝對我國侵略之進展，其界限愈來愈長，問題愈來愈多。問題之所以發生，並非完全由於地界之不清，需要重新丈量，而是由於俄帝貪得無厭，得寸進尺。擅移界碑界牌，佔據險要，擴張領土，蘇俄時代與沙皇時期如出一轍，故烏蘇里江東西岸與黑龍江南北兩岸之爭端特多，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的侵略兇獍與蠻橫態度，更變本加厲，為世人所共喻。

二次大戰前，日帝支配偽滿時，凡俄帝人民士兵有以捕魚為名，駕舟登陸江中小島者，輒被指為間諜，立予逮捕毒打，逼其承認侵略，而戰爭末期，俄弄伎倆，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與我簽訂友好條約，日本於其翌日即八月十五日向盟軍無條件投降，而此時俄帝向日本宣戰，進兵東北纔不過六天，竟獲致全盤勝利成果。俄帝軍隊如餓狼般，將所有工廠機器拆走，將一切繳自日寇的武器給其匪徒彪部隊，另一方面便乘機在烏蘇里江與黑龍江沿岸，及中東鐵路滿洲里站附近大動手腳，界牌被偷竊內移，多者達二三十華里，少亦被內移三五里，對於有戰略價值的據點，尤其竭盡可能的攫取，位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會合處的黑瞎子島，即為其首先霸佔的獵物。該島上原有日本軍事設施，俄帝即全部據為己有，設置水上飛機場、工兵及江防艦隊根據地。按該島位於烏蘇里江正流之西，即左岸，黑龍江正流之南，即右岸，東西廣約五十公里，南北長約三十公里，島之東北與西北兩端，各擁有一小島一個，自是皆成為支援海參崴軍港之重要基地。按照前清與帝俄訂璦琿條約及北京續約第一條暨烏蘇里江條約條文，黑龍江南邊即右岸屬中國，烏蘇里江西邊即左岸屬中國，規定極為明確，水路交界，應以正流為公例，今黑瞎子島既在烏蘇里江正流之西，黑龍江正流之南，自應為我國領土，並經民國十六年八月中蘇水路會談時蘇方代表

所承認，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之餘。俄帝不願既存條約之事實，逕予霸佔據為軍事基地或殖民地，且不按照條約及國際慣例，即國際通行的河道劃界方式，即以河流主航道中線劃分，堅持以中國河岸為界，想囊括兩條河道的航行權，並將我國主權排拒於兩江之外，其用心與暴行至為明顯。俄帝侵權行為發生之後，我政府曾就其擅移國境原界標、侵佔我黑瞎子島領土主權及破壞條約、侵我航權事，向俄提出不予承認之聲明及抗議。而俄帝則恆以帝國主義態度，置抗議於不顧。

中共原藉俄帝的羽翼而竊得政權，最初一切行事均須觀望俄帝顏色，但後來因黑瞎子島發生武裝衝突事件，以及匪俄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雙方在莫斯科所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上的衝突，造成雙方極大的裂痕，故有關雙方的邊界談判，不得不宣告中止。

多年以來中共雖然抱着不承認滿清與帝俄所簽不平等條約的意向，但面對歷史與現實，它又不敢向蘇聯提議索還任何過去被俄帝所侵佔的領土，僅希望在現實情況下，稍獲蘇俄寬假，恢復原狀，少受損失而已。

據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共雙方所公布的第二輪邊界談判的經過，雖經雙方已原則同意解決邊界糾紛的大方針，但細節還要等待將來的專家小組進一步磋商解決。

照目前形勢看，中共絕不可能提出收回因不平等條約而被掠奪的一五〇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的要求，因縱使有一二不識時務的大膽專家學者，有意提出，中共黨的代表也必不同意，縱令有人敢於冒失放砲，也必然遭致俄帝的嚴辭拒絕，因為這項邊界問題談判會議的召開，原來就是遵照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演說所舉行，戈巴契夫在講演中，似乎有就現實侵略立場，略作讓步，但其實那都是在條約外的非法佔領和勒索，俄帝在眼前的北平會議中，也無非想要在戈巴契夫所指的原則下，再藉機磨蹭一下，俾能獲取一些意外的利益而已。總之，中國是受害者，在邊界會議中，即使能稍有所得，亦毫不足喜，因為從佛口中所得的餛飩，並不等於上帝的恩賜，也無非是把賊贓找回來一點點而已，由此再往西行我國被俄帝明搶暗奪的版圖還多著哪，這不是共匪偽政權所能討還的！

二、有關西藏的問題

自匪軍進入西藏以後，即盡其全力以圖消滅宗教，截至民國七十年，舊有的二千餘座大小寺廟，已僅餘七八座，全藏兩萬餘喇嘛，僅餘二百餘人，其餘悉遭搗毀與殺戮或勒令還俗，放逐他處。寺廟內的寶器經典，也悉遭毀棄出賣或焚毀。共匪假信仰宗教有自由，反宗教亦有自由之名，大肆破壞宗教，致西藏盛行的喇嘛黃教，幾已瀕臨絕滅邊緣。然多年以來深

覺憑其武力，已難消滅藏胞反共力量，在內外多方面責難觀及反對下，故又重施統戰故技，甜言蜜語陰圖誘騙達賴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以期發揮領導力量，另一方面又重新修復若干廟宇，以便安置少數喇嘛僧侶，這些花着技倆，本無足道，但共匪爲擴大其宣傳影響計，乃不惜重金自美國聘請業已下台的卡特前總統，前往參觀，藉資說明西藏近年「進步」情形。可是卡特在此之前，對西藏究竟有多少了解呢？他看見過藏胞的反共情形麼？他看見過共匪對當地人民、喇嘛的殺戮壓迫實況麼？他知道達賴是在什麼情況下纔被迫出走流亡的麼？爲果不然，他是想藉他在政治上若有若無的影響力，來爲共匪作說客麼？我看他的說辭未必能打動達賴的心，恐其唯有心勞日拙而已。

不過卡特西藏之行也作另有目的。第一，西藏是英國帝國主義從前處心積慮陰謀擄奪的地方，地處世界屋脊之上，在這太空時代，飛行物與飛彈極端發達之時，這是極好的軍事基地，當地的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甚至於人權問題都非常複雜而嚴重，做爲一個美國在野黨的領袖，自然對此都需要有所了解，尤其是藏胞雖經共匪每年鎮壓籠絡，但反抗行動始終不歇，美國這個盟友所信仰並實行的馬列共產主義，極不適合藏人的胃口，而他們所擁護和敬仰的，唯有達賴喇嘛，這一點似乎是卡特所極欲了解，也正是中共所亟想倚重的地方。達賴自逃出西藏，有如閒雲野鶴，飄泊天涯，時而北歐、時而日本，慰問流亡異地的難胞，雖經中共百般拉攏勸說，但始終義無反顧，這是中共大感頭痛煩惱的問題。中共也許想要藉重卡特這一橋樑來打動藏胞，鼓動藏胞來做歡迎達賴回心轉意，重返西藏的運動罷。看樣子鄧卡兩人的貼臉和擁抱都白費了。

三、有關中印邊界衝突問題

其次，印度政府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正式宣布，在其非法佔領之我國領土上，建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我國外交部即於當日招待新聞界，發表嚴正聲明，指責印度政府非法，聲明內稱：

「印度非法佔領我國領土事，中華民國政府以往曾迭次發表聲明，不予承認，最近印度國會兩院擅自通過在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南，以迄我國南疆邊界之間領土上，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之議案，印度政府並於昨天正式將該地升格建邦，中華民國政府茲再嚴正聲明，印度政府此舉企圖將其非法侵佔之中國領土予以合法化，中華民國政府認爲此一非法行為係屬無效，絕不承認。」

上述聲明中所稱的「麥克馬洪線」，是我中華民國政府向來不承認的侵略性界線，原爲英國帝國主義侵佔印度時所派的麥克馬洪爵士與西藏代

表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私背中國政府以秘密方式劃訂的，我國領土豈能容忍他人擅自分割？本刊前此曾有所論列。數年以來中共雖然曾屬與交涉爭執，甚至以兵戎相見，但印度蠻不講理，竟一面派兵進駐，一面即由其議會通過，擅自成立爲「邦」，以便造成既成事實，也用以表示它霸佔這大片土地的決心，絕不關心中共的任何抗議與威脅。更不會介意我們中華民國的任何聲明。在此我們的同胞應該有所了解，印度的爲政者，早已業已死去的尼赫魯，下至甘地母子，都是十足的勢力小人，談外交固然要靠實力，但是一味的逢迎、見風轉舵，便失去了人格和國格的尊嚴，他們爲了他們的生存，不惜背棄道義公理獻媚共匪，其狼狽難堪的情形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鬧了半年多的中印邊界衝突，一時車轢馬蕭，劍拔弩張，雙方投入戰場的陸空軍，各有兩三萬人，印度方面鑒於上次損兵折將，幾乎結城下之盟，故此拉吉夫甘地除大量調兵遣將之外，更揚言「我們對我們國界的概念是十分清楚的。他的意思他絕不從戰線上退讓。它的國防部長潘特于六月中旬巡視邊界之後也說「威脅和高壓手段不能迫使印度放棄甚至一寸領土。然據八月十四日路透社消息雙方竟然最近已達成協議。各自邊界撤軍。

回想在衝突稍轉激烈之初，美國即已嘗試爲之和解，雖未奏效，但亦可藉以向印度示好，卡特此行暗地裏是否也負些和事佬的使命，頗值得注意。但在另一方面俄帝實乃印度背後的支持者。俄帝鑒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自不願它與新近關係甫經好轉的中共，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故說此次中共與印度能經商而達成撤軍協議，與其說卡特的遊說發生了影響，無寧說俄帝的影響力扭轉了戰爭的形勢。因爲俄帝在印度洋上正圖積極擴張實力，一個安定而穩固的印度基地，正是繼越南金蘭灣後亟需獲得的目標。印度得安，也可西面照顧阿富汗的戰場牽掣巴基斯坦聯美的關係。所以從戰略上看，中共與印度之能達成協議，允爲戈巴契夫統戰路線的一大勝利。惟協議的內容未見發表，尙有待今後雙方在新德里恢復舉行正式談判來決定。不過，我們可以斷言，中共內部也不是穩如泰山，在喜馬拉雅山區作戰，並不像賣武器給伊朗伊拉克那樣容易賺美金，見好就收，也許是愛好窮兵黷武者的窮餘之一策，但它出賣中緬未定界大片土地於前，誰敢確定它不繼續出賣麥克馬洪線於後？

一九八七年因印度擅把所謂「阿魯納恰爾」中共直轄區升格爲「邦」，並侵佔我桑多洛河谷土地，而引起武裝衝突，嗣經俄帝出面斡旋，印度外長狄瓦里和印度共產黨頭子文先後訪問北平，從事政黨外交活動，顯然曾

把拉吉夫甘地總理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印度時報所發表的講話記在心裏，甘地認為「問題發生在繪製地圖的技術問題，他認為一九一四年麥克馬洪在地圖上用一枝筆蕊較粗的筆所繪製出來的結果，『線』的本身含蓋面可能寬達數十公里，桑多洛河谷正位在『麥線』之上，於是引起了與原圖不相同的情況，關於此事，中（共）印雙方可以共同一起來解決。」

拉吉夫甘地的談話顯然是外交上的低姿勢，意在「不使衝突擴大或升高，而鄧小平則對印度國防雜誌主編表示，我認為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可以經由一攬子的方式來解決，在東段中國可以承認歷史上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當我們可以承認東段實際控制線時，印度也應當承認西段的現狀。這種說法撲朔迷離，大有出讓國土的意思。僅是雙方同意暫時把問題移到會議桌上，事情並未真正解決，可能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地理形勢，或一九六二年阿薩姆平原之戰時的形勢，已永遠不能重見了。因為這二十五年間，俄帝已把印度武裝起來，成了它的友邦，看樣子因麥克馬洪線而失去的領土，很難再有收復的希望，恐怕列寧當年所說「經過北平是到達印度的最捷道路」的說法，就要由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從印度洋上所開闢的另一條新路，把斯拉夫共產主義放在印度的新苗圃生根了。巧妙的俄帝在不知不覺中竟把中國領土做了和事佬的佣金，犧牲別人便宜自己，是俄帝的一貫作風，看鄧小平這夥人將怎樣嚥下這口悶氣！當年北洋政府拒絕承認的麥克馬洪線，如今共匪竟要承認，真是「國人皆曰可殺」了。

四、欣聞達賴喇嘛行將來訪

西藏的政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向由前一輩喇嘛圓寂轉世而產生下一輩，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二年）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轉世於青海，經由西藏執政熱振等呈報政府，以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懇請准予掣籤，嗣經我中央政府批准，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派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先生前往西藏拉薩主持坐床大典。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坐床大典完成，第十四輩達賴遂為西藏政教上的最高領袖。

達賴喇嘛因為天資聰慧，坐床後勤於學習，不僅貫通了佛教經典，對世界上的新形勢亦了解日深，方思徐行教化，供西藏日臻進步，不期共匪倡亂，進擾西藏，於民國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強迫西藏簽訂了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協議」，遂即大肆破壞，藏胞不堪其擾，遂於民國四十八年爆發英勇的抗暴運動，達賴亦於戰鬥中流亡印北。屈指於今已將三十寒暑矣。古人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說，達賴喇嘛久處異鄉，雖說教民耕織，暫避鋒鏑，

內心豈無故國之思？其奈桑梓殘破，共匪暴戾恣睢，日甚一日，他內心的痛苦，豈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所以他連年在世界各地飄泊，講經說法，勸導世人遠離邪念，雖然還沒收立竿見影之效，但觀看他今年在中央日報所發表的一篇長文，既表達了他的人生觀，也表達了他的世界觀，實不失為一篇很有價值又有內容的好宣示，做為一位宗教領袖、民族領袖、文化界的領袖，他有他特殊的見地，不同凡響，也可稱得上是「萬古雲霄一羽毛」了。

不過現在已不是個人英雄時代，許多事都不是專憑單槍匹馬所能成功的。尤以反共大業為然。反共大業「必須喚起民眾，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方克有成。

當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西藏發生偉大的反共抗暴行動時，先總統蔣公就曾發表告西藏同胞書，他說：「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今日我雖身在臺灣，但我這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一起，反共作戰。」「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政府對西藏的立場可說是最為明顯。

達賴喇嘛已漫遊了世界，接觸了很多政治宗教或民族領袖，或聽取了許多高論，但恐怕沒有像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先總統蔣公所給我們留下的遺教和宣示，最為正確、最能適合我中藏兩大民族共同需要、共同信守的了。最近傳聞達賴喇嘛有意來臺灣訪問、講經說法，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他蒞臨之日不獨在此地居留的蒙藏全體同胞竭誠歡迎，即我中央暨地方政府和民眾，亦將熱烈歡迎。從宗教的、民族的團結而走向政治上的團結，我們相信將促使達賴的奮鬥益趨成功！

謹代表本社表示熱烈歡迎之忱！並祝旅途健康愉快！

我國上古史中之邊疆民族

劉學鈞

本文擬就秦漢以前，各邊疆民族與華夏或漢族之關係酌加研究，以就正于高明，並說明自古以來，各邊疆民族與華夏或漢族，即有相當密切之關係，今後更應循此關係，更趨團結，相互融合、互相尊重彼此文化上之特點，結合成牢不可分之中華民族。

我國自古以來即為多民族國家，至少，在東亞大陸上有衆多民族生息於其間，以今日中國人立場而言，所謂「中國人」者，絕非僅以華夏或漢族之所能代表者，而「漢」之成為族名，最早亦當在劉邦建立漢朝之後，如朱或萍洲可談卷一稱：

「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亞，故蠻夷呼中國為唐。」

而陸次雲崗嶺織志頁一亦稱：

「苗人見漢官皆呼為老皇帝，見內地人，皆呼為『漢人』，以漢始通西南夷，故稱呼尚依舊也。」

近人陳登原於其所著「國史舊聞」一書中，頗然以上所引說法，陳氏稱：「登原按據上以與漢通道之故，遂有漢人之目，故翁所謂稱漢始於南北朝時，要亦大體而然。」

是可見「漢人」一詞之使用，為時甚晚，且其使用之初，雖具有羨慕漢朝威儀之處，但由漢人延伸而來之「漢子」一詞，非但不為美稱，且含若干輕賤之意，如老學菴筆記卷三載：

「今人稱賤丈夫為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徵也。」（引自國史舊聞）

更何況其時之所謂漢人者，實已包括若干今之所謂邊疆民族在內，而在秦漢以前，華夏民族與四周之邊疆民族早已發生若干接觸，本文擬就秦漢以前之邊疆民族與華夏民族關係酌加探討。

一、九黎、三苗之族

史記五帝本紀有言：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表，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華夏民族咸以炎黃為其始祖。炎黃而上，渺不可考矣，因此談華夏歷史，莫不始於炎黃，易言之，黃帝時代即為我國史事之開端，而蚩尤乃九黎之君，黃帝伐蚩尤，亦即華夏民族於太古之時已與九黎之族有所接觸。

而所謂九黎者，世處南服，顓頊之前曰九黎，顓頊之後稱三苗（鄭玄之說，甚是），史記對三苗之居地認為在：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史記卷六十五吳起列傳）

另魏策亦引吳起之言曰：

「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汝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

但後人往往望文生義，以為三苗居地在今湖湘之間，其實非也，近人錢賓四先生於其所著之「國史大綱」一書中，即明指其非，而稱三苗居地應在江漢之間，是則其地望正與虞夏接壤而處，與今之苗族並非一族。

墨子兼愛篇則載有禹征有苗之事，其誓詞曰：

「濟濟有衆，威德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

虞夏之時，華夏與三苗之有接觸，乃信而有徵者矣，抑有甚者，舜之時，亦曾有事於三苗，書堯典稱：「舜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始衰弱，然禮記檀弓則言：『舜葬蒼梧之野』，鄭玄注之曰：『舜征有苗，死，因葬焉。』」淮南子修務訓亦稱：「舜南征三苗，道死倉梧。」足徵舜之時，華夏與三苗頗有接觸。如往古推之，黃帝之後，顓頊既衰，三苗復師九黎之德，為患華夏，三苗之亂又起，此見史記曆書：

「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

據提無紀，曆數失序。」

是亦足徵自黃帝、顓頊以迄舜、禹之世，華夏與三苗均有相當之接觸。至於前言古三苗，與今之苗族並非一族者，蓋所謂竄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史記語），而西戎與今之苗族，斷非一族，近人呂思勉氏亦以「三危山」即今之巴顏哈喇山脈，如史記與呂思勉之說皆是，則上古之三苗，與秦漢時之西羌，與唐之吐蕃，今之藏族，不無關聯矣。

二、匈奴

匈奴乃是我國歷史上北方有名之大族，與華夏民族同為源遠流長之民族，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

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於葷粥一詞，據史記集解引匈奴列傳稱：

「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

而史記索隱則稱：

「（葷粥）匈奴別名。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

是則可知早在黃帝之時，華夏民族已與匈奴之前身葷粥有所接觸矣！按葷粥、玁狁、獫狁等，要皆是一音之異譯，「匈奴」字相近，而「奴」字實乃後加之者，而「匈」字又與「混」、「昆」、「胡」字音近，故三代而後皆稱之為胡。

殷時鬼方居地，據近人王國維於其所著「觀堂集林」一書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中稱：

「其族（按係指鬼方或玁狁）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

其疆域之廣，不可謂不大，而其實力亦頗強大，故易爻辭既濟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同書未濟亦稱：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甲。」

以殷商之強，尚需三年始能克鬼方，其強大可知，而易爻辭作於商用之際，兩舉克鬼方之事，可見華夏與匈奴民族之接觸，應為當時之大事。及至殷之季世，匈奴日盛（時有以西戎稱之者），季歷、文王繼世征攘，雖云賓服，而宗周之初，鬼方尚屢動征討，故「詩經」中記載與匈奴有關之篇章，更是所在多有，茲引錄「采芣」一首如次，以供參考：

采芣采芣，微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芣采芣，微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芣采芣，微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戎車之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曰戎？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書係描繪戍役者之心情，而其所戍役之對象即為玁狁，而玁狁即為匈奴之前身。此外詩經中尚有「出車」、「六月」、「定之方中」、「載馳」、「清人」、「無衣」及「蕩」等篇，所描繪者，亦多與匈奴有關。及至戰國之時，匈奴已成龐然大國，對諸夏形成莫大威脅，及史傳所載，諸夏與匈奴或匈奴前身之接觸，更是所在多有，茲擇其要者如次：

（一）周襄王十五年（西元前六三七年），王命狄伐鄭，王子誘狄伐王。

（二）秦厲公十八年（西元前四六一年），以兵二萬伐大荔之戎，取其王城。

（三）秦孝公元年（西元前三六一年），秦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按同狄），廣地千里，……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源王（見史記秦本紀第五）。

（四）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西元前三二四年），至七年（西元前三一八年），韓、趙、魏、燕、齊諸夏共約匈奴攻秦，是足證當時諸夏各國與匈奴已有相當來往，且亦有頗良好之關係，乃能相約攻秦，此須事實頗值吾人重視。

（五）戰國趙悼襄王元年（西元前二四四年），使李牧為將備匈奴，李牧者趙之良將也，據資治通鑑載李牧事甚詳，曰：「李牧，……嘗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同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伐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死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強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同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襁、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此役匈奴元氣大傷，下距匈奴頭曼單于死年不過四十三年，而上距趙武靈王（西元前三二五年至西元前二九九年）易俗之「胡服騎射」，亦不過百年左右，而所謂「胡服騎射」者，亦即是採用匈奴之服飾、學習匈奴作戰之方式，亦足見在西元前三、四世紀時，匈奴生活習俗影響于諸夏者頗多。

（內）秦始皇帝三十二年（西元前二一五年），匈奴經李牧一擊元氣大傷，然經十餘年之休養，其勢復熾，此時會秦始皇帝北巡，從上郡入，適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以爲「胡」者乃指匈奴，遂遣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設爲四十四縣。

縱觀秦漢以前，與華夏民族關係最密切之諸邊疆民族中，當數匈奴居首，而「胡服騎射」一事，更說明在上古時代，華夏民族在生活習俗上，已接受「匈奴化」矣！此後北方若干邊疆民族若鐵勒、高車、突厥、回鶻，迺至蒙古等，無論在血緣上或文化上或多或少均有相當關聯，是則匈奴民族在我國歷史中，實佔極重要之地位。

三、東夷

東夷者何？王制曰：「東方曰夷」，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第七十五曰：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章懷太子引竹書紀年曰：

「后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朝。」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按夏少康之世，約爲西元前二十一世紀（少康即位於西元前二〇七九年），距今踰四千年之久，東夷即與華夏民族發生關係，此僅爲史傳有載者，至於史前時代之接觸，自屬所在多有，但以文獻無徵，未能詳論。

傳言昔者帝堯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服王紀，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故竹書紀年曰：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及至夏之季世，帝桀暴虐，諸夷內侵，其初湯欲伐桀，由於九夷仍效忠於夏，致使商湯納伊尹之諫，不敢輕動，越年，九夷畔夏，商乃舉兵革命，夏因之而亡，事見說苑曰：

「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伐責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湯乃謝請服，明年又不責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湯與師伐而殘之。」是見東夷之叛服，且關係於夏之存亡，夷夏之關係不爲不密切。抑有甚者，孟子嘗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引自呂著白話本國史，但四書中無此言）

孟子直認舜乃東夷之族，孟子一書又稱：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無麋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盡心上）

孟子生當戰國之世，既稱舜係東夷之人，必有所本，當非信口之言，是可見東夷之族，在上古時代即與諸夏不僅往來密切，且有互相融合之現象，故舜雖爲東夷之族，欲得爲三代之英，從而亦可得知，所謂華夏夷狄之別，不在血胤，而在文化，故有所謂夷狄入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於夷狄則夷狄之。

近人論所謂漢族云者，實不一其族，如近人胡師耐安氏於其所著之「中國民族志」一書中即稱：

「漢族系所包涵的系族，是（一）華夏系、（二）東夷系、（三）楚吳系、（四）百越系……」（五十三年商務版）

足證東夷系早已與華夏系相互融合而成漢族矣。

四、東胡

何爲東胡？據史記索隱引服虔語曰：

「東胡，在匈奴之東，故曰東胡。」

此蓋匈奴之本名爲「匈奴」，而「匈奴」與「胡」音近，故匈奴又稱胡，匈奴亦曾自稱爲「胡」，如匈奴單于遺書漢廷嘗云：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至於「胡」之意義，據近代中西史家考證有「人」之含義，是則胡者，人也；東胡者，東方之人也，但亦因而可知所謂「東胡」，當非其本名。考其本名應為後世之烏桓、鮮卑，而鮮卑之名出現於載記者，為時極早，有云書經上「織皮即叙」中之「織皮」即為鮮卑（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第四一四號提案），書禹貢梁州節云：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織皮即鮮卑，而因桓或即烏桓，其後國語載有：

「鮮卑守燎，與楚並列。」

此鮮卑二字正式出現，此外楚之屈原於楚辭大招中亦有：

「小袖秀頸，若鮮卑只。」

苟以上織皮即鮮卑之說是，則鮮卑亦即東胡民族與華夏民族在極古之時，已發生若干接觸，甚至亦有將鮮卑列為黃帝之胄者，如魏書帝紀第一序紀即稱：

「昔者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義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其裔均，入仕堯世……帝舜嘉之，命為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

稱鮮卑為黃帝之裔，故不可信，但指三代之時鮮卑已與華夏民族有所接觸，當屬信而有徵者。當東胡尚未成為定稱之前，亦即在秦漢以前稱之為山戎（見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一書頁九十），史傳於山戎與華夏之記載頗多，如史記匈奴列傳載：

「山戎越燕而伐齊，齊僖公與戰於齊郊，其後四十四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按山戎越燕而伐齊一事，在齊僖公二十五年（周桓王十四年，西元七〇六年），其時尚為春秋初期，而東胡（時稱之為山戎）與華夏之齊、燕已有相當之接觸。

及至秦末，東胡勢盛，較匈奴尤有過之，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載：「當是之時（指匈奴頭曼單于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後匈奴冒頓單于自立後，東胡恃強向匈奴強索千里馬、關氏，匈奴冒頓單于皆忍痛割愛，東胡遂以匈奴弱，乃更求輒脫棄地，冒頓以「地者，國之本也。」不予，並起兵東襲擊匈奴，遂大破東胡，東胡因而就弱（事見史記匈奴列傳），其時約為西元前一〇〇年左右，然而在南北匈奴分裂之後，東北後裔之鮮卑復強，魏晉南北朝之際，鮮卑族更建有若干「國家」，而北方更最後統於鮮

卑所建之魏，並從而奠定隋唐統一中國之基礎；鮮卑或東胡與華夏關係之密切可知。

五、西羌

西者，方位也；羌者，族名也。言居於西邊之羌族，後漢書西羌傳稱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之別姓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從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均是也。濱於賜支，至平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三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婣，……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如加爵命，由是服從。后梁之亂，吠夷入居郿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黜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秀歷，逐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亂，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王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于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

從上引後漢書所載，可知西羌史事，可上溯虞舜之時，其後變為西戎，而戎之於兩周關係密切，周室之東遷，竟與戎有關，抑有進者，近人多認為漢時之羌，與後世吐蕃族有相當關係，如清朝續文獻通考稱：

「吐蕃者，本漢西羌之種也。」

固然吐蕃（即今之藏族）不必盡為羌族後裔，但其康（羌之音轉？）巴、安多，當與羌族有其血胤上之關聯，此乃可以肯定者，此蓋西羌本無弋爰劍之後，據後漢書西羌傳所載：

「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涇首，滅狄獯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

爲犛牛種，越耨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羌，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而藏族本身所傳史料中亦稱：

「在天的中心之上，住著六父王天神的王棄端己，他有三兄三弟，連他共計七人，棄端己的第三子爲棄聶棄贊普，他到下界爲人主，……做了六犛牛部的王。」（見林冠群所撰「藏族族源之商榷」一文，文載「中國邊政」第八十期，七十一年十二月出刊。）

此項吐蕃（即藏族）傳說史料，與後漢書西羌傳所載者，幾無二致，西羌之爲藏族族源之一，當無庸置疑，是足徵西羌在上古時代與華夏有相當密切關係，而其後裔更成爲藏族族源之一。

六、南蠻

南者亦方位也，蠻者，當爲氓、𡗗之借字，古與民字通，概指南方之人也，其後爲別所謂「夷夏」，乃以「蠻」字稱之，其實此等以不雅文字稱謂四週邊疆民族，乃爲漢族自古以來最大缺點，使邊疆與內地產生隔閡，此當爲主因之一，南蠻亦源遠流長之一民族，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載有：

「昔高辛氏有犬戎（按非指殺周幽王之犬戎）……名曰檠瓠，……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

按高辛氏者，多指爲帝嚳，史記五帝本紀稱：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

歷來談四裔之祖者，每喜附會於華夏古史上之某一偉人，用以誇耀華文化之優越，關於此點誠如巴克爾氏於其所著「匈奴史」一書中評匈奴源於華夏時稱：

「中國史家論述徽諸國政治起源，輒喜歸諸流徙亡命之徒，以爲此輩善於適應當地風尚，重以知書識字，故易居高位、掌大權，而團結各民族以成一國云云。」

南蠻系出黃帝之說，雖不可信，但高辛之時，南蠻與華夏已有接觸，當屬

可以斷言者，況且南蠻稱其始祖爲檠瓠，檠瓠者，有稱之爲盤古也，後漢書稱：

「……號曰蠻夷，外狽內黠，安土重遷，……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獬廌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狽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是證後漢時長沙武陵各處之蠻，要皆檠瓠之後，亦即所謂南蠻之裔，而此類蠻（應書爲氓始無輕視之意）人，與後代之苗、侬當有其血胤關係。

（文承第18頁）

舞台上，並建立一個獨立的芬蘭共和國，而愛沙尼亞人則建立了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

在芬蘭和愛沙尼亞，擁有大量土地的歐洲古老貴族，被迫把他們的產業分給亞裔的農人。同時這兩國國內的操歐語的命令皆被廢止，古老的亞洲語成了官方的語言。更明顯的是芬語和愛沙尼亞語已經成爲興盛的文藝活動的媒體。

結論

經由上面歷史時代的敘述，我們知道中亞在世界事務的發展上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於中亞本身歷史的研究（雖然過去我們曾把它忽略掉），是相當重要而有價值的。

目前所論述的早期西徐亞人和匈奴人帝國的興衰，只是提供一個簡介，給有心研究後期支配中亞的勢力及他們對亞洲各地與半壁歐洲所產生的影響的人士做參考。

東西方歷史上的中亞民族

張哲誠譯

譯前語

本篇是譯自W.M. McGovern 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中亞早期的帝國」(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一書的緒文。所以文中的「今天」指的是抗戰前的那段日子。而本文的標題是譯者擅加的。

過去國人在對邊疆歷史進行瞭解時，常常只關心到與中原政權的關係，也就把探討多側重在所謂的歷代邊政和邊族漢化的問題上。於是忽略了他們與另一毗鄰的關係。如果我們能以平等的眼光來看他們歷史的發展，而不是以附帶於中原史的地位相待，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古代會有那麼多的民族自中國地區逸出，以及近代會有引「外人」以自重的中國邊疆民族。更可知為什麼有許多自中國外移的民族，在民族沙文主義盛行的時候，常牽扯上一些現時的中國民族。關於這些我們下面將略為談談。

今天在中南半島上的寮、泰、緬三國，其主要的民族統屬於所謂的「泰」族(Thai)，據說「泰」族本發源於中國西南，特別是雲南地方，在西元七世紀時，他們建立了南詔帝國(西元六四九~九〇二)。而有些向西遷徙，來到緬甸，成立了一些小王國，南走的一群，散佈到湄公河和湄南河諸流域。於是在緬甸的成為緬甸人，通常稱為掸族(Shans)；在湄南河的仍用古名，自稱為泰族；在湄公河的因近於故地哀牢山(Ai-lao)，所以自稱為寮(Lao)族。而留在南詔本土的，就是今天雲南的羅羅、擺夷。於是乎在民族主義情感鼓舞下，泰、緬兩國都認為，應該可以組成一個統一的「泰」族國家。當然在權力慾望的運作下，這會只是個不能成真的夢想。

另外，我們知道韓國人本是古代生活在冀魯晉豫一帶的貉人的後裔，因諸夏的向外擴張，貉人退到東北的南部和朝鮮半島，名為濊貊，成立了一些小國，漢晉間畫歸遼東諸郡的治下。後來，其中的高句麗，乘中原變故，漸漸的發展成讓今日的韓國人最為追懷的強大高句麗王朝，最盛時「其帝國的版圖，南至牙山灣以及竹嶺內外，西北以遼河為界，而包括滿州的大部份。」所以王朝的滅亡(西元六六八)，韓國人有層很深的感慨，正如韓國人李丙熹在其「國史大觀」所言「高句麗的滅亡，給韓國帶來如何的命運，則由其後的歷史，得以領會之。未幾雖因渤海的新興，得收復滿州東部與北部的疆域；但最重要的滿州西南部，卻為唐所領有；尤其渤海被契丹所滅以後，滿州地方只有一任外族的進出和興替而已。」

在遼代，「高麗對東北界的人，稱為東女真或東蕃，西北界稱為西女真或西蕃。東西女真，或由海陸兩方面侵擾高麗邊境，或以高麗為大國而事為父母之邦，……處於分離狀態中的生女真各部族，因部落間的內訌、衝突以及流賊等困擾，不少投附於高麗，以期保全其生命財產。文宗(西元一〇四六~一〇八三)初期，歸化之風日起，……向居咸興平野的女真部族請求歸化者日增，幾至絡繹不絕的狀態，他們不以高麗為之設羈縻州為滿足，而進一步希望變為郡縣。西女真中請求內附的，亦日增。」(見前李書)，由以上兩點，可以明白到為什麼今天的韓人會對中國東北的某些部份念念不忘。「間島事件」的背後，很明顯的即存有這種意識。

再談談當年土耳其革命成功前後，高唱入雲的所謂「泛土朗運動」(The Pan-Turanian Movement)。(土朗)一詞出現在波斯古經Avesta中。伊朗語作Tura。該經文說，最初有一世界主宰者名為Thraetona，他有三個孩子，長子曰Airya(Arya)繼承了在伊朗的國土。次子Sairima繼承了西方的領土。幼子Tura受封於東方。這是Turán一詞最早的起源。另外在一本被認為是成書於西元十世紀的波斯史詩Firdusi中，說到西元前六世紀時，有一傑出的突厥可汗名Alra-siyāb，統有全Tura，成為伊朗最大的敵人。Tura一詞原本指伊朗北邊的那片草原，後來遂被引伸而泛指烏拉-阿爾泰語系的族群。該運動主張從中亞到君士坦丁堡間的同語族應該統一起來，成立一個大土朗族的國家，以恢復古代的聲威。而所謂的中亞，其範圍並不如今天的狹窄，她包括有北起南西伯利亞，南至喜馬拉雅山脈，西從裏海東到「諸」興安嶺。這個主義在土耳其革命成功後的不久，就消聲匿跡了。

但是這種思想卻植根於中國西北幾位有實力的回教徒上，其中最著名的乃青海主席馬步芳，他夢想著以武力來完成此一理想中的國度，不過卻不見他認真去實行。然而，俄國人卻抓住此一民族主義高熾的情緒，再煽以宗教熱情，在中國西北導演了一連串的暴亂，來達成她併吞中國西北的野心。

由上面可知，今天中國的邊疆問題，已不再是單純的雙方相互的問題。在長久處於敵對的態度下，較弱的一方，很容易的去援引其在血緣上、歷史上或宗教上的淵源者或當時世界的超強勢力來介入紛爭之中。過去百

多年來，俄帝、大英和帝日等國，其靈活的運用此一形勢圖利中國的歷史斑斑可考。所以要解決目前中國民族紛爭的問題，我們希望能以更廣泛的背景做基礎，以便會有更美好的解決方式。不然，類似回疆阿古柏派人大老遠的趕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稱臣的歷史，或許又會重現在中國的境內。這是譯者希望藉本文提醒大家的，以下是譯文目次：

● 世界史、範圍的擴大——中亞和馬的馴養——褲子的起源——中亞之藝術——中亞及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玻璃、絲、印刷術、火藥——政治史：西徐亞人——匈奴——中亞和中國史——中亞和波斯、印度史——歐洲的亞洲人入侵者——匈奴、阿乏爾、保加利亞人和匈牙利人——塞爾柱和鄂圖曼土耳其人——中亞和現今之政治——歐洲今日之亞裔民族。

世界史範圍的擴大

在前一世紀裡，對於所謂「世界史」的界定，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直到十八世紀時，有關世界歷史的作品，仍不外乎是以舊約中希伯來人原有的故事為開筆，中述希臘，而下逮西歐史事。其後，由於歷史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特別是考古學家在近東地區有了新的發現。因此，進而把埃及、巴比倫和亞述文明的發展導入世界史的範疇中。

不久前，世界史又延伸到對東方的陳述。從本世紀開端至今的幾十年來，少數有遠見的學者陸續地鑽研中國和印度古籍，因他們瞭解到這些東方國家的發展，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不能把他們從人類進化的歷程剔除。但是，仍有一很重要的地區，經常被學者專家所忽視，這個區域就是中亞——一個影響人類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重要地帶。

中亞文化及東西文化的交流

在歐洲甚至是美洲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生活，很多都受到來自中亞的衝擊。以下將逐次論述這些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就讓我們先從起源於此區的風俗習慣（人類學者名之為文化特徵）開始。

人們馴服野獸以供自己驅策使用，在人類文明裡是一樁大事。如今大家都知道中亞是最早馴養野馬的地區，而騎馬文化（起先用來駕車，後來供騎用）也是從這裡漸漸地傳遍世界。所以，並不會使人因發現有很多與馬有關的器具（如轡、如後來的馬鐙）是發源於中亞而感到驚奇。更有趣的是中亞對人類衣飾的影響，特別是在男性方面。由於要馴

馬及騎馬，中亞的早期居民不得不放棄幾乎流行於全世界早期人們的裙子，而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衣着，我們稱之為褲子。幾世紀以來，褲子的穿着只限於中亞的居民，但隨著騎馬的流行，使得穿着褲子之風，傳遍地球的大部份。

中亞另一件與騎馬有密切相關的發明是靴子，那是從長久以來人們普遍穿着的拖鞋和涼鞋發展出來的。初期的靴子不是用皮做的，就是用毛氈製成的。因此，很有可能製靴技術是從中亞傳到其他各地的另一項文化產物。於稍後，中亞的居民又發展出在靴和鞋墊上後跟的穿法。

在吾人的印象中，不管是古代或是現代的中亞居民，都是十足地未開化。因此，對於最近因考古上的努力，而揭露了中亞古代人民已經進展到一很高的技藝水準之事，常常引人關注。尤有甚者，學者已能證明歐洲、中國和遠東都適度的受有中亞早期技藝的影響。

中亞對文化史富創意的貢獻，無疑是深遠廣大的。可是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她扮演了溝通舊世界各地文化特色之中介的角色。

多年來，人們都是一直認為，埃及近東那些古代土著所創造的文明，是經由希臘、羅馬的承傳，而成了今日歐洲文化的根源。且皆認為印度和遠東的那些偉大古典的文明是在完全孤立中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然而，近些年來經歷史的研究和考古的發現，顯示出這些設想是錯的。早在有史以前，文明發源地的近東和歐洲、亞洲的各處就已經有了文化的往來傳播之刺激了。

其後，文化的傳播的方向經常是相互的。新的發明、思想和風俗習慣繼續從歐洲或近東傳到東方的印度和中國。但印度，特別是中國，也經常有比西方更進步的文明回饋，而對西方的整個歷史有深厚的影響。由於東西相互的刺激，使得以任一特定地區做為世界史主流的趨勢，成為不可能的。

在上述關係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大部分文化的交流途徑都經由中亞。譬如，中亞把歐洲的發明傳到中國，同時也將中國的許多發明傳往歐洲。由這個明顯的事實知道，如果把中國和印度也放入世界史的範圍，不可避免的，中亞也要得到相同的待遇。

現在，我們只要例舉二、三關於中亞身為東亞交流媒介，對人類文化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顯著例子。文化的交通開始於有史時代以前很早的一段日子裡。在文明初期，雖然在近東和中國北部的土著，都使用著輪子和犁，並且同時都種植小麥、粟、大麥。而使人聯想到這兩處居民可能存有某些文化關連。這個假設，由於在中亞的阿瑙（Anau）文化之發掘而得到強

化。因為曾一度活躍於此的文明指出，其確實是早期近東和遠東文明圈間的環結。這個理論更因在中國北部發現一些仍留有受西方影響之迹的史前陶器中得到印證。

直到有史時代，我們發現緊接在亞歷山大帝征服時代之後，西方世界再度經由中亞居民的介導，給了遠東很深的文化刺激。有一希臘派的藝術在阿富汗的北部成立。使突厥斯坦各處受到廣泛的影響。同時期的中國音樂亦起了很大的變化，可能也是受此希臘化的影響。

希臘羅馬的玻璃器皿亦循中亞輸入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給予中國人技術上深厚的影響，間接促成中國磁器的發明。稍約在西元第七、八世紀，中國人的家居生活也因中亞突厥的引入歐洲的家俱，如牀、桌子和椅子，而產生很大的改變。令人稱奇的是，中國直到今天仍是東方人唯一採用這些家俱的民族。還有一點，就是在同時代有許多中亞民族改宗景教（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景教因得由中亞進入中國，並於西元七世紀在中國的都城達到盛況。

與中西接觸有密切關連的是天朝和波斯的交流。波斯所給予的影響，在農業方面特別明顯。中國因於西元前兩世紀與中亞接觸，而從伊朗方面輸入苜蓿和葡萄。同時，並有很多農作物從波斯經中亞而到中國，使中國的經濟有了重大的變革。此外，在軍事方面也影響了中國的武器和軍事戰略的發展。還有成立於西元三世紀的波斯宗教——祆教（the Manicheanism），長久來一直是景教在中亞的競爭者，也步景教之後傳入中國，在天朝建立了立足點。

奇怪的是印度和中國之交往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透過中亞和中亞居民之手。雖然印度和中國在地理上是那麼地接近。然因介於其間的地區，仍處蠻荒，番人散佈，以致直接交通很困難。因此，這兩國的聯絡，幾乎都是經由海路或繞道中亞。

佛教就是從她的發源地——印度，傳經中亞，再進入中國和遠東的其他國家。說實在的，使中國人歸皈佛教的早期多數傳教士，並不是印度人，而是中亞居民。這個事實，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印度式和中國式的佛教，會有一些顯著的差異。而佛教傳教士來歷的問題是相當重要的，因衆所周知，佛教的傳入中國，幾乎引起了所有遠東民族文化生活上的全面革命。

直到目前，我們一直強調了從歐洲、近東和中東的文化穿越中亞而傳入中國。然而，我們也不可忘記，在同時期裡，中國雖然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但是她以同樣的路線將其本身文明的許多特色輸往西方。

從古時候，某些中國的農作物諸如桃、杏，就穿越中亞和波斯經人帶往歐洲。稍後中國的其他農產品如大黃、薑和茶也都成為輸往西方的有利商品。

早在奧古斯都（Augustus）皇帝時代，由於中國有絲織品而特別為羅馬所知曉。其後幾世紀來，從天朝輸入的絲，成為羅馬帝國的商業活動中的大宗。聞名於世的偉大絲路，就是從中國經中亞而通達羅馬的，為了控制這條道路，曾起了多次的爭鬥，並引發了許多重大政策的釐定，後來中國的磁器貿易也與絲貿易達到同等的盛況。

在發明的領域裡，中國和西方間的關連（經中亞貿易為介質）是相互的。中國經常設法去保障他們自己的發明，紙就是這類的例子。造紙術約於西元第二世紀由中國人發明。在第八世紀此一技術才傳到中亞。未幾，便由阿拉伯人所學得，輾轉的把這項密方傳到歐洲。在實質上，歐洲的造紙方法主要仍是古老的中國技術的翻版。另一與造紙有關的發明是使用紙幣。我們知道中國人老早就會使用紙鈔了。而在十三世紀間，此方法乃經由當時統治中國和波斯的中亞民族之一的蒙古，由中國傳到波斯，再而西漸。

也有些例子顯出歐洲人亦能把渡過中亞沙漠而來的中國發明物，加以改進。印刷機技術的改良，就是一個用來說明的好例子。早在西元十世紀的開端，中國的印書就已經很普遍了。但大部份都仍使用原始的木版印刷方法。活字版的方法在遠東並非全不知道，但這技術從未予全力的發展，直到這基本的方法隨著印刷術由遠東傳入歐洲，才發展起來。

在一些中國的半發明（half-invented）的事例中，之所以稱之為半發明是因為他們未能全盤瞭解他們的發明。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可在化學領域裡發現。中國人基於他們鍊丹術的理論，因而很早就對某些化學實驗感到興趣。有一些實驗的結果，遂經由阿拉伯人傳往歐洲。在這些化學拾遺中，有一種被稱為純硝石的，阿拉伯人稱之為中國雪（Chinese snow）。在中國，硝石通常都只是用來做煙火，阿拉伯人稱之為中國箭（Chinese arrow）。但此一知識一經傳入歐洲，即導致了火藥（gunpowder）的發明。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指南車（South point chariot）的使用，在中國多半都是用來探堪風水方位（the finding of "luck sites"），但卻引導西方發展出一個值得注目的儀器，人稱羅盤針。而羅盤針並不像大多數中國的發明物，是經過中亞來到歐洲，可是她也不會使人因它是經

由南方海路而覺得意外。

II 中亞民族與中國、波斯和印度的過去史

我們已經明白長久以來，中亞一直扮演著人類文化史上重要的角色。不但從她本身產生許多技術和風俗影響人類文化，而且也擔任著世界主要文化中心間往來溝通的任務。此外，中亞在世界政治史上的地位，也如同在文化史所佔的份量那樣重要。這就是因自古來，由那些認為中亞是他們的母土的民族，所發動一連串的遷移和侵掠產生的結果。

就現在而論，我們可以把如中亞是否是阿利安（Aryan）或印歐民族的原鄉之類的激烈爭論過程忽視掉。在把此爭論捨棄之後，不提別的，單說結論，這樣，相信印歐民族確實起源於中亞的說法，仍掌握優勢並獲得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關於此點，不管爭論多激烈。無疑的，歷史上那些重大的入侵，說由屬於中亞的各民族所發動。不論他們起源於何處，我們都會發現，他們是分別在某一時段裡，曾居住於亞洲的心臟地帶。在很早的時代裡，中亞至少會存在有兩個種性和語系不同的民族。為了方便起見，不妨稱其為西徐亞（Scythians）和匈奴（Huns）。西徐亞這名稱是比較適合去稱那些屬於「泛百種」（使用 Breasted 的說法）的中亞居民。匈奴一語，乃指居住於更東方的那群人，因為混有大量蒙古利亞的血胤，就因此（雖然有點不正確），他們乃常被當做泛黃種的一員。有一點須注意的，那就是匈奴的語言和阿利安世界的完全不同。前者通常都被稱為土朗（Turanian）語系，然而稱其為烏拉—阿爾泰（Ural-Altai）語系，似乎更恰當。

很早以前，西徐亞或印歐種幾乎就全消失於中亞，但此歷史悲劇，並無礙於我們了解，他們曾經繁盛於突厥斯坦的事實，以及她的成員從此區放射於所有毗鄰地區，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在西方西徐亞的分支統治了南俄，甚至貫穿到中歐。在東方，其他的西徐亞人支系，流浪到更遠的東亞，幾世紀來一直佔領著中國的西北部，因而成為中國人最先知道和最早接觸到的歐語族。

於遷徙中最重要的影響，是西徐亞人遷到南突厥斯坦。這些廣義西徐亞人（或許，我們稱為歷史上的西徐亞人的祖先），在有史時代初期，侵入了伊朗高原和印度北部，成了往後這兩地白種和印歐語系的祖先。

後來，這些進入伊朗和印度的印歐人，放棄了早先營生的游牧方式，定居下來改而從事於農耕。此舉牽引了那些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亞徐亞遠親們，前來添補了他們在中亞留下來的空位，這些遠房親戚仍然保有熱衷於侵入和掠奪的習性的游牧方式。後到的西徐亞人，乃一再的入侵掠奪那些被認為生活於舒適美好的南方遠親。經過了一些掠奪的遠征，終又形成了永久的征服和定居。

統治波斯將近五世紀（西元前二四七到公元二二六）的安息人（Parthians），就是一個從突厥斯坦向南遷移，而在波斯高原上建立統治農業居民之政權的西徐亞族的極佳例子。

在一段很長的歲月裡，波斯一直處於安息人的控制。而北印度的大部份，則陷於由一位印度—西徐亞首領所率的一些其他西徐亞族群聯軍的掠奪。在這些印度—西徐亞領袖中，有很多不但建立了著名的帝國，而且也成為藝術的偉大保護者。在他們的贊助下，一個註定將對後來亞洲文明有深遠影響之嶄新藝術和文學乃告誕生。

現在把話題從西徐亞轉到中亞另一大族—匈奴。我們發現在西徐亞統治突厥斯坦的期間，蒙古利亞正由許多匈奴部落所盤據。一般人所稱的匈奴名稱，是由幾世紀來一直懾於匈奴攻擊的中國人所命名的。約建立於西元前二一四年的中國萬里長城，就是為了要把游牧的匈奴人摒於黃河流域肥沃的平原之外。不久之後，在蒙古地方早先散為很多獨立部落的匈奴人，便組成了統一的帝國。時分時合的持續了三五〇年之久（西元前二〇九到公元一六〇），在這一段時間中的大部份，匈奴帝國一直是和中國角逐遠東政治領導權的激烈對手。

經過了許多慘烈的戰役之後，中國人一時總算使匈奴人欲於中國建立據點的嗜試趨於失敗。直到第三世紀末，天朝因內亂而衰弱，使匈奴人得以入主中國北部各地，開始時是匈奴本族，其後又有許多其他土朗人，土朗人對此區的統治持續有二世紀之久（到公元五八一年）。

到了第六世紀末，中國人成功的推翻這些土朗君主。此後，特別是爛爛的唐朝統治時期，不僅領有中國本部，且控制了中亞的大部份。但在唐朝衰亡之後，中國又再次陷入內戰，使得帝國再度淪為來自中亞的土朗游牧族的統治。

從西元九〇八年，唐朝亡，至西元一九一二年，中國人建立共和國政府，的一千多年間，漢人朝代更替的統治著帝國的離散部份，特別是南中國。但整個國家亦曾在漢族中國人的統治下，將近有三〇〇年（公元一三六六

(一六四四年)。然在此一千年的期間之其他時間裡，天朝不是部份就是全部由不同的匈奴人或土朗人所統治。

從一二二〇年到一二七八年，中國北部先由「鐵」(遼)蠻人，繼由「金蠻人」，最終則由著名的蒙古成吉思汗所轄。中國南部則保持獨立，直到一二七八年，因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汗的猛攻，才遭滅亡。這也是歷史上整個天朝第一次被土朗族的大君長所征服。

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僅持續了九〇年，成吉思汗朝代之所以會衰落，主要是因紙鈔發行過多的政策引發了不可遏抑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一個名叫朱元璋的和尙，號召了那些不幸的同胞起事。在一三六八年，把蒙古軍隊逐出之後，建立了明朝。但中國並未從此免於外人的統治。西元一六四四年，土朗另一支居於東北的滿州人，征服了天朝，並且施以鐵腕的高壓統治，直到西元一九一二年。

匈奴人和其他土朗人於歷史上的重要性，並不限於遠東方面，在西元第二世紀末時，西徐亞人或印歐人，在突厥斯坦一直佔有優勢，並繁殖的很快。最後，他們被匈奴西徙者所逐或併吞。到了西元第五世紀匈奴人已經完全控有突厥斯坦的全部，因而與統治波斯高原的薩珊(Sassanid)帝國為鄰。波斯人和匈奴人(此時稱為白匈奴)間的衝突很快的就爆發了。在這些衝突中薩珊王朝最有權力的君王兵敗被殺(公元四八四年)，迫使波斯人多年來要付出一筆很可觀的貢物給匈奴人，以免除他們的土地遭受匈奴人的掠奪。

在第六世紀時，一支於種別和語言上與匈奴人很近的民族——突厥，繼承了匈奴人，成為突厥斯坦的君主。事實上，由匈奴人轉到突厥人，並未給波斯帶來更好的情況。突厥人很快的就顯示出他們是比匈奴人更具危險性的。我們都知道，在往後的幾世紀，突厥人一直侵略波斯的領土，在西元一〇四〇年，強大的塞爾柱突厥人征服了整個波斯，並於不久之後就成了近東各地的主人。

兩世紀後(公元一二一八年)，當強大的塞爾柱已衰弱的時候，蒙古人起而代之，成為波斯的君主，使波斯成為蒙古大帝國中的一部分有一世紀之久，當蒙古帝國分裂時，帖木兒大帝(一般稱為跛者帖木兒(Tamerlane))，領導蒙古——突厥人重建統一土朗政權於波斯高原。接著由土著統治一短暫時期，但從一七五〇到一九三二，波斯一直處於土朗人的統治，此期以突厥喀卡(Kojak Turks)王朝為代表。雖然今天的波斯由波斯人所統治，卻有五分之一強的波斯居民，仍說著突厥語，並緬懷於土朗

政權的時代。

印度也有相似的故事。在第五和第六世紀時，曾經對波斯造成很大破壞的白匈奴之一枝，穿過了小山脈湧入了印度，滅了印度人所建的偉大王朝之一的笈多(Gupta)帝國。匈奴人所建的國家很快就崩潰了。但匈奴人的入侵，卻給了印度統治階級很深遠的影響。古老的帝室一個接一個的消失，所以大部份學者所認為構成今日印度貴族政治的傲慢利帝利(Rajput)和其他印度土著家庭，並不是那些古老土著貴族的後裔，而主要是那些匈奴戰士之裔。

土朗人入侵印度的故事並還沒完結，在匈奴以後的土朗浪潮傳播的更遠，影響更宏大。當回教徒廣佈阿拉伯和波斯時，印度所受的只是很小的回教徒侵擾。但當土朗突厥歸皈伊斯蘭教時，印度的命運便決定了。西元一千年的早葉，突厥和阿富汗的士兵，開始侵略印度，起先只是掠奪，後來就成了征服和定居。直到一二〇〇年，這些侵入者統一了他們的征服所得，直到十八世紀英人勢力崛起前，印度大部份是被不同的異國回教徒王朝所統治。這些外國統治者中大多數都是由突厥士兵所擁戴且具有突厥的血統。這些土朗王朝中最出眾的當推蒙兀兒(Moguls or Mughals)，此一名稱是起源於蒙古，然而事實上蒙兀兒是較突厥化的。該朝代從一五二六年延續到十九世紀。在一七〇〇之後，他們的權力開始萎縮，但直到一八三五年，不列顛仍在鑄幣上，鑄上印度名義君主蒙兀兒皇帝的名號。到了一八五八年蒙兀兒名義上的統治才告終結。土朗人侵入印度的影響，永遠也不會被抹殺掉。譬如由這些入侵者所傳入的回教，仍受到印度三億二千萬居民中的七千萬人所擁護。因而回教和印度教之爭，乃成了今日大英帝國轄下，擁有最多國民的屬邦其紛亂之癥結所在了。

III 歐洲的亞細亞侵入者

直至目前，僅僅說到了匈奴或土朗人的入侵，對其他亞洲人歷史發展的影響。由於這些入侵的影響過於明顯，以致一直被歷史學者所認知。所以，我們在此便不再去強調他們的重要性。

當我們把注意力從亞洲移往歐洲時，因土朗人入侵的影響大部份都是間接的，因此不甚明顯，常被忽略。但是歐洲的政治地理確是由於第四世紀傾注於歐洲的土朗族浪潮所沖激而成的；也就是說今日歐洲的國別結構，乃深深受到土朗人入侵的衝擊而形成的。

就今天所知，在歐洲世界的大事中，諸如羅馬帝國的沒落，日耳曼人之侵入西歐的原因，還有引起斯拉夫人的入據中歐南歐、文藝復興、和在西歐對於古典學說的修正與促成發現新世界的航海等偉大事件的背後，都潛藏有中亞游牧族的影子。

當然，不可能把世界史中錯綜的史事都說成是一獨立個案，上述例舉的每一事件，就是由一些個別事件的廣大牽引的結果。但在每一案例中，都可顯出在最重要的直接導因之中，都是由中亞種族的侵入和征服歐洲的某些地方所促。

從中亞來到的這股征服羅馬帝國的力量。或許可以更貼切的說，在這些亞洲人從匈牙利平原到西歐的侵略中，並沒有直接到達此目的。這批入侵的亞洲蠻人部族如洪流般的湧入高盧（Gaul）和意大利，雖然造成了極度的驚慌，但他們並沒有定居下來，於是他們所引起政治上的劇變，也就成了短暫的持續。而真正的力量，是定居在羅馬帝國內而使古老帝國崩潰的日耳曼人。歌德人（Goths）掀起了第一波的入侵，帶有破壞性的進入了意大利、南法蘭西和西班牙的部份。蘇維人（Suevi）和汪達爾人（Vandals）佔據了西班牙的剩餘地區和非洲。布根地人（Burgundi）移入法蘭西的中部。盎格魯人（Angles）和撒克遜人（Saxons）則盤據了曾是羅馬殖民地的不列顛地方。

當然，像這些都是學童所熟知的。可是，有些是學童所可能忘記或從未被告知的。那就是這些日耳曼部落對他們本身來說，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在羅馬世界，而對於阿提拉（Attila）前不久才展開新時代的匈奴人而言，他們只不過是群沮喪無家可歸的流浪部落。由上面關係我們知道，對羅馬軍團來說，歌德部落已經是得了不得了的了，可是對這些如喪家犬般的歌德部落來說，最令他們胆顫的是那些遠自中亞平原而來，突然地出現於他們面前之飄忽無定的游牧人。那就像支迫使他們突破羅馬前哨部隊而掃掠羅馬諸省之後背穿心矛。

匈奴和蠻族的關係，我們只能從間接的證據去揣測。日耳曼部落並沒有留下他們入侵原因的有關史料。而這些蠻族的內部發展，也只有引起寥寥數人的羅馬史家之注意而已。故我們所能說的只是，當這些日耳曼人遷移到西方之時，剛好是匈奴從東方而來，於此現身。

總之，不論何種材料都是有用的，而我們正擁有此動亂時代中的許多其他同時代的年代紀。從這些資料中，使我們能描出匈奴入侵和日耳曼西邊的關係。大家都知道東歌德人曾定居在南俄，且在被匈奴征服之前，一

直在緩慢的向東發展。其後在來自亞洲的君主裹脅下，成為羅馬帝國的邊害。而在被匈奴人徹底擊垮之後的歌德人，以恐怖的征服者姿態，成了最先突破至高無上的羅馬的邊防，而進入帝國境內買得一喘息場所的民族。於匈奴人的時代裡，匈奴曾驅使日耳曼部落侵擾羅馬帝國的邊區。而在其後的百多年，繼承成匈奴的亞裔阿爾之人（Avars），也曾裹脅了一部份斯拉夫人移入這個分崩離析的羅馬帝國境內。斯拉夫人的早期歷史，我們並不清楚，只知道後來他們逐漸西移，佔領了日耳曼人所留下的空間。而阿爾之人則是匈奴的遠親，因受不久前興起的強大突厥之迫，逃至此地。由於阿爾之人乃加速了斯拉夫人緩慢的移動，並且挾持斯拉夫人橫行羅馬國境。

在阿爾之人統治下，被迫居於班諾尼亞（Pannonia）和諾意肯（Noricum）的一些斯拉夫人，就成了今日斯洛伐尼亞人（Slovencs）的祖先。克羅斯（Croats）和塞爾維亞人（Serbs）也有類似的情形。當西歌德人被匈奴擊潰後，得到羅馬官方的首肯而進入帝國境內。相同的，戰敗的克羅斯和塞爾維亞人，受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赫拉克琉斯（Heraclius）的鼓勵後，也遷入東羅馬帝國，殖民於一些荒涼的地方，同時也成為更遠的阿爾之人攻擊帝國時的緩衝部隊。

另一個使東羅馬帝國中的另一部份領土斯拉夫化的亞洲人是保加利亞人（Bulgarians），因此古老的亞洲保加利亞人首先搶走了拜占庭帝國的東北諸省，在帝國軍隊還未來得及收復時，保加利亞人已使轄下的斯拉夫人遍居於此，由此而永久的增添了一處斯拉夫文化的領域。

斯拉夫民族已經深受來自亞洲的強烈波擊，而其命運是要一再的接受來自亞洲的民族更進一步的重大壓力。許多斯拉夫王國和公國，東亞成一線的散佈到日耳曼部落的東緣，北從波羅的海南到希臘的沿線也佈滿了斯拉夫國家。有一時期，這些斯拉夫國家有可能把他們自己組成一個在同一宗教文化下的斯拉夫一統大帝國。然而，在第八世紀末，匈牙利人（Hungarians）或馬札兒人（Magyars）來到多瑙河谷的心臟地區，粉碎了這些同種斯拉夫發展的機會。馬札兒人在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間形成了一道異族的鴻溝。從此之後，斯拉夫之二大系被迫各自發展。

南部斯拉夫進入了拜占庭的影響圈，他們接受了由希臘字母改造的字母，也採納了希臘型的基督教——東正教。同時北方的斯拉夫人如the Poles, the Czechs 和斯洛伐克人（Slovaks）等，採用了他們的鄰居日耳曼人使用的拉丁字母和羅馬型的基督教——天主教。

斯拉夫人的分裂為南北兩支，也成了經由黑海北岸進入歐陸的亞裔入侵者，所造成在歐洲歷史上的一連串大事之一。當這群侵入者剛定居下來建立匈牙利王國時，另一群亞洲人則挾雷霆萬鈞之勢，經由黑海南岸進入小亞細亞，並跨過了馬爾馬拉海峽（the Straits of Marmora）進入巴爾幹侵入西方世界。

阿拉伯回教征服的偉大浪潮，使非洲（包括埃及）、巴勒斯坦（Palestine）、敘利亞（Syria）和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無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偏離了歐洲，而成了東方世界的一員。四百年來，小亞細亞一直在堅強的抵抗回教徒的侵略，仍是羅馬帝國的一省，歐人遺產的一部份。但是到一〇七〇年，從中亞草原掃掠而來，一度在波斯建立王國的塞爾柱突厥，攻擊了拜占庭帝國，在馬拉茲吉特（Manzikert）之役，攫取了小亞細亞的大部份，迫使歐洲文化圈退回歐洲地理區內，完成了阿拉伯人在他們極盛時所無法達成的功業。

在後來的三百年裡，似乎顯示出他們的殺掠破壞已經到了末路，而歐洲本土好像從此可以免於他們的攻擊了。可是當塞爾柱與歐洲爭鬥而力竭時，一支新近來自亞洲草原的遠親——鄂圖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取代了她的地位。不久之後，整個巴爾幹歐洲，包括君士坦丁堡這個古老的歐洲文化中心，都淪於他們之手。所以，歐洲文化雖曾一度伸入亞洲地理區，然而現在反是亞洲文化深入歐洲地理區的東南。

長久來，人們都一直以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於突厥，為歐洲歷史的轉捩點之一。從羅馬衰落到君士坦丁堡的失落這期間，歐洲的重心一直在東部而非西部。這些古希臘羅馬藝術和文學，在曾是西羅馬帝國諸省中的古老帝都與蠻人國家中，一點也不受重視。而在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治下的諸省則仍受到尊重和廣泛的研究。可惜的是在歐洲東西間少有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才有西部歐洲人，竟然得透過阿拉伯人才知道很多關於他們祖先的光榮文化的一大諷刺。而阿拉伯人在未侵入西班牙之前，在近東一帶就已接觸到許多的希臘學者。文化的力量，並沒有直接從君士坦丁堡到羅馬而橫越歐洲。他們的到達西歐是經小亞細亞、北非和西班牙，並受到當地基督教徒王國的刁難才透過他們當時的基督教徒越過底里牛斯山（the Pyrenees）。

阿拉伯文化的衰退，使此文化溝通大為退步。當君士坦丁堡和周遭省份落入野蠻的突厥人之手時，一時似乎有這些古典的學問將會完全消失之勢。然而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衝擊，卻帶來了一線重生的機會。很多居住在

拜占庭境內的學者，當這些野蠻的突厥人來到時，都各自逃命，經歷了許多輾轉逃亡的過程後，大都定居在西部歐洲的國家，特別是離他們最近和最為他們所熟悉的基督教國家——意大利。

突厥的征服，引發了拜占庭學者的西走，形成了一股對西方文化復興的偉大力量。再加上其他內部發展的因素，無疑將使西方醞釀著一次更大的變革。文藝復興就是個比較着重在古典學問的再生，更為重要並廣泛的運動。也可確信由這些拜占庭移入的難民所引起的學問再生，是築基在那令人難忘的剛萌芽期人文主義的特徵上。事實上「學術」（Scholarship）一詞，在往後的四世紀裡，主要指的仍是希臘或拉丁人匯集的知識而言，希臘文依然被視為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門課程，這些由避難的拜占庭教師所授予的教育，對於剛剛甦醒的西方世界，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由於文藝復興與衍生出較廣的科學範圍，使得過去的古典學問色彩漸褪。在另一方面，也是東方突厥征服東帝國的結果之一，而一點一滴的累積產生了第二件重大的史事，換句話說，就是美洲的發現。

我想我們都不會忘記，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歐洲和中國以及歐洲和印度間曾有活躍的貿易。隨著東方貿易的浮沈，使得歐洲許多大都市因而興衰。對歐洲那些精明的人們所極為企求的，乃是不管在什麼狀況下，都要確保從中國來的好絲，東印度群島來的香料和印度來的寶石與印花布的通路不被切斷。

古代時，歐洲的希臘人，掌握了與東方貿易的獨占權。君士坦丁堡將近兩百萬的人口和無數的財富都是因此貿易而產生的。在希臘或東羅馬帝國逐漸衰亡時，意大利諸城起而代之，特別是威尼斯（Venice）和熱納亞（Genoa），獲得了與東方貿易的大部份。並沿著過去的貿易路線，繼續著他們的商業行為。

歐亞間航海大時代的前兩世紀，也就是在十三世紀時，意大利商人（最著名的馬可波羅 Marco Polo）足跡遍佈中國和印度，並使歐洲人知道這些國家的富強。有位意大利主教和很多意大利傳教士曾定居在天朝。由於這些接觸使得東方古代的奢侈品變成了歐人的必需品。

就在突厥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同時，利那間也扼殺了正在萌芽茁壯的歐亞商業。因為突厥人的形勢已鞏固了，使得早先同意歐洲商隊通過他們領土的突厥人，背信的禁止了歐洲與更東方任何陸路的直接交往。但歐人仍被允許以突厥人為中介以進行貿易。不久之後，這轉口方法難以克服的

困難逐漸明顯，終於使得曾經滙為大川的亞洲西運商品，變成了一道微弱與不規則的細流。

因為受到與東方貿易的突然中斷的刺激，激起了歐人冒險的精神，前去尋找直接與印度中國接觸的新路徑。自從好像是無敵的突厥人控制了所有可能通到東方的道路，新的路線是必經海路而行。所以出現了兩條眾知的航線和一條由克里斯多夫·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所提出的未經證實的第三條路線。

當歐洲人知道了中國和印度都緣海時，認為他們可經由歐洲北部或非洲南部航行，就會有很大的機會到達他們夢想中的國度。這就是所謂眾所皆知的那兩條航路。

英國人大部分都嚐試北路線到中國，也就是要穿越北極海，可是由於路線上氣候的惡劣而功敗垂成。此舉雖然失敗，但卻使英國和新興俄羅斯帝國有了直接的接觸。因為了要確保北路通暢，伊利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派了一支特別使團到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宮廷來，兩國間好像暫時達成了同盟協定。

而葡萄牙對於歐洲和東方直接海路的發展，則偏重於繞道非洲南岸，瓦斯科·達加瑪（Vasco da Gama）於君士坦丁堡陷落後之四十五年，發現了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此後將近有一百年的時光，葡萄牙在東方的海面，掌握了一優勢。像波斯和印度海岸、麻六甲海峽（the Straits of Malacca）、中國南部海岸所受歐洲的影響，其範圍比當年只局限於陸路之歐亞間的交通，所以可能產生的影響更為擴大。所以，陸路的切斷，最後反而產生更多歐亞間的商業。當葡萄牙人的東方貿易開始走下坡時，荷蘭人便進入東方並與之爭奪東西雙方商業和政治上的有關權益。等到荷蘭人的貿易勢力也顯不濟時，法國和英國已準備入補這個缺口了。

當然由於南方通道而導致了歐洲在亞洲的支配權，但更引人感興趣的是，為了尋找到亞洲的更短航程而發現了美洲。我們該不會忘記，哥倫布並不是為了探險而出發的。他們的目的並非去尋找一個新的且未知的陸地，或者去為新的及未知的海製造航海圖。他的主要目的，是去了解他是否能向西航行而達到東方。他的身上帶著信件，並不是聲言他所發現陸地的主權，而是致中國大汗的信。他死的安然，並不是因為他發現了新大陸，而是堅信他已到達了印度岸邊的島嶼。

美洲的發現和相關通道的開發是由於要到東方而起的，且嚐試去發現

向西的航路來代替被突厥人在陸路的阻擋，並沒有因哥倫布的發現而告終止。一位意裔英人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於一四九七年從英格蘭出發，向西行去尋找日本（Zipango 或 Japan）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長在商人冒險家的倫敦公司的指示下，划船溯乞克荷莫尼河（the Chikohomy River）而上，企圖通達南海（the South Sea）。數年後，馬丁·羅比修爾（Martin Frobisher）爵士，受到倫敦國泰公司（The Cathay Company）的委託尋找介於格陵蘭島（Green land）和美洲大陸間的西北航道。漢得林克·哈德孫（Hendrick Hudson）為荷蘭屬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es Company）駕著他的「半月號」好船，經由埃爾班巴淺灘（the Shoals of Albany）順巴力塞德斯河道（the way of the Palisades）試圖去通往中國海域，來證實公司的假設。

III 中華和今代之政治

以上，我們只談到中亞地方的過去。但這並不是意謂今天仍然屬於此地高原山谷的民族，對所有探究國際事務的學者已經沒有研究的價值了。

當然，中亞的角色由近幾世紀來的過程，可知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曾經一度形成中亞人口主體的西徐亞或印歐人，今天除了在高加索山脈（the Caucasus Mountains）北坡和住在帕米爾的不甚重要的少數歐西特（Ossetes）族部落外，已不復見其踪影。

曾使歐亞各國，聞其名而喪胆的匈奴人或土朗人，已經遠離了他們光輝的時代。今天住在中亞的多數土朗人都被外國人所控制，不是被俄羅斯就是日本。他們之中的大部份幾乎已經遺忘了他們古代之傳統。這些民族長期蟄伏的民族意識，是在近幾年來才被喚醒的。

在西伯利亞，雖然土朗人處於一廣大的地區，但非常的分散而不統一，所以乃到處都有俄羅斯拓荒者的足跡，可是仍有兩處相當小的地方，仍可被稱為純粹的土朗人的地方。

在過去曾不斷地出現些征服東亞大部份土地的民族的滿洲地方。我們發現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即滿洲地方名義上再次是個由滿洲人統治的獨立帝國。然實際上，滿洲地方（現在稱為滿洲國）只是日本手中的一個傀儡政權。更進一步說，在三千萬的滿洲人中，說土朗話的幾乎沒有十萬人，大部份都說中國話。除了帝室和一些貴族所屬的部落外，這十萬土朗人是所

有人口成員中最沒有力量的，事實上是最輕視的。

曾於成吉思汗領導下征服了世界的民族的故鄉——蒙古地方，也幾乎沒有以傳承古代光榮為志向的蜘蛛馬跡。在一九一二年以前，蒙古曾由被她統治過的中國帝國統治了有二世紀多之歲月。自從一九一二年後，雖一度脫離中國人的統治，然而這些蒙古人，至少是外蒙古的蒙古人，卻又變成了俄羅斯陰謀下的傀儡。在喀什噶爾利亞或東突厥斯坦，突厥人仍受中國的統治，而在西突厥斯坦（或突厥斯坦的本部）的突厥人，則受俄國人的統治。像基華（Khiva）和不花刺（Bukhara）這些小汗國或王國，在一九二〇年以前，仍擁有獨立的空名，此後就併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當然意即他們已經全被俄羅斯所控制。

但無論如何，仍有很多跡象顯出中亞的土朗人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紀元。與在十九世紀間曾對歐洲有深遠影響的民族主義運動，已經開始在中亞土著間展開了。在西伯利亞要不是有布里雅特（Buriats）和雅庫特（Yakuts）這兩個少數民族組成的自治共和國和政府，將明確的表出西伯利亞的大部份已經不再屬於土朗所有。因此，這兩單位在此區未來的發展裏，將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滿洲，最近的事件說明了，雖然滿洲民族傳統正極速的衰退，但並未完全枯竭，不可置否的，這項傳統的存在，有助於日本推動滿洲脫離中國。我們也確信日本人將會小心翼翼的培養這個傳統，直到使它成爲一種有力的力量，使得滿洲地方永久的脫離十八省或中國本部爲止。

外蒙古雖然仍在俄羅斯的強力掌握之中，使蒙古人所組成的外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空擁虛名。但是所有的高級官員仍爲蒙古人擔任。而這些政府官員大部份都是一些極力鼓吹發揚民族傳統的年輕知識份子。且在他們倡導之下，當地人變成十分緬懷他們光榮的傳統，而急於想在亞洲政治上再露頭角。

一個類似的情形，也存在突厥斯坦的突厥人中，取代了帝制的俄羅斯古老帝國主義官僚政治的布爾什維克黨，已經准許突厥斯坦中的所有突厥人去組成一些自治共和國。有些共和國則成爲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成員；其他則獲得比自治更高的地位，而給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獨立成員的地位，在理論上，他們隨時可以脫離此聯邦。

但事實上俄人仍絕對的控有突厥斯坦，不過這些突厥人的共和國組織，卻助長了在中亞土朗人中正在成長的民族主義情感。因此，這些共和國，有些可能會再變成真正獨立而強大的土朗人國家，並非是妄想。所以

，對於中亞人民現時政治的研究應該是和對過去歷史的探討是同等重要的。

同時，二十世紀的中亞對政治學者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頁。這不僅因她在未來的潛藏力量，也因她本身確很弱小。由於她的弱小，引起了列強企圖去控制中亞的某些地方。而在列強間起了激烈的對抗，好幾次都差點導致國際危機。

在十九世紀裏，英俄的交惡不只一次的危及世界的和平。土俄（Anglo-Russian）的衝突也常因俄國的侵略中亞而時起。在一九〇七年，很多困難都被化解了。從此以後，已經較少聽到因在中亞的競爭而引起大英帝俄間直接的敵意。但很多根本的難題並沒有真正的解決，而只是暫時的被隱忍下來，只要俄人隨時改變她的侵略政策，意圖指染西藏甚至是喀什葛爾利亞（東突厥斯坦），都有可能激起英國民衆反俄的情緒。

近些年來，英俄間的競爭已因日俄類似的對抗而大爲失色。當一九〇五年，日本攫取南滿時，她就成爲解決中亞事件的一份子。從此日本人在中亞的影響力漸增，到了今天她已經統治了整個滿洲和內蒙古（或稱南蒙古）的大部份。

東京政府已經表現出極度關切目前由俄人所支配的外蒙古或北蒙古。日本在此間的野心是否已發展到要建立政治勢力。或另一方面，俄羅斯是否要重建其在滿洲的勢力。無疑的這些不斷的敵對行爲，將危害到世界的和平。

在要結束我們會略談到的現代中亞問題之前，我們也該談談那些從中亞遷出散居於世界各處的民族的現況。關於此點，我們便碰到了些難題。我們知道那些操印歐語而最後溶入歐洲民族的西徐亞人，過去從中亞的老家，向西散於東歐，並且進入南亞。今天所有西徐亞的踪跡和語言在歐洲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如果我們用廣義的西徐亞來說，則在亞洲西徐亞人的後裔仍有傑出的地位。我們可以把所有波斯和北印度的居民都看成是西徐亞人的後裔。他們並且操有與西徐亞語相近的口音。波斯人和印度人正對世界宣告他們也是印歐族的一員，並爲他們的種族和語言上的關係感到驕傲。

在另一方面，匈奴人和土朗人無疑的也是亞洲人種。我們所知，這些土朗人，他們不僅入侵歐亞，而且也在歐亞的許多地方定居下來。無論如何，今天定居在中國本部和印度的，已完全失去他們民族和語言的特徵。只有在近東和歐洲的那些從中亞遷入的土朗人還自覺到他們是土朗種，並

為他們民族的過去感到光榮。

在波斯和印度有很多新近出版的書籍和論文中，引起了西方對這兩國家的民族主義情感的再生的注意。並且已顯出他們激起的印歐種自覺，大有促進其民族主義運動的進行。鮮為人知的是現代在近東和歐洲的土朗人中民族主義運動的力量及重要性。因而我們以下就來談談他們的情形。

歐洲今日亞裔民族

新土耳其共和國的居民，無疑的是最為人熟知的一群土朗人。土耳其已不再是歐洲病夫了。她現在是位處於小亞細亞的充滿朝氣的強壯年輕人。在戰場上曾打敗了希臘人，也粉碎了英人的外交攻勢。在歐戰之前，鄂圖曼帝國是一個垂死的國家，且對她具有亞洲血緣感到恥辱。現在她是個成長中的國家，一個驕傲的堅信他們是自中亞大草原遠來的民族所建的國家。

我們不要忘了，目前土耳其人的中心地——小亞細亞，在地理上雖是屬於亞洲，然在歷史上卻隸屬歐洲。早在基督誕生之前，小亞細亞的大部份居民都採用希臘語和希臘文化。在精神的領域裏，完全受希臘的影響。當她過繼給羅馬帝國時，只是使她更接近歐洲。除了小亞細亞正成長的教會外，在一些被認為是聖徒保羅寫給年輕人的信件中，都說明了這個事實，那就是縱使在宗教的王國裏，小亞細亞也屬於西方和羅馬的世界。雖然基督教源於亞洲，可是已變成羅馬帝國諸省間的一種文化羈絆。甚至當巴力斯坦、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都已不屬於基督教和東羅馬帝國時，小亞細亞仍是歐洲哲學傳統和語言的堡壘。在以往的四個世紀裡，這塊富饒的土地上，幾乎是孤立且英勇的擊退來自波斯和阿拉伯敵人。最後仍陷於來自中亞草原新的「恐怖之鞭」的塞爾柱突厥人之手。所以也可以說，當歐洲把小亞細亞輸給突厥人時，她是失掉了她所擁有的最有價值的那一部份。而獲得了這些，並繼續掌握此地區的突厥人，也可說是居住在歐陸的亞洲人。因此，當做為純歐洲和純亞洲間的緩衝國的新土耳其，儘管她的領土被削了大半，可是將會繼續在世界政治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現在讓我們把景觀從小亞細亞轉到中歐，我們發現的匈牙利就像座亞洲人的孤島，雖然其周圍的所有民族都持歐語且行歐洲傳統。但她卻熱心的保持他們亞洲的語言和傳統。本來匈牙利是東從中亞高原而來，為經南俄草原到匈牙利盆地連線上的一個強固亞裔楔子的前哨。這條聯線因受到

俄帝向南膨脹的影響而被打斷，以致馬札兒人（或匈牙利人）被切斷了與其亞洲表親的所有接觸。但在歐戰之前，匈牙利人似乎並不孤立。直到最近，她那芬人（Finns）表戚，一直都是歐人治下的臣民。然而，在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解體前，亞洲人一直是居於中歐的一大群說歐語的歐洲臣民的主人。甚至於今天，匈牙利雖被奪去了大部份領土，或正因她被奪走了太多的緣故，她一直是中歐中最具危險性的國家之一。匈牙利仍是一個有著強烈愛國心和民族意識的亞洲人所構成的國家。由於王國的分裂，使他們馬札兒同胞受制於一些歐人的國家。所以，他們一直耿耿於懷的，因此很有可能，（至少）她為了收復失土而可能引起了中歐政治的嚴重複雜的局勢。

保加利亞人是另一居於歐洲的亞洲民族，幾世紀前有兩個保加利亞（Bulgarias or Volgarlas）一個在巴爾幹半島，稱為白保加利亞，另一個在窩瓦河（the Volga River），稱為大（或黑）保加利亞，在巴爾幹的保加利亞人，並不同於我們所說的其他亞洲人，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亞洲語言，且大多數的古代傳統和習俗，都已染有被他們所征服的衆多斯拉夫族的風味。雖然如此，但歷代相承具有亞洲血緣的意識，在今天的多數保加利亞人間仍是強烈的自覺者，就是由於這個因襲，產生了深大的影響，使他們強烈的拒絕與純斯拉夫種的塞爾維亞鄰人合併。也就是為什麼在羅曼諾夫（Romanovs）王朝以鼓吹泛斯拉夫主義為藉口去追求巴爾幹政治的支配權時，保加利亞人拒絕成為帝俄傀儡的原因之一。

最後，我們該談談住在東北歐或波羅的海的拉伯人（Lapps）、芬人和愛沙尼亞人（the Estonians）。在過去，這些民族對世界史一直少有影響，這是因為他們活動的範圍，遠離早期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最近幾年來，芬人和愛沙尼亞人已為他們自己爭取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國際政治地位。

上述三族皆採芬諾—烏拉爾（Finno-Ural）語，因而被劃入為土朗人。三族皆為會居於北俄的亞洲移民浪潮的後裔。現代由於斯拉夫的向北擴張，使得居於波羅的海的亞洲人和居於俄羅斯的亞洲人被他們切斷連繫。有一段時間裡，似乎在這這些歐人支配的壓力下，使分佈於波羅的海的亞洲人有滅絕，或至少使他們放棄亞洲語和傳統的危險。但他們仍設法去保持他們的傳承，到了十九世紀，當浪漫主義（the Romantic Movement）和後來的民族主義精神的再生，使他們得以振興精神，我們發現他們低下的地位是越來越高昇了。因此在俄羅斯帝國分裂時，芬人得以重新現在世界

元代西方文物東傳中原初考

袁冀

元代幅員遼闊，為「佈宣號令，通達邊情」。太宗之世，即詔令「凡在屬國，皆置傳驛」。於是，歐亞大陸之交通，為之洞開。東西文化之交流，亦蔚為壯觀。西方之文物，若納石失、樂器、石砲、用印、文字、天文曆法、諸國語言、建築雕繪，以及棉花、胡蘿蔔、朱柰稱蘋果、阿只兒等藥材三種、胡豆、火失刺拔都、金織、製糖技術，均傳之東方。然為使行文不至太長，故前八項，列入「十三世紀西方文物東傳蒙古初考」。後八項，則納入本文，加以探討。

一、棉花

棉花有木草二類，木本者，高達數丈，粗可盈抱。秋開紅花，花片極厚。實大如拳，所生棉花，可以織布，名曰吉貝，又稱白縹，古代嶺南與南海諸國多產之。草本者，高三四尺，枝蔓繁茂，纖若手指。秋開黃花，實三稜青皮尖頂，西域諸國多產之。馬哥孛羅曾云：「可失哈爾國」棉花「麻很多」，鴉兒看省「棉花尤多」，忽炭省「產棉極多」。（註一）

李志常曾記其西域見聞云：「至阿里馬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魯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為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為繩，為帛，為綿。」烏古孫仲端亦言：「其衣衾菌帳，悉羊毳也。其毳植於地。」二人皆因不知棉花為何物，方有種羊毛於地，而生羊毛之說。可知，棉花本不產於中原，至太祖十七年，邱處機奉詔論道雪山，烏古孫仲端奉使赴西域乞和時，尚未傳入中原。逮至元十九年，詔徵江南糧，准以棉絲雜物折輸。至元二十四年，改綾綿織染局為提舉司。馬哥孛羅至福建，亦見「他們又用捻起來的線，作很多的棉布，可供給全蠻子（按：江南）地方的人用。」所以，棉花已於十三世紀中葉，自西域傳至中原。故元代司農司所撰之農桑輯要嘗謂：「木棉亦西域所產」，初「試種於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人民「深荷其利」，於是遂加推廣，「令所在種之」。乾隆御製「木棉賦并序」亦稱：「稽之載籍，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即其種也。然止以充遠方之貢，而未嘗遍植于中土。故

周禮婦工，惟作蠶桑。唐徵庸調，但及絲麻。至木棉之種，後世由外蕃，始入關陝閩粵。今則遠邇貴賤，咸資其利。而昔人篇什罕有及之者。」尤合前引，「試種於陝右」，後遂「所在種之」之說。然關於棉花之東傳中土，亦有異說。元王禎曾言：「木棉產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駸駸北來。」以為棉花之傳入，乃自南而北，非自西而東。梧樨雜佩亦據史炤之釋文，謂梁武帝時，中國已有棉花。棉花之傳至中土，非始自于元。（註二）

至於劉郁所謂：「壘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按：繫）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姚壽桐亦言：「大漠以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末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末日，為吹箎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胎生外也。」沈德符復稱：「西域人種羊……其俗……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骨，與五臟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壘，乃延僧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算。」凡此，皆因中原人士，初不知棉花為何物。又有種羊毛於地，而生羊毛之誤記。終致以訛傳訛，始有種羊於地，而生小羊之說。所以，種羊毛而生羊毛，種羊而生小羊，亦棉花東傳之奇聞趣談。然亦殊堪證明，設果如「梧樨雜佩」所論，棉花早已傳入中國，則絕不至猶有前陳之言。至於昔日之木棉樹，則已止充樞樞，甚至無人採摘，任其隨風颯颯而已。其為用，已悉為草木之棉花所取代，非復古代嶺表海南之情形矣！（註三）

二、胡蘿蔔

胡蘿蔔，有赤黃兩種。不分心皮，表裏一色。唯色黃者，略有高氣。長五六寸，大可盈握。生熟皆可啖，可果可蔬。性甘辛，性微溫。下氣補中，利胸膈，安五臟。食之，有益無損。今之新疆，猶多產之。李時珍、和坤、紀昀、李鴻章等人，均認為於元代，自西域傳入中原。因氣味微似蘿

藟，故名。美學者勞佛 Berthold Laufer 亦謂：乃自波斯於元代傳入中國。（註四）

三朱朱稱蘋果

蘋果，亦即蘋果。木本，高丈餘，葉長圓，鋸齒甚細，春開淡紅花，實圓略扁，徑約兩寸許。生則青，熟則半紅半白，或全紅。光潔可愛，香聞數步。味甘鬆，宜沙土。李時珍嘗言：奈即蘋果，本梵語。且引西京雜記云：上林苑紫奈大如升。可知，蘋果早在漢代，即已傳入中國。然據周伯琦稱：「宣平縣境也，地宜林木，園林連屬，宛然燕南。有御花園，雜植諸果，中置行宮。果名平坡者（按：蘋果），似來禽而大，紅如朱砂，味甘酸。又有呼刺巴者，比平坡又大，味甘鬆。相傳種自西域來，故名之回回果，皆殊品也。」故周氏之言，當為中國有蘋果一詞之最早記錄。亦即中國將朱奈或紫奈，稱之為蘋果，實始自於元代。蓋元代以前之著作，如後魏賈思勰之齊民要術，詳言各種穀物蔬果材木之栽培方法，兼及其來源。雖曾述及奈林檎，然未言蘋果。南宋吳自牧之夢粱錄，仿東京夢華錄之體例，評記南宋臨安之舊典雜事。其「夜市」、「分茶酒店」、「物產之品」，雖有花紅，然無蘋果。至晉張華之博物志、魏吳普之神農本草經，朱唐慎微之證類本草，亦均無蘋果之名。（註五）

且花紅，即沙果，亦即古之林檎。徑才寸許，半紅半白，似檳子而略小，質味亦近。奈有數種，葉大而厚，花色微紅。果之形色，各以種分。小而色赤，果形長圓者，曰奈子。果大而赤，似蘋果略小者，曰檳子。賈思勰云：奈有白青赤三種，張掖有奈，酒泉有赤奈，西方例多奈。唐慎微稱：奈味苦寒，多食令人臃脹，病人尤甚。賈銘亦言：奈子，味甘酸澀，性寒微毒。而蘋果，則性平味甘，比奈圓大，味更風美。可知，奈子、檳子、花紅，雖屬同科，然均非蘋果。即降至明初，蘋果一辭，尚不普及。蓋隨鄭和通使三十餘國，見多識廣之馬歡，猶言忽魯模斯之「花紅，如拳大，甚香美。」設其已知蘋果之名，又何至以「花紅如拳大」而形容之。故清李漁「蘋婆賦并序」，嘗慨乎其言謂：「是物皆有典故可考，蘋婆獨無，至美難言。」所以，蘋婆，亦即蘋果之稱，為十四世紀初葉，自西域傳至中國。（註六）

突厥人稱蘋果為阿里馬，或阿力馬。長春真人西遊記，耶律楚村西遊錄，均言西域有阿里馬城，因附廓皆林檎園，故以果名城。意即林檎城，蘋果城也。然蒙人稱梨為阿里瑪，二物一名，殊不可解。（註七）

四阿只兒、阿息兒、奴哥撒兒

劉郁曾謂：西域撒馬爾罕，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效。一曰阿只兒，狀若苦參。治馬風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嚥之，即消。一曰阿息兒，狀若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胞不下，及金瘡膿不出。嚼碎塗之，衣自下，濃亦即出。一曰奴哥撒兒，狀若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縛上，即自續。馬氏日抄，本草綱目，廣群芳譜，亦有類似之記載，然皆本諸劉氏之言。唯前二者，皆稱「阿只兒」，後二者，則皆謂「阿兒只」。一物二名，僅字倒置。差異之生，當因傳抄之誤。且廣群芳譜嘗謂：此三者，皆出自西域。故以乾隆敕撰之廣群芳譜，動員學者之衆，搜羅之廣，考證之詳，猶稱其非中國所產。故其並未於元代傳之中土，而加種植，似無庸置疑。然有關其藥名與藥性，則已傳之於中原。所以，此種醫藥知識，亦元代西方文物東傳之一。（註八）

五蠶豆

蠶豆，又名胡豆。本草綱目云：豆莢狀如老蠶，故名。王楙農書則謂：蠶時始熟，故名。雖與豌豆同稱胡豆，然其形性迥異，今之蜀人，猶稱蠶豆為胡豆，而豌豆，則不復以胡豆為名矣。據勞佛謂：「論其東傳東土的情形，沒有那部歷史典籍，曾記載過。唐宋文學，亦未道及。似乎其傳入，不會早於元朝。」且認為太平御覽所言：「張騫使外國，得胡豆歸。」為無稽。（註九）

六火失刺拔都

火失刺拔都，勞佛認為，最早見諸陶宗儀之輟耕錄：「可治一百二十症，每症有湯引。」即中藥之巴豆。故據以推定，為十四世紀，元代統治時期，自波斯傳至中土。然據晉張華之博物志：「藥種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釐汁解之。」魏吳普之神農本草經亦載：「巴豆，芫花為使，惡裏草，畏大黃、黃連、藜蘆。」故巴豆，中國魏晉時代，即已有之。勞佛謂：自波斯於元代傳之中國，殊誤。（註十）

若火失刺拔都，並非巴豆，乃勞佛解釋之錯誤。然其東傳之時間，或亦有所失誤。蓋自此物之東傳，以至瞭解其可治「一百二十症」，尚須醫者之長期研究，臨床實驗，始克乃耳。故其東傳之時間，應自輟耕錄之撰述時期，前推數十年，亦即在十三世紀，蒙古大軍累次西征後，業已傳入

中國，方始合理。（註十一）

七、納石失

納石失，是以黃金抽成之金線與彩色之絲線，織成之織物，故又稱「納石失緞」、「納石失毛緞」。元史輒以「金織」，「金錦」稱之。十三世紀初葉，自西域東傳於蒙古。蓋成吉思汗克撒馬爾干，嘗取工匠三萬人，分賞其諸妻諸子與諸將。世祖之世，且於別失八里，弘州、尋麻林，設「納石失局」，由西域工匠教習織造之。（註十二）

其後馬哥孛羅曾謂：「絲連進汗八里（按：大都）城來，他們織製許多金和絲的布匹。」雖未云即納石失，然因是金絲織物，故當為納石失無疑。又云：河中「各種金絲布在這裏製造的很多。」京兆「各種金絲布，皆在這裏製造的。」河間亦「製造許多金絲布」，寶應「各種金絲布製造的很多」，南京（按：汴梁）「製造各種金銀布」。可知，納石失之織造，除前述別失八里、弘州、尋麻林三地外，大都、京兆、河間、南京，亦均能織造。江南各地，雖盛產蠶絲，然馬哥孛羅並無織造此種織物之記載。所以納石失之織造技術，已於十三世紀中葉，自蒙古傳之中原。且因織造頗多，致原屬皇家專用之織物，亦可對外商出售。裴哥羅梯曾於所著之通商指南中記載：「在契丹國，一索摩之銀，可購……納石梯三匹半至五匹。」納石梯，據張星烺謂：即納石失之複數。即降至清代，新疆富有之家，不僅多用之。如哈薩克人，「一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緞及雜色綢布，製為小帽。」且尚嫻於此種織物之織造。如喀什噶爾，攻金鑲玉，鑿銅鑲嵌，無不精巧。金銀絲毯，諸色絢爛，遍貨於西域各地。熬罕之金銀絲緞，亦皆新巧可觀。而溫都斯坦人，技藝尤精。人習巧技，嫻于藝能。善攻玉、製器大而薄如蟬翼，細可如髮成文。抽金銀為絲，織細緞，貨販遍及西域各國。和寧亦言：回疆物產，有金絲緞、銀絲緞、金絲線。（註十三）蓋金絲緞，即元代之納石失緞。二者不唯同用黃金抽絲與彩色絲線所織成，且皆源於西域，然近年以來，金絲緞之金，已不復再用黃金抽成之金線矣。

八、製糖

甘蔗，說文釋之為諸蔗。書傳則或曰芊蔗或干蔗、邯鄲、甘蔗、都蔗，所在不同。段玉裁又云：或作竿蔗、干蔗，象其形也。或作甘蔗，謂其味也。此外，王逸嘗言：柘一作蔗。李時珍亦稱：離騷漢書，皆作柘字，

通用也。（註十四）

楚宋玉招魂云：「濡繁炮羊，有柘漿些。」西漢司馬相如子虛賦亦謂：「諸蔗薑藟。」魏文帝曹丕感物賦并序亦言：「南征荊州，還過鄉里，種諸蔗於中庭。」晉左思蜀都賦亦有「甘蔗辛薑，陽蔗陰敷。」之句。可知，中國自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即有甘蔗。（註十五）

甘蔗之類別，計有四種。一為杜蔗，即竹蔗，綠嫩薄皮，味極醇厚。二為西蔗。三為白蔗，亦名芳蔗、芳蔗、荻蔗、蠟蔗。四為紅蔗，亦名紫蔗、崑崙蔗。四者之中，製糖以竹蔗最佳，西蔗次之，白蔗又次之。至於紅蔗，止可生啖，不堪製糖。（註十六）

自古食用甘蔗，始為蔗漿。隋唐之世，西域之石蜜，東輸於中國，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遂遣使西域之摩揭陀國，勞佛謂為印度之馬格達，取製糖之法。並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其法，以蔗汁過樟木槽，取而熬之即成蔗糖、沙糖、及石蜜。蓋清若糊狀者為蔗糖，並稱蔗餚，凝而似沙者為沙糖，塊狀如石者為石蜜。石者狀其形，蜜者謂其味，亦即塊狀之沙糖。所以，大體而論，唐代所製，僅似今日之沙糖而已。（註十七）

及宋大曆間，有鄒和尚者，始創糖霜，亦即冰糖之製法。每年十至十一月，先將新刈甘蔗削皮，次挫如錢。剉次入碾，碾訖曰泊。將泊蒸透，搾汁熬之。間歇三日，復熬之。候稠如餚，插竹編甕中。始正入甕，以篾箕覆之。至五月，乃瀝甕。厚出糖水，取霜瀝乾。其竹稍上團枝，隨長短剪出。就瀝瀝之，曝烈日中，極乾收甕，糖霜即已製成。關於白沙糖之製法，乃以蔗汁「川水牛乳米粉，合煎而成。」「煎蔗汁牛乳，易細白耳。」然李懋仁則謂：「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白，劈鴨卵攪之，使渣滓上浮。」至是，甘蔗之為用，自古至宋，由蔗漿而蔗糖而紫沙糖、白沙糖、冰糖，其技盡於此。唯糖霜，究為冰糖？抑為沙糖？石蜜究為塊餅如石？抑或輕白如霜？糊狀之糖，究為蔗糖？抑為石蜜？其說不僅李時珍自相矛盾：既謂餅塊如石者為石蜜，又謂石蜜即白沙糖。且諸家之說，亦不一致。李時珍謂輕白如霜者為糖霜，王灼則謂冰糖即糖霜。李時珍謂糊狀之糖為蔗糖，南史郡志則稱之為石蜜。所以，綜合諸家之說，蔗汁如水者蔗漿，熬至濃稠者為蔗糖。凝結如沙者為紫沙糖，凝結成塊者為石蜜。輕白如霜者為白沙糖，堅白如冰者為糖霜，亦即冰糖。（註十八）

降至十三世紀初葉，中國製糖之方法，仍如其舊。馬哥孛羅曾謂：「只知「煮了再撇清，硬成黑色的漿糊。」並「不知道如何將能，把糖提煉得

到巴比倫所產的那麼好。」元農桑輯要亦記載，斯時製糖之法：先將刈之甘蔗，取其下半，截成兩寸許。搗碎榨汁，以文武火熬之。至稠粘狀，「似黑棗合色」。即用底部鑽孔之瓦盆，下以甕承接，注所熬之糖汁於其中。「極好者澁于盆，流于甕者，止可調水飲用。極好者，或倒在互甕內亦可，以物覆蓋之。」糖即製成。洎乎世祖至元間，仕于朝之巴比倫人，勞佛謂為開羅人，「用一種樹的灰，來提煉淨糖。」並使之「在模子裏凝結，使成固體。的之製糖方法，始傳入中原。於是，西域近代之製糖技術，亦於元代東輸於中國。（註十九）

註釋

註一：廣羣芳譜卷十二「桑麻譜、木棉記」：「本草」、「丹鉛總序」、「泊宅篇」、「吳錄」。馬哥字羅遊記八十、八十二、八十三、三二九頁。

註二：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五冊二九六、三二九頁、元史卷一「太祖」、卷九十三「食貨志、稅糧」、新元史卷五十九「百官志、將作院」、農桑輯要卷二「播種、木棉」、廣群芳譜卷十二「桑麻譜二、木棉花」：「御製木棉賦并序」、「木棉圖譜序」、「梧櫟雜佩」。

註三：使西記、樂郊私語、敝帚剩語卷中、廣群芳譜卷十二「桑麻譜二、木棉花」：「梧櫟雜佩」。

註四：廣群芳譜卷十六「蔬譜四、胡蘿蔔」、欽定熱河志卷九十二「物產蔬之屬、胡蘿蔔」、西域總志卷一「殊方風土」、回疆通志卷十二「物產」、畿輔通志卷七十三「物產、蔬屬、胡蘿蔔」、飲食須知卷三「菜類、胡蘿蔔」、中國與伊朗三一三頁。

註五：察哈爾通志卷八「物產、果木類、蘋果」、本草綱目卷三十一「果之二、柰」、扈從詩「後序」、齊民要術卷四「柰林檎第三十九」、「夢梁錄卷十三「夜市」、「諸色雜貨」、卷十六「分茶酒店」、卷十八「物產、果之品、花紅」。

註六：廣群芳譜卷五十七「果譜、林檎」、飲食須知卷四「果類、林檎、柰子、附蘋果」、察哈爾通志卷八「物產、果木類、檳子、沙果、柰」、齊民要術卷四「柰林檎第三十九」、證類本草卷二十

三「果部、柰」、瀛涯勝覽「忽魯謨斯」、畿輔通志卷七十二「物產、果屬、蘋果」。

註七：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五冊三九三頁、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七冊二一五頁、欽定熱河志卷九十三「物產、果之屬、梨」。

註八：西使記、馬氏日抄「番藥」、本草綱目卷二十一「草之十一」、廣群芳譜卷九十九「藥譜」。

註九：廣群芳譜卷十「穀譜、蠶豆」、中國與伊朗一四七頁。

註十：中國與伊朗三一〇頁、博物志卷二、卷七、神農本草經卷三「木藥下部」。

註十一：中國與伊朗三一〇頁謂：輟耕錄「出版於一三六六年」。

註十二：拙作十三世紀西方文物東傳蒙古初考。

註十三：馬哥字羅遊記一九〇、二二四、二二五、二六六、二八九頁、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三一八、三二一頁。新疆圖志卷四十八「禮俗、哈薩克」、西域總志卷四「外蕃列傳」、回疆通志卷十二「物產」。按金絲緞，即元代之納石失緞。唯自元至清，時日既久，金絲緞是否仍用黃金抽絲，與彩色絲線所織成，不無疑問。故特函新疆立委阿不都拉先生請教。承告：「金絲緞之金，古時確為黃金製成的金線，專為貴族們織緞時加工用的，近來以金屬線（舶來品）代替了。其維吾爾文名稱為KANATUL。」乃大釋所疑，謹附註於此，並敬誌謝忱。

註十四：齊民要術卷十「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者、甘蔗」、說文解字注卷二「一篇注下、蔗」、糖霜譜「第二」、本草綱目卷三十三「果之五、甘蔗」。

註十五：廣群芳譜卷六十六「果譜十二、蔗」、評註昭明文選卷一「南都賦」、「蜀都賦」卷二「子虛賦」、卷八「招魂」。

註十六：糖霜譜「第三」、本草綱目卷三十三「果之五、甘蔗」、廣群芳譜卷六十六「果譜十二、蔗」。

註十七：糖霜譜「第二」、中國與伊朗二〇七頁、本草綱目卷三十三「果之五、沙糖」、「石蜜」、廣群芳譜卷之十六「果譜十二、蔗」：「容安而隨筆」。

註十八：糖霜譜「提要」、「原委第一」、「第四」、本草綱目卷三十三「果之五、石蜜」、泉南雜志卷上「造白沙糖法」、廣群芳譜卷六十六「果譜十二、蔗」：「南史郡志」。

註十九：馬哥字羅遊記三三〇頁、農桑輯要卷六「藥草、甘蔗」、中國與伊朗二〇七頁。

唐代西平大長公主下嫁

吐蕃或吐谷渾之初探

戴邦森

壹、前言

中國歷史上中原農業朝廷，對於邊疆民族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不外乎「和」與「戰」兩種型式。而在「和」的方面，則包括和親、修好、議盟、封贈、慰問等，尤以和親為主。自漢高祖平城之役與匈奴和親後，歷朝歷代均積極推行此項政策，藉以羈縻邊疆民族。這種「以夷制夷」、「分化離間」、「遠交近攻」的和親政策，推行得最為徹底者，即是唐代。據諸史所載，與唐室結為姻親的邊疆民族，有突厥、吐谷渾、吐蕃、奚、契丹、迴紇、南詔、寧遠國（註一）等。由此可知，唐室與邊疆民族和親的普遍，實遠勝於前代。然而在唐代二百九十年國祚中，遠嫁異域的公主，計有二十八位（參考附表，唐室與邊疆民族和親表），除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條（註二），有略為記載外，其餘史書均無記載。以唐代史料之詳盡，及宋代史學之發達，實不應出現此情形，其中是否有特別之緣由？筆者認為值得研究，是故，乃不揣淺陋，以「唐代西平大長公主下嫁吐蕃或吐谷渾之初探」為題。透過歷史學之角度，並以分析、綜合、比較等法為基礎，誠望能求得此段歷史的真象。

貳、史書對公主之記載

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二云：

「則天長壽三年（六九四）二月，西平大長公主還蕃。公主者太宗族妹，貞觀中，吐蕃遣使請婚，至是來朝，設歸寧之禮焉。」（註三）

其下原註云：

「王欽若等：『按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出降吐蕃弄讚，至高宗永隆元年（六八〇），公主卒。實錄所載西平大長公主檢和親事未

獲」。一（註四）

據冊府元龜所載之文，乃引實錄所載，然並未有任何史事記載。但可證明的是：西平大長公主確實存在於唐代，否則，實錄怎會記載？再者，以其封號而言，「大長公主」係皇帝之姑也（註五）。因此，以其與唐室而言，其關係係自非尋常，然諸書皆不載之。或許「史官以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猶外而不詳；晚唐又值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所存於傳者多闕略」（註六）。因此，宗親之女，其事蹟或散附於各傳，或推究有其名而不詳其事。西平大長公主即是此例也。

叁、近人對公主之研討

一、任育才先生的看法（註七）

任先生認為：按冊府元龜之文意言之，則西平大長公主之和蕃當在貞觀中，或太宗欲征高麗，為免後顧之憂，而妻以更親貴之西平大長公主，使其與文成公主共事弄讚，以深結之，而消除其寇侵之志也。其後王玄策於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能發吐蕃、泥婆羅之兵以討天竺，或與此事有密切關係。

二、鄭平樟先生的看法（註八）

鄭先生認為：西平大長公主乃文成之妹也，猶少寧國公主之於迴紇（註九）。文成死後（註十），西平猶存，唐廷以其同為宗女，故封公主之稱號，仍繼續和親之俗。

三、岑仲勉先生的看法（註十一）

岑先生認為：西平大長公主實為弘化公主也。因為：

1. 按吐谷渾常省稱吐渾，由吐渾而訛吐蕃，於文亦易，故王欽若等或許訛吐渾為吐蕃也。

2.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太宗以弘化公主妻吐谷渾諸曷鉢。舊唐書太宗本紀，吐谷渾傳對弘化公主之身分，均未加記述；冊府元龜卷九九

，新唐書吐谷渾傳則稱公主爲宗室女，此與太宗族妹頗合。

3. 諸曷鉢之父順，嘗封西平郡王，而西平大長公主亦號西平，名義頗相連繫。

4. 大周故弘化公主李氏賜姓日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誌銘並序言：「我六周……乃賜同聖族，改號西平。」

肆、討 論

「和親」一事，在唐代是件大事，縱使「史官以婦人內夫家」而不載，其他邊疆民族之史籍也曾有所記載。如唐室與吐蕃兩次之和親，「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皆有記載，若西平大長公主是下嫁吐蕃，則「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必會有所記載。因爲西平公主與唐室之關係，必親於文成、金城；以其封號而言，亦高於文成、金城，故其和親之重要性應超出於文成、金城，然漢籍諸書皆不載，吐蕃之史籍亦未加記載，由此推測，西平大長公主當非下嫁於吐蕃也。

再以史錄來說，西平大長公主惟記於冊府元龜中，然事蹟不顯，僅云「則天長壽三年（六九四），西平大長公主還蕃，公主者，太宗族妹，貞觀中，吐蕃遣使請婚，至是來朝，設歸寧之禮焉」。單據此而言，貞觀中，邊疆民族來朝請婚，而蒙太宗允許者有突厥、吐谷渾、吐蕃；再者「則天長壽三年（六九四），西平大長公主還蕃」之一事，則於請婚者中，唯有吐谷渾之弘化公主（註十二）。由此推測，則弘化公主可能就是西平大長公主也。

在史料極爲缺乏的情況之下，岑仲勉先生乃檢得「大周故弘化公主李氏賜姓日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誌銘」，由於此一史料的重要發現，遂使得西平大長公主之事蹟暫露出一線曙光。因此，在未發現其他證據時，暫且認定西平大長公主乃弘化公主，日後若有反證或相同證據時，必重新修正此結論。

註 釋

（註一）見鄭平樺 唐代公主和親考 載「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二期 頁二

三一六八。

（註二）見北宋王欽若 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二 頁一一四九八。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一 頁二五。

（註六）同註一 頁二四。

（註七）見任育才 吐蕃與唐朝關係之研究 頁四三。

（註八）同註一 頁二五。

（註九）始寧國公主出降，肅宗以宗女媵之。及乾元二年（七五九），公主返國，榮王女仍留蕃中，蕃人呼之爲少寧國公主，或稱小寧國公主。

（註十）據新唐書所載，文成公主薨於高宗永隆元年（六八〇）。

（註十一）見岑仲勉 唐史餘藩 頁四九一五〇。

（註十二）同註一，及註十一。

（文承第34頁）

例如SS-20）。在過去，蘇俄也曾動員了「華沙公約組織」的部隊到外蒙古進行軍事演習。從上述幾點可以看出，外蒙古並不認爲蘇俄是個擴張主義者，也非一位學者所想像的是一個侵略者：蘇俄「從外蒙出發，可從三條戰線上使中共立陷狼狽不堪之境，首尾難顧之地，一路可下東北；一路可直迫北平城下；一路可西上佔領甘寧省，切斷新疆的道路。」當然，庫倫更不希望莫斯科接受中共在正常化談判時所開出的「一個條件：蘇軍全部撤出長達幾千哩（四千六百公里）的外蒙邊界。關於這一要求，俄文版「蒙古新聞」曾指出：中共使得與蘇俄正常化取決於莫斯科從外蒙古撤軍的任何企圖，等於對蒙古內政的無理干涉。

總而言之，外蒙是生存在夾縫中，毫無自主獨立可言，誠如一位分析家所說的：「蘇俄對外蒙現階段之政策目標，在於維護相互間之共同利益，並防止中共對俄蒙關係進行破壞。同時，蘇俄亦期望並鼓勵外蒙充分從內陸發展，以成爲制衡中共之前衛勢力，而外蒙亦在利用此一形勢，以其本身之方式因應中共。」蘇俄微妙關係中之角色。「簡言之，這也就是三者之間衝不破的微妙關係。」

（本文作者係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副教授）——選自大眾論壇46期。

附

表：唐室與邊疆民族和親表

公主封號	公主身分	出降年月	和親之邊疆民族
弘化公主 (據本文初探結果即西平大長公主)	宗女	貞觀十四年 (六四〇)二月	吐谷渾
文成公主	同右	貞觀十五年 (六四一)正月	吐谷渾
金城縣主	同右	永徽三年 (六五二)	吐谷渾
金明縣主	同右	顯慶四年 (六五九)	同右
金城公主	同右	神龍三年 (七〇七)	吐蕃
南和縣主	同右	先天二年 (七一三)	突厥
固安公主	甥女 辛氏	開元五年 (七一七)二月	奚
永樂公主	甥女 楊氏	開元五年十二月	契丹
東光公主	甥女 韋氏	開元十年 (七二二)正月	奚
燕郡公主	甥女 慕容氏	開元十年 (七二二)六月	契丹
交河公主	降附蕃酋女 阿史那氏	開元十年 (七二二)	突騎施
東華公主	甥女 陳氏	開元十四年 (七二六)三月	契丹
和義公主	宗女	天寶三載 (七四四)十二月	寧遠

公主封號

公主身分

出降年月

和親之邊疆民族

宜若公主

甥女
楊氏

天寶四載
(七四五)三月

奚

靜樂公主

甥女
獨孤氏

同右

契丹

寧國公主

肅宗女

乾元元年
(七五八)七月

迴紇

少寧國公主

宗女

同右

同右

崇徽公主

功臣女
僕固氏

大曆四年
(七七〇)四月

同右

咸安公主

代宗女

貞元四年
(七八九)十月

同右

太和公主

憲宗女

長慶元年
(八二一)七月

同右

安化長公主

宗女

僖宗中和三年
(八三八)

南詔

(本表參考資料)

1. 鄭平樟 唐代公主和親考
2. 林恩顯 中國歷朝與邊疆民族的和親政策研討
3. 馮藝超 唐朝與吐蕃和親之研究
4. 王桐齡 漢唐之和親政策

北朝對突厥關係之研究

許旭文

前言

歷史上，唐與漢一樣，都足以稱為治邊政策的輝煌時期，其版圖之廣，及對鄰國之影響，皆集我中華民族精英之大成。以其與突厥的關係而言，繼承了隋代的「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離間政策，而更發揚光大。然追溯文獻的記載，突厥的出現至興起可上溯至西元五世紀，如察其首次出現於中國史，且有年份可考的，則自西魏文帝大統八年（五四二）起，周書（百衲本）卷二十七宇文測傳：「大統八年宇文測加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

在南北朝期間，南朝地處江南，並未與突厥接觸，僅北朝的東西魏、北齊、北周與突厥做正面而長久的接觸。當突厥獨立時，東魏已為北齊所取代，故研究隋唐以前與突厥關係的這段歷史，便需以西魏及繼西魏而起的北周的紀年為討論年代的依據。

由於突厥汗國約兩百年的歷史：自西魏大統八年（五四二）至唐玄宗天寶四年（七四五）止。歷經了中原東西魏、北齊、北周、隋唐等朝代，不同的朝代盛衰，與突厥汗國的盛衰，交織成一幕幕不同的關係史。

本文即擬就突厥前時期與北朝中原朝廷的交互關係，尋出北朝當時對突厥的治邊方式及其得失。在研究架構上，主要以史籍、方志、典章之資料為經，配合民族學、社會學、政治學的觀點為緯，予以歸納、演繹、比較、分析，俾得較為明確的理念，並採取科學的態度及動力學的方法，以冀理念更為合理化為盼。

第一章 歷史背景

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分別建立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中。為適應其生態環境，於是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與文化型態，成為兩大相對立的集團。自古以來此兩大集團的人們即頻繁的交往著，平

常和平、愉快的交往，尚未引起中原朝廷對北方游牧勢力的注意；一旦互動關係不協調，造成利益的衝突時，才受到注意。所以在中原朝廷的史料中，總是記載游牧民族「禽獸不如」等不甚公正的觀念。諸如：史記匈奴傳卷百十：「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周書突厥傳：「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從現存的殷商時代甲骨文記載中，發現西元紀元前一三一〇年頃，商代的君王武丁，曾領導農業民族與北方異族發生了一場長達三年之久的戰爭，而且辛勞的把他們的南侵制止在邊塞之外，據殷商的記載，稱此北方的異族為鬼方。現在保存在中央研究院，從殷墟發掘的殉葬頭骨中，有類似今蒙古布里雅特人的骷髏骨，這顯示在商代，中原農業民族與北亞游牧民族間的接觸，業已相當頻繁（註一），足證中國歷史之演進是雙軌性的。

突厥繼承了匈奴以來草原的傳統，與中原朝廷一方面各個並行成雙軌發展，一方面又相互不斷的互動著，不論此兩大集團互動的過程為衝突的或調和的，「互動」是人與人或人群接觸，必然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而這種社會現象是連續性的；也就是說，突厥與中原朝廷的互動關係，由和平到戰爭，或由戰爭到和平，中間必然有其他非戰非和的過渡性的關係存在，並非僅僅是尖銳化的和平或戰爭兩種關係。

首先由突厥的立場來討論，突厥既然繼承柔然雄霸漠北，自然也繼承柔然與北朝的關係。在突厥尚未完全脫離柔然獨立之前，突厥即頻頻入寇，據周書卷二十七宇文測傳記載：

「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西魏文帝大統八年）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何以突厥在興起之初即每歲入寇？先從草原游牧民族的歷史來看，每一個

游牧部落，稍盛而漸有組織時，必定向南方農業民族做游擊式的掠奪，以致引起中原朝廷的重視，在中原不堪掠奪之苦而窮於應付時，主動求和，游牧民族則和戰並施的與中原相互接觸著。所以在突厥入寇期間，同時又管至塞上市縉絮，西魏宇文泰於大統十一年（五四五）遣酒泉胡安諾縉施出使突厥；突厥亦於次年遣使獻方物，彼此間之關係又似和協。這種一面入寇，一面又表示親善、互通使節是游牧民族傳統的行為。再從突厥發展的過程來看，突厥在五世紀初附屬於柔然，並為其鐵役，經過柔然的強盛與衰弱兩個階段，而柔然對中原朝廷一則以戰，一則以和的手段，自然是為其鐵役的突厥所深諳。在柔然稱霸漠北時，元魏却於梁武帝大通六年（五三四）分裂成東、西魏，並覲結柔然為外援；柔然在這種左右逢源的情形下，一面遣使西魏，一面又和東魏連繫。而突厥代替柔然統治北方草原後，東西分裂的情形仍然存在；在末明中原朝廷態度之前，即因襲草原游牧民族的歷史，用入寇的手段，來引起中原朝廷的注意，果然北周、北齊亦爭相結好於突厥。故周書突厥傳有如是記載：

「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教順，何憂無物邪！」

突厥於是繼承了柔然一貫的作風，在周、齊對立的時代，曾分別遣使入周、齊表示友好，僅作少數小規模的入寇，大致上兩大集團仍維持和諧的友好關係，可說是柔然末期與中原朝廷和平關係的延長。周滅齊統一北方，不久隋又代周，隋代周的前後幾年出現突厥入寇的高頻率，這是游牧民族的傳統手段，利用中原朝代的更替及局勢不穩定之時，大舉入寇，以增強游牧勢力。由此足證突厥對中原採取接觸的方式，是基於草原游牧民族歷史的背景。

其次，由中原朝廷的立場來討論，突厥土門可汗正式與中國（西魏）互派使節後（註二），西魏及代西魏而起的北周一直與突厥保持聯婚、聯軍、通使等和平的關係。反之，東魏及代東魏而起的北齊則曾出擊突厥，雖也曾傾府庫以納突厥，但仍然未能解決北齊與突厥的軍事衝突。要明瞭西魏、北齊、北周對突厥採取和平或戰爭的原因，必須追溯到中原朝廷的歷史，由於中原朝廷有一套文字記載的完整歷史，自古以來對游牧民族採取和或戰的政策必然會留傳，供後人參考。先從北魏對柔然的歷史來看，北魏分東西後，覲結柔然為外援。西魏文帝以武帝時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柔然可汗阿那瓊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瓊之女為后，加以金帛利誘，柔然則與西魏修好。東魏丞相及時遣使說以利害，於是柔然歸誠於東

魏，遣使朝貢；阿那瓊並為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以常山王鷲妹樂安公主許之。不久阿那瓊又請以其孫女號鄰和公主妻高歡第九子湛，並以己女致高歡，於是東魏邊塞無事。在這場對柔然賄賂的爭奪中，東魏獲得最後的勝利，因此影響到北齊、北周對突厥和平或攻伐的關係。

齊代東魏而起，在精神上與柔然同盟，後來雖極力的討好突厥，却仍然有周與突厥二十萬聯軍，入攻晉陽的事件。深究其因，得知北齊的始祖高歡娶了柔然可汗之女，又於突厥追殺柔然可汗阿那瓊時，收容柔然的遺族，曾出兵追擊突厥。齊一開始就由於與柔然友好的歷史淵源，而播下與突厥爭戰的種子。反觀周與突厥的關係，既是聯軍，又是婚姻，相當的友好；此乃因周代西魏而起，突厥土門強大時，曾求婚西魏，西魏以長樂公主妻之。基於突厥的西魏的良好關係，使周在對突厥的爭取戰中佔了優勢。鑑於東、西魏對突厥聯婚所帶來的和平之成果，北齊與北周遂亦向木杆可汗求婚。就中原朝廷與游牧民族抗衡的歷史中，頻見游牧君長向中原朝廷請婚，或游牧君長自動將貴族女子嫁到中原貴族，惟有北齊與北周是主動向游牧君長求婚，且都是極力爭取，若非見前代柔然嫁女給高歡，換得長久「塞外無塵」的和平效果，北齊與北周也不會爭著向突厥木杆可汗求女為后。在北齊、北周爭取聯婚的過程中，突厥先許婚於周，又將悔婚，改與齊聯親，周則屢次遣使喻之，或中以利害。據通鑑卷一六九，天嘉四年所載：

「欲執（楊）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柔然）部落數千年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

由此段內容來看，我們可以推測周的使者，可能屢次利用齊的前身（東魏）與柔然良好且深厚的歷史淵源，以刺激突厥，提醒突厥可汗曾被齊追擊的歷史，而使突厥可汗感悟而歸附於周。突厥於武帝天和三年（五六八）送女於周，是為阿史那皇后。若將中原朝廷與突厥之和戰看成純經濟的行為，則齊送突厥傾府以賄賂，必然會為突厥所喜。突厥也不必勞師動衆，發動二十萬大軍，於周武帝保定三年（五六三）與周軍聯合攻齊。結果攻晉陽不下，大敗而還，至陞鎮時，落得「舖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截稍杖之以歸」（註三）的悲慘下場，可說是得不償失。突厥若完全嗜利，也不會有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所以斷言中原朝廷與突厥的和戰方式不完全由於經濟或其他片面的原因，必然有此隱藏，而不為人所注意的歷史背景在。

第二章 北朝對突厥的方策

一、征討出擊：

突厥的入侵，目的在從中原獲得物質或非物質的利益而返，故其入侵頻頻，出沒無常。反觀中原朝廷之出擊突厥，雖偶而獲得牛羊數萬，但非中原朝廷之目的，中原朝廷之主要目的並非要漠北獲得任何物質上的利益，而是想將突厥驅逐，或降服，以減少因突厥的入侵所蒙受的損失。因突厥的「不羞遁走」，常令中原朝廷出擊的行伍，徒勞而返；故中原朝廷每次出擊，均需做長期、周密的計劃，才會收到一點效果，以致中原朝廷出擊的次數不如突厥入寇次數之多。故如果不包括突厥入侵時，中原朝廷的反擊。則北朝時代對突厥的真正征討出擊，尋之於諸史只有一次：

西魏廢帝二年（五五三）

十二月，突厥攻茹茹，向北齊求援，齊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返。

這種中原朝廷對突厥的出擊，其主要的目的，在驅逐突厥，或使突厥屈服，甚至消滅突厥，使之不再有能力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減少對中國邊境的入寇。由於北伐對中原朝廷，在糧運與氣候的適應上存著許多困難，限制中原朝廷，無法做持續性的長久出兵，故對突厥的攻擊次數不如突厥入寇次數之多。

反觀突厥入寇中原朝廷。突厥首次出現中國史書是周書卷二十七宇文測傳：

「西魏文帝大統八年（五四二），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此段記載，明白的顯示，突厥最初與中原北朝接觸，即是以入寇的方式。

突厥與中原朝廷的互動關係，不論是在突厥游牧政權形成的初期，或是在游牧帝國的勢力龐大後；大部份都是突厥主動南下與中原朝廷交往，中原朝廷則在被動的情況下，提出防禦性的措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滅沮湊牧犍時，突厥首領阿史那部部落五百家投茹茹，為其鐵工，定居金山之下。（註四）吐務有二子，其長子土門立居東方，次子室點密居西方。自西魏廢帝元年（五五二）開始，部落稍盛，滅蠕蠕（或作茹茹，即柔然），突厥宣告獨立，此後與中原朝廷做直接、正面的接觸，而不必透過蠕蠕的控制。在突厥約二百年的汗國歷史中，突厥頻頻入寇，入寇的規模或大或小，大的大到四十萬騎，有計劃的行動，所及地

域之廣亦可達數州，小的只有少數幾百人在邊鎮上的小型搶奪。故史書上有時僅記載「突厥犯邊」，未見有較詳細的描述；有時則詳載入寇的時間、地點、出兵人數、作戰經過；不論其記載詳略，在北朝期間，依年代的先後統計突厥入寇的次數及頻率如下：

(1) 西魏廢帝元年（五五二）至周武帝建德六年（五七七）

廢帝元年土門自號伊利可汗，正值西魏之末，形成北周、北齊對立的局面。一直到周武帝於建德六年滅北齊，才結束北方分裂的局勢。在這十六年之間，史書所記突厥入寇的次數，共計一次。有兩次是在西魏末，周滅西魏（五五六）之際，突厥分別對齊與周的邊境加以寇掠（註五），入寇的情形因史未詳記，無法推測。第三次則在周武帝保定三年（五六二）四月，北齊并、晉以西五州乾旱，突厥木杆可汗，率騎三十餘萬，由周將楊忠的引導，自恒州分為三道入寇北齊，殺掠吏人（註六），直逼晉陽。雖然這一次的入寇，乃由周朝的幕後指使，但仍計為一次，在這一階段可說是突厥與中原朝廷——北朝，敵對氣氛較弱的期間。

(2) 周武帝宣政元年（五七八）至周靜帝大定元年（五八一）

周滅北齊，統一北方，才短短四年，就於靜帝大定元年（五八一）為隋所滅，在這四年內，突厥入寇三次。周武帝宣政元年四月庚申（二十三日）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又於十一月，圍酒泉殺掠吏民（註七）。另一次在靜帝大象元年五月，寇拜州。此三次的入寇，史書亦不詳其規模之大小，這一階段可說已進入突厥、中原朝廷對立的局勢。

綜合上述兩個階段的入寇次數與頻率，再和突厥汗國可汗世系相對照。我們較易看出突厥可汗更替及中原朝代變更的情形，與突厥入寇次數波動的相關程度，參考劉義棠發表於邊政學報第七期「突厥可汗世系考」中所載年代資料，並印證之於周書、北史，試歸納如表格於左：

階段	起訖年代	中原北朝	突厥可汗	總計年數	入寇次數
(一)	五五二年 ← 五七七年	西魏 534—557 北齊 550—557	伊利可汗 552 乙息記可汗 552—553 木杆可汗 553—572	二十六	三
(二)	五七八— 五八一	北周 557—577 他鉢可汗 578—581	他鉢可汗 572—577 他鉢可汗 578—581	四	三

有關於突厥對中原民族的寇掠紀錄，在史籍上常以「寇掠、盜邊、抄掠、寇鈔、入寇、深入、大入、大舉入寇」等詞句，來描述這種關係與情形。但事實上除了北朝時代中原民族出擊驅逐突厥，或使突厥內附的軍事行動，我們稱之為「征討出擊」外；突厥主動的入寇，而中原朝廷出兵拒敵的軍事衝突也扮演著極為重要，互相影響的角色，故一併陳述於上。

二和親聯姻：

自漢高祖從劉敬（婁敬）之策，以宗室女下嫁匈奴單于，開了中原朝廷與北亞游牧民族和親之端，此種對北亞游牧民族的妥協方式，其後史不絕書。突厥與中國的聯姻，更創下了歷史的特例——納突厥女為后。在突厥之前，僅僅是片面的中原朝廷下嫁宗室女給北亞民族，委屈求全換取短暫的和平，故史書多以「和親」二字來敘述此種婚姻關係。然而突厥與中原朝廷的婚姻關係則是雙向來往，互相以王室、貴族女嫁給對方，故稱之為「和親」、「聯姻」亦皆恰當。而這亦是當時北朝治邊政策中，很重要的方式之一。以下先就和親聯姻的時代背景來討論此政策。

柔然雖因與寇互婚，達成兩國間的和平；但是在他們對新興突厥的關係上，却因阿那瓌拒絕土門可汗之求婚，引起了突厥的叛亂，演成了阿那瓌戰敗自殺（五五二），柔然敗亡的悲劇。但是在柔然敗亡之前，把持西魏政權的宇文泰（註八）看到對方東魏的獨裁者高歡，對柔然的拉攏，為牽制來自北方壓力起見，立即與正在興起的突厥，結成了姻姬關係。周書突厥傳曰：

「（土門）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遂為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宇文泰）許之。（大統）十七年（五五一）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註九）

對於國勢日強的突厥可汗，長城線內兩個敵對政權，東、西魏，和繼承他們的周與齊，都是競相拉攏。隋書，突厥傳記述這段歷史說：

「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註十）

可見當時的農業朝廷是以通婚的方式為手段，爭取游牧馬上行國之支持的。但是這時兩者間的婚嫁，並不是片面的公主下嫁，而是互結姻好。周書突厥傳記曰：

「初，魏恭帝（即前廢帝廣陵王，恭，五五四——五五七）世，侯斤（即木杆 Mukan）許進女於太祖（宇文泰），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侯斤又以他女許高祖（宇文邕，武帝，五六——五七七）

，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今以武威為中心的甘肅地區）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註一一）

考察關於這一段故事，周書皇后傳曰：

「武帝（即高祖宇文邕）阿史那皇后，突厥末杆可汗侯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益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侯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五六五）二月，詔陳國公純（註一二），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侯斤牙帳所，迎后。侯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侯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侯斤大懼，以為天遣，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五六八）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驚。宣帝（宇文贇，五七八——五七九）即位，尊為皇太后。……隋開皇二年（五八二）殂，年三十二。而隋文帝（楊堅，五八一——六〇四）詔有司備禮冊，附葬於孝陵。」（註一三）

周書竇姬傳、毅附傳，則記曰：

「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憚，便欲有悔。朝廷……以殺地兼勦威，素有威重，乃命為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都城縣公邑一千戶，進位柱國。」（註一四）

周書王慶傳，記：

「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為使。」（註一五）

上列四條的記載，除了軍事和外交的意義外，所謂「侯斤貪其幣厚」、「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憚，便欲有悔」，和「財饋甚厚」，都是說明和親的附帶條件，物質的供應，是如何重要。它的量數可以決定一個婚姻的成否。這正是游牧君長對經濟上所需的供應，做了無保留的暴

露。同時從農業朝廷方面來看，這一項婚姻的締結，完全是在於軍事和外交的部署，至於財饋的數量，則是他們為達成政治目的，而樂於付出的代價。因其除周的皇室對於突厥公主優禮有加外，就是後來纂周的楊堅，也是為了政治上的目的，予以優容。此外，從周的朝廷對於出使突厥，而能扭轉突厥與周、齊的關係，迎得公主歸來的臣僚，特別加以賞賜的情況來看，也可以知道這一項和親，對當時的局勢，是有多麼重要的影響。可惜周書上沒有記載，他們送給突厥可汗的聘禮究竟是多少。若以「狄固貪婪」的因素來看，這次的成功，絕不是「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而會達成的。其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周廷所拿出的「財饋」，是比齊廷的更多。至於使團中的楊荐，則是在前朝西魏的時候，已經與蠕蠕作過同樣的干涉的人。那次曾帶著「黃金十斤，雜絲三百疋」，去柔然，「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而使「蠕蠕感悟」，那麼這次前去「責備」突厥可汗，恐怕也要用前此的手段無疑。

在周與齊的鬥爭中，突厥的態度時常會發生巨大的影響。在周滅齊之後，為了突厥不再支持齊人的「流亡政府」，還是賜給了一位宗女，以結姻好。周書突厥傳記曰：

「及齊滅，齊定州（今河北中西部地方）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今山西朔縣）奔之。他鉢（五七二—五八一）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讎。』宣政元年（五七八）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今河北北部地方）。……大象元年（五七九），他鉢復請和親，（靜）帝（宇文弼，五七九—五八一）冊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以嫁。并遣執紹義，送關。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今山西中部），大象二年（五八〇），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註一六）

在這一段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多半是悲劇的主角。諸如：

子：齊王的後嗣高紹義。據北齊書，范陽王紹義傳，說他最後是：「周之購之於他鉢，又使質若誼（註一七）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註一七）這一個「購」字，說明突厥人為了經濟上的滿足，而對於政治所作的讓步。

丑：趙王宇文招。據周書本傳，記載他最後是和他的兒子一同被有篡逆之意的楊堅所害（註一八）。

寅：千金公主。這是一個很想報復父仇，很有政治野心的，宇文氏的女兒，結果，她還是在隋朝建立後，一度被楊堅利用之後，陰謀

使之死。

若把北朝時中原朝廷對突厥的和親政策，統計於史實，則如左：（此統計以年代先後為序）

（一）西魏大統十七年（五五一）

當時突厥仍附屬於蠕蠕，而鐵勒將取代蠕蠕，土門率所部擊破鐵勒，恃其強盛，求婚於蠕蠕。蠕蠕主大怒，使人罵之曰：「爾是我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怒之，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轉而求婚西魏，大統十七年六月，西魏以長樂公主妻之，這是突厥第一次與中原朝廷的聯姻。

（二）周武帝天和三年（五六八）

此時周齊交爭，均欲結突厥為外援。先是魏恭帝也，木汗（即木杆可汗）許以女妻宇文泰，而婚未成。宇文泰卒。尋又以他女許武帝，會齊人亦遣使求婚，木汗將有異志。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木汗大懼，以為天遣，乃備禮送女至中原，是為阿史那皇后。這是中原朝廷第一次以北亞游牧民族之女為后，也是歷史上第一次主動向北亞游牧民族求婚。

（三）周靜帝大象二年（五八〇）

周朝末年，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國漸富強，傳至他鉢可汗益驕，請婚於周。周以趙王招之女為千金公主許嫁，且請突厥執送齊范陽王高紹義，於大象二年遣使逆千金公主。未幾，他鉢卒。

（四）周靜帝大定元年（五八一）

沙鉢略可汗繼位，妻其叔母周千金公主，二月隋代周而起。至隋文帝開皇四年（五八四），千金公主上書，自請改姓，乞為帝女，文帝許之，改封曰大義公主。

上述四項，是北朝中原朝廷與突厥和親的成果，西魏末下嫁長樂公主，周齊對突厥間的婚嫁，並不是片面的公主下嫁，而是互結姻好關係。因此站在治邊政策的立場而言，中原朝廷——北朝大致上仍是扮演著被動者的角色的。

三遣使賞賜：

此處所言的「遣使」是雙軌的，一方面是指中原朝廷友善的派遣使者入突厥納幣，贈賄或賞賜；另一方面是指突厥亦向中原朝廷表示友善，派遣使者入朝貢方物。

首先，先談中原朝廷北朝之遣使入突厥，其主要目的在求取長久的和平，故每次出使突厥，常帶有大量的贈物，以換取中原與突厥間的和平，

其出使情形，在隋之前的北朝時代，次數是相當不少的。

(一)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五四五)，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突厥。(註一九)

(二)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突厥強盛，雖與文帝通好，而外連齊氏、太祖又令庫狄峙銜命喻之。(註二十)

(三)周武帝保定四年(五六四)，齊人送皇姑及世母准許後，周遂與齊通和，突厥聞之，復至疑阻，於是又遣王慶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

(註二十一)

(四)周武帝保定四年(五六四)，又納幣於突厥。(註二十一)

(五)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二月癸酉，遣大將軍冒城公孫深使於突厥。

(註二十二)

其次，接下來討論突厥對中原朝廷的入貢。突厥首次遣使獻方物在西魏文帝大統十二年(五四六)後周齊對立，對突厥爭相結援，突厥亦兩面爭好，同時分別遣使朝貢。突厥汗國除求婚時派遣使節及入降歸附時遣使求和、請降之外，表示和善的遣使貢方物的史例約有五十次之多，也有同年入朝兩次的事例，其中發生於北朝時代的，約統計如下：

(一)對齊的遣使朝貢或獻方物及獻馬，情形如下：

a 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

b 西魏恭帝二年(五五五)，六月戊寅，突厥遣使朝貢。(註二十三)

c 周武帝保定五年(五六五)夏五月，突厥木汗可汗遣使請朝獻。(註二十四)

註二十四

d 天和元年(五六六)，突厥遣使朝貢。

e 天和二年(五六七)冬十月，突厥遣使朝貢。

f 建德元年(五七二)，突厥遣使來貢。(註二十五)

(二)對周遣使貢方物，情形如下：

a 周明帝初元二年(五五八)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獻方物。

b 武帝武成二年(五六〇)二月，重陽閣成會群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

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註二十六)

c 保定元年(五六一)正月，突厥遣使獻方物。

d 保定元年(五六一)二月，突厥遣使來貢。

e 保定元年(五六一)五月，突厥再遣使獻方物。

f 保定四年(五六四)五月丁卯，突厥遣使獻方物。

g 天和二年(五六七)五月壬申，突厥遣使獻馬。

h 天和四年(五六九)七月丁巳，突厥遣使來貢。(註二十七)

i 宣政元年(五七八)三月壬申，突厥又遣使獻方物。(註二十八)

分析上述的史實紀錄，突厥的朝貢，大致有二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是在中原未統一時，對中原的兩個相對峙政權均表示兩面玲瓏的友善之遣使。第二種情形是一面大舉入寇掠鈔，一面又遣使表示其求和的意願；這只是虛偽的手段，並非真有誠意。但不論此二種朝貢動機為何，都是對中原朝廷表現其求和的態度，故亦可列入北朝對突厥治邊政策之成果之一。

四 聯合作戰：

突厥出兵與中原朝廷軍隊聯合作戰的方式有兩種，其一為兩個地位平等時，聯合出兵攻擊其他農業民族或非農業民族；其二，是突厥歸附後，中原朝廷對突厥兵的征用以攻其他非農業民族。

(一)北朝與突厥聯軍攻擊他群的情況有二：

(1)第一次在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朝廷令史寧率輕騎之，大破吐谷渾，收獲頗豐，此次聯合

作戰是成功而協調的。

(2)第二次在周武帝保定三年(五六三)夏四月，齊之并、汾、京、東

雍、南汾五州遭蟲害與旱災，十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

數尺，繁霜晝下。因利用此機會聯合突厥木汗可汗伐齊，因將楊忠

率衆一萬，與二十萬突厥軍自恒州分三道，殺掠齊人。可謂有史以

來最大規模的聯合作戰，但是齊人的抗拒也是非常猛烈，因與突厥

均無法佔領晉陽，打擊北齊，反而大敗，此次戰役延長到次年正月

才結束。突厥還至陞嶺，凍涓乃鋪氈以度，胡馬塞瘦，膝已下皆無

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註二十九)。聯軍失敗

，突厥兵落得如此淒慘下場，周與突厥留下一頁痛苦的教訓，以後

未見突厥再與中原朝廷有如此平等的、大規模的聯軍。

這兩次聯軍作戰，突厥與中原朝廷在國際間地位是平等的，互不附

屬，為真正的聯盟。

(二)突厥內附後的聯軍作戰：

突厥衰弱時，則內附中原朝廷，為中原朝廷守邊保塞，甚至成為中

原朝廷的郡縣。在此種上下統屬的不平等關係中，中原朝廷出擊外

族，大多征用突厥兵以增強戰力。但因中原民族的北朝時期，正值

突厥汗國興起而至強大的階段，可謂其「強盛期」，故這種不平等

的聯軍方式一直到隋唐才有發生。

互市貿易：

互市是指游牧民族與中原漢族在邊境地區，設立市場，交換有無。做正常而互惠的貿易，應該是對於雙方都有利益，對於和平也大有補助的。這一向是游牧民族所熱衷而努力爭取的，但農業民族的生活則以自給自足為主，故中原朝廷往往認為開邊互市是給游牧民族很大的恩惠，又怕因互市而給游牧民族滋生息，培養出強大的敵人。甚至還有人主張以關市為一個陷阱，捕殺前來互市的對方首長，使雙方的關係更趨惡化。於是只有在突厥與北朝關係極為協調，且突厥對北朝不構成威脅時，方開邊互市。因此史書上所見的互市貿易資料極少，就北朝時代而言，列史實如下：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五四五），「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註三十）

此段說明在突厥興盛之初，即在邊境的市場中交易，證明此種市場交易行為在突厥附屬柔然之時，早已正常的進行著。

第三章 得失影響

從中原朝廷——北朝的角度來看，中原朝廷對突厥採取的治邊方式，是視雙方內政的治亂及國力的消長而定。突厥興起之勢，如洪流般不可扼止，中原兩個相對立的政權又想兼併對方，統一北方，於是爭相拉攏突厥壯大自己，以得全力對付他方，紛紛爭相向突厥求親、納幣。突厥在這種物質豐腴、環境穩定的情況日漸興盛，汗國內部組織嚴密，國富兵強，因此中原的北周北齊愈是不敢輕易得罪，如周書突厥傳所載的：

「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之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無物邪？』」（註三十一）

可證明中原朝廷之積弱，突厥之強盛造成此種不平衡的狀態。

結語

綜合本文，北朝時代為突厥興起而到強大的階段，而中原朝廷方面，却是繼東、西魏之後的北齊、北周對立，相互攻伐併吞，而漸歸統一；

大亂初止，一切尚未就緒的不穩定狀況。此期中原朝廷的紊亂，與突厥一統相較之下，突厥有凌駕中原朝廷之勢，所以曾分別接受北周、北齊的厚賂，但對周、齊的態度並不是單純的和平或征戰。

就北周一國而言，突厥對北周滅北齊以前與以後的態度又不一樣。種種不同的反應、態度、關係，顯示了突厥前期與中原朝廷——北朝複雜的關係，這些關係是由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諸原因，互相影響，交織而成的結果，於是才有北朝這些時代性的征討出擊、和親、遣使賞賜、聯合作戰、互市等治邊政策產生，而導致突厥汗國後期一幕幕的興衰史，並為繼北朝後起的隋唐朝廷成功的「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政策，鋪下了一條脈絡可尋的歷史之路。

註釋

- 註一：札奇斯欽著：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頁三。
- 註二：指西魏於文帝大統十一年（五四五）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出使突厥。
- 註三：資治通鑑卷一六九，天嘉五年。
- 註四：隋書（百納本）卷八四，突厥傳，頁一上。
- 註五：北齊書卷四一，元景安傳，頁九上。
- 註六：隋書卷二五，行志，頁二十上。
- 註七：北齊書卷七，頁一二下。
- 註八：周書一、二、紀、二，文帝紀上、下。
- 註九：周書五十，傳四二，突厥傳，三上下。
- 註十：隋書八四，傳四九，突厥傳，二下。
- 註一一：周書五十，列傳四二，異域下，突厥傳，六下。
- 註一二：陳國公純，見周書十三，傳五。
- 註一三：周書九，傳一，皇后傳，三下—四下。
- 註一四：周書三十，傳二二，竇熾傳，七上下。
- 註一五：周書三三，傳二五，王褒傳，九上。

註一六：周書五十，突厥傳，七下—八上。
註一七：賀若誼，隋書三九，傳四，有傳。

北齊書十二，傳四，文宣四王傳，四上下。

註一八：周書八十，傳五，趙王招傳，三一四。

註一九：周書卷五十，突厥傳，頁三上。

註二十：同前註，卷三三庫狄峙傳，頁二上。

註二十一：同前註，卷三三王慶傳，頁七下；卷三三。

楊荐傳，頁二下。

註二十二：同前註，卷五，頁十四下。

註二十三：北齊書卷四，頁二十下及二十二上。

註二十四：同前註，卷一七解律羨傳，頁十二上。

註二十五：同前註，卷八，頁三上，四下，十下。

註二十六：周書，卷四，頁八上。

註二十七：同前註，卷五，頁三上，八上，十二上，十五下。

註二十八：同前註，卷六，頁十九下。

註二十九：資治通鑑卷一六九，天嘉五年。頁一千一百十八。

註三十：周書卷五十，突厥傳，頁三上。

註三十一：周書卷五十，突厥傳，頁七下。

參考書目

(一)史料部分：

一、北周書：令狐德棻等撰

二、北齊書：李百藥等撰

三、隋書：長孫無忌等撰

四、北史：李延壽撰

五、通典：唐、杜佑撰

六、資治通鑑：司馬光撰

七、太平實字記：樂史撰

八、冊府元龜：王欽若等撰

九、舊唐書：劉昫等撰

十、新唐書：歐陽修、宋祁等撰

十一、唐會要：王溥撰

(二)論著部分：

一、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正中書局

，札奇斯欽著

二、突厥集史，岑仲勉著（一九五八——北平）

三、突厥名稱及其先世考，林師恩顯著，政大學報二十九期

四、邊疆歷史，李符桐著，蒙藏委員會邊疆叢書第一集

五、古代北西中國，志成出版社，姚大中著

六、丁零、突厥、回紇，胡秋原著，世界文化出版社

七、韃靼千年史，黃靜淵譯，台灣商務印書館人文庫

八、突厥的文化和它對鄰國的關係，傅樂成著，邊疆文化論集(二)

九、中國通史，傅樂成著，大中國圖書公司

十、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蕭啓慶著，中國通史集論

十一、中國歷代戰爭史，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編印

十二、中國邊疆民族史，劉師義棠，台灣中華書局

十三、突厥的起源及其興起，劉師義棠，政大邊政學報第四期

十四、突厥可汗世系考，劉師義棠，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七期

十五、陳寅恪先生論文集，陳寅恪著，三人行出版社

螃蟹·章魚·海鰻

匪俄與外蒙的三角關係

俞劍鴻

一位駐北平義大利記者曾拿古羅馬作家古勞狄優斯·艾璉在「自然動物奇觀」一書中所舉的例子來形容中共、美國與蘇俄的三角關係。在書中，艾璉提到章魚、螃蟹和海鰻和平共存的微妙關係並且形容說：「章魚，它有強力的吸盤，是硬殼螃蟹的勁敵；而螃蟹的巨螯則是海鰻的剋星，可是海鰻的利齒却又使章魚却步。結果是，牠們之間互存戒心，碰在一起時往往能和平共存。」或許，該比喻也可用來形容現階段外蒙古、中共與蘇俄之間的關係。

外蒙古為我國固有領土，首府為庫倫（僞蒙已改稱為烏蘭巴托）。武昌起義後，帝俄趁我中央政府無力經略邊疆之際，煽動外蒙尋求獨立。一九一五年，中俄蒙協約訂立，劃蒙古為內、外兩自治區。四年後，外蒙自動取消其自治權，投回中國的懷抱。但是，於一九二一年，帝俄派兵侵入外蒙古，攻陷庫倫，並積極推動外蒙獨立運動，使得外蒙在一九二四年成立了所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根據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之規定，日本戰敗後，外蒙古將舉行公民投票，以證實彼等一再表示其「獨立」的願望。於是，在該年的十月二十日，在蘇俄特務嚴密的監視下，外蒙古當局以記名方式舉行了投票。四天後蒙古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席蓋倫紫勃，就選舉整理結果發表報告：「全「共和國」內合格公民計四九四〇七四人，而投票贊成爲四八三二九一人，佔全數百分之九十七，其餘爲棄權，而參加投票者全部贊成獨立。」爲了尊重外蒙古人民的意願，我國政府在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曾發布承認外蒙爲一獨立國家。（不過，由於中蘇斷交另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有關文件被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宣告廢止，法理上，外蒙古還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雖然我國在一九六一年被迫以棄權方式允許外蒙加入聯合國。）

政策上，外蒙是親俄的；由於走的太近，有人把其稱爲「第十六個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外蒙「元首」，澤登巴爾，由於健康「不佳」，被解除了蒙古共產黨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是新上任的元首兼中央總書記巴特蒙赫還是維持了親蘇遠中共的政策

，並且繼續①扮演一個爲克里姆林宮最忠實盟國之一的角色；②附合蘇俄在聯合國所提出的各種方案（例如高棉問題）；和③支持蘇俄所領導的「華沙公約組織」來對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不過，據一位甫自庫倫調到我國服務的日本「退休」外交官指出，多年來，由於受到莫斯科與北平的欺壓剝削，骨子裡，外蒙是既反俄也反中共，希望能早日成爲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無可否認，此項觀察有其可信度，因爲北平與莫斯科自一九八二年恢復關係正常化談判以來，由於雙方均盼改善關係，並以實際行動來促進彼此了解及增進友誼（諸如，安排各種層次的代表團互相訪問，增加雙方的貿易額，和開放邊界貿易點等），外蒙即坐立不安，深怕被「出賣」。另外，外蒙反對蘇俄的原因是因為蘇俄幾十年來控制了其一切，不論外交、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甚至於國際郵件、電話和電纜都須先經過蘇俄。又，雖然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加入了「經濟互助委員會」，外蒙幾乎要完全依靠東歐國家的援助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外蒙也對中共非常不滿：庫倫認爲其早在一九二四年就獨立了，但是至今中共還是假借民族主義爲藉口，多次提出外蒙歸屬問題。爲了嚇阻中共採取軍事行動，庫倫①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就與北平簽訂了一項「中蒙邊界條約」；②在一九七八年向北平發出一份照會，指出蘇軍將繼續留在外蒙古，直到中共「永遠放棄吞併蒙古的政策」爲止，和③在一九八三年驅逐出境大批在外蒙居住的中國人（包括中共幹部），以粉粹中共裏應外合之陰謀。另外，爲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與加速其經濟開發，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外蒙與蘇俄不但簽署了一項爲期十年的「蘇俄外蒙友好互助條約」也簽定了一項「經濟和文化合作協議」，期滿後，雙方按照規定又延長了這兩項協定十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一月，雙方重新簽定了一項「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第十條文規定，倘若雙方不在一九八五年一月提出異議，要求廢止，則該項條約將自一九八六年一月起再延長十年。行動上，按照一九六六年條約的第四條和第五條規定，外蒙允許蘇俄在其境內駐兵（大約二萬五千名部隊），建立空軍基地（大約十六處），和部署核子飛彈（

西藏戲劇——仙女蘇吉尼瑪傳

〈三〉

程碧惠
鄭夙芬 譯

百姓中有些聰明又有智慧的人，對蘇吉尼瑪說：

「噯嘛呢叭咪吽！嗚呼！迷人的絕代王妃陛下啊！從臣僕群中孤零零的出來，美麗的裝飾品被解下，柔軟的綢緞被脫掉，心愛的朋友和貼心的親眷也捨棄了您，被這些高大、可怕的閻羅劊子手們捉著，口宣妙音的玉頸被綁著黑魔繩，柔細的四肢上銬著手鍊腳鐐，到底是犯了什麼罪？才會受到如此的折磨？難道大法王也會被魔鬼所誘騙？未哭淚水已沾身，哭了血雨奪眶出，雖然有知覺，神智已不清，雖然想挺身，但腳步却不聽使喚，您遭受這樣的不幸，是犯了什麼罪呢？我們百姓願意獻上財富為你來申冤，請您就將冤情直直說吧！」

蘇吉尼瑪回答說：

「噯嘛呢叭咪吽！在場的百姓們，請聽我說！我並沒有做什麼罪孽呀！你們要我說什麼呢？你們看見我受這樣的痛苦，只能說是因為不行有價值的佛法，而去求沒有實義的世間法，這個緣故吧！無常壽命是身不由己的，所以積累財富又有什麼意義呢？臨死親密的朋友，有誰能隨行呢？新結交的朋友中又有幾個能信任呢？當面奉承的朋友，又有那一個可以託心呢？事實的情形就是這樣的了！你們要努力行善以免墮入輪迴苦海呀！」

這時，國王達瓦僧格也聽到了百姓們所發出的怒嘆和傷心的吵雜聲，忍不住的走到宮廷外面來，百姓們都異口同聲的對國王說：

「噯嘛呢叭咪吽！陛下啊！請聽我們說幾句話：在自苦自嚙的輪迴道中，祇聽說有自肉自啃的餓鬼道，和自命自斷的飛蛾。至於像您這樣親口下令把心愛的人，交給劊子手，等於把自己的肉送給了別人一樣，真是難得一見，請不要作賤自己啊！天子！」

奸臣們聽了之後，很生氣，就來到國王的跟前說：

「偉大的國王啊！俗話說國王對王妃的行爲要負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以前國王說要對這女人的行爲給予懲罰，後來却不算數，那麼對於罪犯，官吏如何能加以治罪；有罪的人，喇嘛也無法引領他們！國王您如果已經說過要治罪，後來又將罪犯赦免，讓他們逍遙法外，那麼您的獄政就有了危險。因此您還是回宮中休息吧！」

說完就把國王拉了進去。

之後，蘇吉尼瑪想：如果現在我無法被釋放，這裡的人們必會惡語中傷國王，他們恐怕會因此而獲罪。於是就對百姓們說：

「噯嘛呢叭咪吽！以前這裡是外道賤民區，現在却是佛教的花園！到處可見釀蜜的蜜蜂奏雅音，然而在法音遍揚之際，蓮花林裏反被魔山的冰霜、黑風給摧毀了，蜜蜂們也妻離子散。現在國王被奸臣所蒙蔽，命食日天狗似的劊子手捉拿蘇吉尼瑪，我就將命喪無邊之域，雖然我沒有犯什麼罪，但也請你們不要用惡言辱罵國王！」

百姓們聽了之後，痛苦萬分，淚如雨下的說：

「噯嘛呢叭咪吽！我們孤苦無依的依怙主啊！你就像是照顧失怙孤兒的母親，布施貧苦人們食物、財富、安樂的女施主，帶給大家幸福的如意寶的女主人，您要捨棄我們到哪裡去呢？消滅無明黑暗的明燈啊！要到那裡去？解救一切不幸的你，如果不在，那我們就如同被父母拋棄的孤兒，要將希望託付給誰呢？」

說完大家都抱頭痛哭！蘇吉尼瑪看著他們也淚流滿面，心中遂有無量的慈悲憐憫，就對他們說：

「噯嘛呢叭咪吽！別無依皈處，三寶才是依皈！別無交心處，三寶才是依！無論何時都真實無妄的三寶，請你們就用三寶來想我吧！三寶是衆生的真實救祐主。為我痛苦的百姓們，請用你們眼淚的淚水來浴佛吧！用手揮去臉龐的淚水，把煩惱置諸腦後，用手捶拍著胸鼓，彈彈喉嚨放聲高歌，以輕鬆自得的舞姿，在愁城裡踏著痛苦的舞步，願一智者佛陀慈悲來觀照這些無依無靠的衆生們，除此已無寄託希望處，請務必以慈悲來救護啊！」

蘇吉尼瑪一說完，三個劊子手立刻就像趕牛車般的，一下子就把她帶往血海屍林去！這時，百姓們說，如果蘇吉尼瑪不在這兒，我們就跟隨她去死，有何不可呢！全體就跟隨在蘇吉尼瑪後面，有些貪生的人，就留了下來。有些羸弱的，也留下來，有些又飢又渴的也留下，不過絕大部份的人都跟著走了一天，到了晚上，三個劊子手走累了，遂慢了下來，露宿野外。百姓們將蘇吉尼瑪包圍著，並且說：

「噯嘛呢叭咪吽！身如陽光繞射的雪山；口像不變音調的皮鼓，意如遍照諸法的太陽，您就如滋養一切安樂庄稼的雨露，是滿足一切希望的如意寶，崇高的王妃陛下，請聽我們說，像您這樣美麗的玉體，看來漂亮，觸來柔軟，令人百看不厭的身軀，都將被這些劊子手剝成一塊塊的餵野獸，而像我們這樣又黑又醜、下等卑賤的人身，又有什麼不能捨棄的呢？我們和你一起死吧！還是，我們把衣服、裝飾、食物等東西賄賂劊子手，然後一起逃到別的國家，好不好啊！」

蘇吉尼瑪說：

「請不要這樣做啊！我是身不由己地必須捨命，而你們的暇滿人身是難能可貴，既然已經擁有，如果隨便就拋棄掉，那麼，在未來的五百世輪迴當中，將會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請你們不要再有那樣的想法。再者，向創子手們行賄，然後逃到外域，是不應該的；其一，創子手們不會接受，因為比起你們的裝飾品和衣服，他們還是比較喜歡三分之一的國土。其二，如果違背法律把我放走，會破壞國王的威權，三個創子手可能會因此而被判刑，造這樣的惡業，實在沒什麼意義，因此你們還是回去吧！服侍國王，應對親戚，撫養妻兒，過著長淨的生活方式，力行斷除不善，遵守國法的戒律。我雖死不足為惜，但如果你們於心不忍，那麼就請為我，上供三寶，中事僧伽，下施貧乞，成就廣大的善根，珍惜法戒，努力加行，這樣我的心願也算圓滿達成。」

百姓們聽了之後，都號啕大哭，有的昏厥，有的捶胸倒地，過了一會，他們又說：

「神聖珍貴的王妃啊！如果你真的決定不再引導我們，要我們回去的話，就請對我們說一些能饒益身心，脫離輪迴的佛法吧！我們一定照著去實踐！」

蘇吉尼瑪遂言：

「噫嘛呢叭吽！首先，就從反面來說：世間繁華無實義？閻羅死神來臨時，親戚朋友在那裡？身體、受用又如何？隨從權威何處尋？家庭妻兒何安樂？家宅田產無利益？知心好友音訊滅？萬般皆如泡沫影。親戚朋友無須有，身體受用無須有，家庭妻兒無須有，家宅田產無須有，一無所需壽短如夢。而那些無心追求佛法的人們，運造惡業的時間都不夠了，那有空閒來學佛！再者，百姓們大家聽啊！紅寶石般的美女一出現，女人們稱讚，男人們拜倒，城市上下像跑馬一般，都想用藍寶石來裝飾她，所有看見她的女人都想跟她交朋友，所有看見她的男人都想當她的丈夫，我的遭遇就是這樣。聽啊！所有的男人們，儘如對你們說些功德，不是建造家業的事情。例如，你們看國王達瓦僧格，一個女人無法滿足他，還找了五百個妃子。最後弄得大家都痛苦！從這兒來想，如果從小就出家，照著佛法來做又有何不可呢？聽啊！在場的百姓們，世間無常壽命是短暫的！往昔得到金剛身的薄伽梵和得道的男女諸修行者，都是先遭遇苦難之後，才得到涅槃的，我

們親友，無論怨親，最後一個個也要到閻王面前去，尤其是我蘇吉尼瑪，雖然現在還在你們面前，明天就要被三個毫無悲心的創子手帶到墳場，四肢就分割，血肉一團團地餵鳥獸，骨頭一塊塊拆開來，最後連一根頭髮也不剩，屆時，『國王的王妃蘇吉尼瑪』，除了留下虛名外，什麼也不存，所以我所說的你們要銘記在心，沒有佛法，其他的東西又有什麼用？把這些想一想好好體會我的用心。明天雖不是你們的死日，但明年此時誰還活著又怎能預料呢？雖然你們睡的是下等床，吃的是下等食物，說的是下等話，喝的是下等飲料，一旦前後息不繼，目光混濁，意識模糊，今生形態沉淪，來世形態漸現，中陰被業力引導，神識孤獨地漫遊，恐懼瀰漫全身，痛苦難挨，想想這些你們能忍受嗎？再者，『我執』的肉體留下了，業報已成熟，神識在中陰裏要到哪裡去呢？如果不能夠往一個空性悟去（悟道），被業力薰習影響，帶到六道輪迴中，降生為三惡趣；假如生在地獄，會有燒煮、刮肉、剥皮之苦，無法忍受；想想你能忍嗎？敢抗嗎？堪當嗎？又如在餓鬼趣，會有飢餓、乾渴、貧困之苦，你能忍嗎？敢抗嗎？堪當嗎？生在畜生道，會有愚痴、勞役，以及人們因為需要肉品而宰殺之苦，這些你們能忍嗎？敢抗嗎？堪當嗎？所以啊！在何輪迴中，除了痛苦，哪有快樂和安寧？都已不得希望從輪迴中出離。聽啊！你們一旦進入法門之後要儘量修法，並且力行實踐，不要再有非法思想。現在你們是否感到慚愧？我已經把地獄、餓鬼趣和畜牲道的情形仔細的說了，如果你們不相信，就有被魔鬼、非人、食肉魔等抓走的危險，這還算是小事。現在我把一切有為法皆是無常的道理，再仔細說給你們聽：如果你們對於五蘊湊和的臭皮囊仍有著強烈的執著，那麼就要防範突然間被惡緣帶走的可能性，雖然我什麼時候會死不一定，但我還是要說，不要怕死這一回事，雖然餓死是很恐怖的。但却是無可防備的，現在你們聽著：未修安樂而欲得善根，未積福慧資糧而欲成佛，虛偽狡詐自己欺騙自己的腐壞心眼的人們，不要常造惡業啊！試想日以繼夜的造業，還能從容走上第一等死亡嗎？能不畏懼第二等死嗎？能不後悔最下等死亡嗎？在面臨死亡的時候，哪個人不希望自己能成佛呢？臨死不懼的人，是因為他的善行足以克服恐懼；臨死無悔的人，是因為他對於自己所受的戒律和誓詞，都不會墮落或被罪業污染所致。所以你們對於我所說的這些話，都要用智慧來衡量，也希望你們無論如何都要加以實踐，到那個時候，就會知道一切有情都恩同

父母，再由此來努力修仁慈和悲憫，爲一切衆生，發最高菩提心，然後用戒定慧三學來護持，靠六婆羅密多來成熟自己的心續，同時，爲了成熟別人的心續，要順著他們的心意，用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來調伏。希望你們從聞思修三方面各別加以實踐。而不要再管我的生或死，我話就說到這裏。」

聽了這些話後，所有的百姓在心續上，都能領略佛法的意義，而以虔誠又悲憤的心情說：

「噯嘛呢叭咪吽！我們一定會將妳的大恩典謹記在心，至尊智慧寶庫的您啊！我們會按照妳的指示去修行。衆生救護主的您啊！請對我們加持吧！衆生的救護主您，即使您死了，也請求您用悲心來觀照我們！」

聚集在當地的男女老少們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您瞭解如此深廣的佛法，卻沒有時間來弘揚，那可怕的劊子手們還要將美麗、悅意、像天女一般的您！剝成一塊塊，多淒慘啊！」

說完之後都哭了！蘇吉尼瑪說：

「你們不需說我很淒慘，因為我雖然快要死了，但我心中毫無悔恨！」於是她唱出了無悔安樂歌

「噯嘛呢叭咪吽！頂禮真實之三寶！無悔安樂梵志女，上師跟前聞思修，曾向王族說佛法，母儀天下用慈悲，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痛苦降臨世間時，須想承擔他人苦，歡喜實踐到究竟，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莫再貪圖想利己，常思爲人利他事，即是成就菩提道，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即使一切災害敵，慈悲歡喜笑相迎，忍耐鎔甲身不離，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即使恩護諸衆人，瞋恚忿怒罵我來，不怒不怨笑相迎。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執實錯謬障真理，錯中不能尋真理，我從錯中得真理！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唉呀這話如何說，欲想瞭解一切法，必先消滅執著念，不解衆法留虛名！無所執著命雖斷！勝義法身縱不立，俗諦幻身滅無惱，現在雖死亦無悔，願人皆行無悔事。」

百姓們聽了之後，對王妃更加信解恭敬，悉從輪迴苦海中回心轉意，而發最高菩提心，於是對王妃說：

「先前您告訴我們的深奧佛法，饒益了我們的身心；所謂的佛大概就是像您這樣吧？現在請求您在今後所有世代中，讓我們跟隨著您吧！也

祈求願我們在以後的所有世代裡，都能降生在您的跟前！」

蘇吉尼瑪說：

「希求一切善樂的根源，就是依靠這種誓願，我就來發個誓願。噯嘛呢叭咪吽！周遍十方國土諸佛菩薩，獨覺聲聞等，上師、本尊、空行和護法守護下，成就願望的勇父、勇母和仙人，爲我成就願望來作證，謹於三寶腳蓮下，三門虔誠來頂禮，獻供奉行悔諸罪業，隨喜衆善根，廣轉大法輪，祈住不涅槃。希望靠著身口意三門，三世累積的善根，對於恐怖、猙獰、殺人的三個劊子手，就算他們將我的四肢和指頭用黑魔繩綁著，還要用刀子把我的身體分割成一塊塊的，我也要在未來的時候，張開二諦（勝義諦和世俗諦）的大口，豎起方便智慧的獠牙，帶著聞思修的寶劍，來審判他們三人的我執；對於他們束縛我的惡行，我只會從他們的根門和意識，用正念和正知的枷鎖將他們捆綁；至於剝奪衣飾、前牽後引的罪行，我在未來，會讓他們穿上謹慎正知的衣服，然後用仁慈悲憫的繩套在他們的脖子上，帶領他們進入無楞世；最後關於他們分肢解體的孽障，我在未來，則會將他們的貪瞋癡三毒分別支解，消除他們罪惡和墮落的罪障；再者，對於那些挑撥離間月獅子國王和我的壞大臣和男男女女們，在未來，我也會讓他們從輪迴和惡趣中出離，使輪迴和惡趣常空；對於把我從宮中提出，交付給殺人劊子手帶到墳場的人，在未來，我也會把他們由宮中提出，交給導師善知識，把他們帶到方便的園地，引領他們進入解脫之境，總之，對於因爲我而進入嫉妬、忿怒、瞋恚和我慢四門中，嚐受惡業果報的衆生們，除了發最高菩提心外，還要從三門來做利樂衆生的事，希望我能完成這個誓願，誘導一切衆生，亦願三寶能誘導我，請賜予加持！我要依靠增上意樂的威力，從身口意三門累積罪業而嚐受惡趣痛苦的人們中解脫出來。對於那些於心不忍而跟隨我的男男女女們，在未來，我要把佛法傳承給你們，讓你們在大樂境中演奏空樂，因實踐了悟而舞蹈。最後，要用我告訴你們的布施、愛語、利行和同事四種攝持的方法，來約集你們的眷屬，收集一切行住的清淨戒律、安放在四業息、增、懷、優和三學（戒、定、慧）的三種次第上。以三寶和我增上意樂的威力，實現我的願望。」

接著遂對百姓們說：

「現在該是我要走的時候了，請你們不要阻攔我，回到你們自己的地方去，從身口意三門做一切合乎教法的事，如果你們還要跟在我後面，

在離此一個俱盧舍之地，有虎、豹、熊、羆、狼等食肉的可怕動物；再過一個俱盧舍，有烏鴉、梟、黑鷲等挖人眼睛會攻擊行人的可怕鳥類；再過一個俱盧舍，有毒蛇的氣息像霧般籠罩，有會將人身體撕裂成二半的恐怖動物；之後再過一個俱盧舍，有著非常恐怖的羅刹們，會把人的身體拋向天空後帶走；再過一個俱盧舍後，就到了血海屍林，那是一切衆生集合的地方，是魔鬼、羅刹、兇神和魔女混雜的殿堂，是空行勇士統治的地方，是一個會使鳥類、肉食動物、草食動物和一切衆生都送命的地方。因此你們還是回去吧！這三個劊子手，因為是墳場主人們的送食者，他們才不會被傷害。」

蘇吉尼瑪說完的同時，三個劊子手就把她像老鷹抓小雞般地帶往血海屍林去了。

× × × × × × ×

後來其中年輕的劊子手回心轉意了，二人商量說：

「像這樣美麗又可愛的王妃，我們是無法下手殺她的，不如把報酬都給老劊子手，讓他下手殺比較好。」

商議之後，二人就一致對老劊子手說：

「殺也讓你殺，報酬也讓你拿。」

老劊子手說：

「哦，好啊！就這麼辦，報酬就由我拿囉！」

於是拿起寶劍，往蘇吉尼瑪的脖子和四肢砍下，但由於王妃漂亮的光輝照耀，他也無法下手，就回去對二個年輕劊子手說：

「酬勞讓你們拿吧！殺也讓你們殺，我實在是辦不到。」

年輕的劊子手說：

「也罷！不殺也不行了！」

說完之後，他們二個就準備去動手，但也由於蘇吉尼瑪的漂亮光輝，使他們無法下手。三人於是商議說：

「現在我們三個都無法下手，但如果不殺了她就回去，不僅沒有報酬，恐怕還會被判刑，因此不如今晚就把她留在墳場中，我們不必殺她，野獸自然會吃掉她。」

他們三人就把蘇吉尼瑪帶到墳場中，把她的手銬、腳鍊解開，蔽體的衣服都脫掉，讓她仰臥在「衆生血海金剛石」上，還把她的四肢綁在四根竹柱

上，然後三人就住有二個俱盧舍外的快樂林園去了。這時蘇吉尼瑪進入了等味行（定的一種），她如是說：

「唵嘛呢叭咪吽！大恩無欺的三寶，無時存在於心，我的生命如風力，師父、本尊、空行、勝樂和護法們！雖然我很想請求你們護持這四大集合而成的虛幻身，但今晚我絕不求援，就在今晚，我要參與業晚的宴會，今晚神識和骨肉就要分離，用我的身體舉行血肉之祭，上至有頂，下至十八層地獄，全往這兒集中來吧！不論是八萬魔軍或天龍、夜叉、部多、瓶腹還是腹行鬼，都請來幫忙吃肉！肉食饕餮們，也請來幫忙攪血，請來輪流喝血，請來幫忙剝肉，用我的皮來做衣服。愛惜自己的「馬拉亞」（鬼島名），隨心所欲的魔鬼已來到，斷除我執「吽吽」展威力，自在王者威勢已「佩佩」（赫赫），無貪無戀「娑婆訶」（吉祥）。像這樣的血肉之祭，希望也能使諸佛菩薩齊悅意，消除六道衆生飢渴貧窮和業債怨憎，讓一切六道衆生滿足無漏安樂。」

如此說了以後，所有聚集在此的肉食野獸，就好像是有信仰的弟子得到師父善知識般，有的頂禮，有的圍繞，有的呈獻供養，有的獻上懺悔，有的贊揚、祈禱，用種種的行為，恭敬在環繞在蘇吉尼瑪面前。

天亮之後，三個劊子手回來看情形如何，却看見食肉羅刹、虎、豹、熊、羆和狼等等的野獸，不僅沒有傷害蘇吉尼瑪，而且還非常恭敬地圍在蘇吉尼瑪面前。這些羅刹和野獸們，以前一看見他們就會顯現快樂的樣子，這時却像看見敵人一樣，發出恐怖的叫聲，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吡牙咧嘴，露出可怕的獠牙，尾巴像棍子般地敲著地。

劊子手們說：

「我們三人不能下手，連羅刹和野獸也不吃她，還用虔誠的態度來服侍她，如果我們不殺她就回去，不僅得不到獎賞，可能還會因此而伏罪，所以我們還是逃到別國去，讓蘇吉尼瑪回自己的地方去，就這麼辦吧！」

於是，就解開了綁在蘇吉尼瑪四肢的繩子，對她說：

「妳返回妳原來的地方去吧！我們不敢殺妳，現在要逃到別的國家去了，請妳也給我們一個能跟隨妳的加持吧！」

蘇吉尼瑪說：

「唵嘛呢叭咪吽！以我三時累積的善業，讓你們三人在一切的世世代代中，能斷除煩惱五毒（貪、瞋、痴、慢、疑）的根源，而從身口意上

行善，讓我們四人由於我的善根，在「中陰」中熟練四諦（苦、集、滅、道）的要點，完成果報四身（自性身、法身、報身、化身），以四攝增長利他，並對不脫離五趣的衆生，指示他們征服煩惱五毒的方法，將他們安置在大乘五道（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中，從現在開始，在一切世代中，我時刻也不會和你們分離，你們要拋棄被煩惱和悲願所熏習的心，彼此和樂共處。雖然因煩惱而被關在輪迴域，因業力在六道輪迴中漂泊，但也不要聽仇恨憤怒的聲音，彼此要像母子般和諧共處。從今以後，我們要對一切衆生都心懷慈悲，永不分離地享受佛法的吉祥，願大家同心一致！」

如此說之後，三個創子手遂由輪迴中脫離，進入了解脫的道路。三人也向蘇吉尼瑪獻上她的裝飾品和衣服，接受了斷除十惡的戒律，發誓從今以後不再做惡業。然後就各往不同的地方逃走了。

唵嘛呢叭謎吽！王妃蘇吉尼瑪也懷著可以再見到父親大修行者的心情，高興地往自己出生地起程了。

以上是在和諧一致中因挑撥而分離的第二品。

第三品 眞象白再入宮

唵嘛呢叭謎吽！當蘇吉尼瑪回到以前她父親所住的寂靜森林時，發現果樹都像僵屍般枯乾了，樹上的葉子也都凋萎，伽陵頻伽鳥等平常唱出悅音的鳥兒也不住在這裡而到別的地方去了。具有八功德的池塘和湖泊也乾涸了，蓮花、青蓮花等花兒，舊的不開新的不長，狂風吹走了大地上的資糧，不知到那裡了，她只好在茅草屋中，做一個枕頭躺下，心想：

「父親大修行者是被別的國王，或是施主、官員，還是王族給邀請去接受供養了嗎？或者是去比這裡更寂靜的荒山雪嶺修行了嗎？」

想到這裏，就起身到另一個茅屋去，却看見師父的手鈴和皮鼓都還放在那裡，衣服和法衣、祖衣，半落在地上，已經腐爛並且發霉了，所有的經卷散落一地，蘇吉尼瑪心想：

「如此看來，師父他一定不是被別的國王、施主或官長邀請去，也不是到荒山雪嶺去修行，而是涅槃了。」

但又想：

「父親如果涅槃了，那麼總會有一塊塊的遺體或骨骸！」於是四處尋找，但是却找不到，她回到茅屋之後，傷心的淚流滿面，痛苦

地祈禱：

「唵嘛呢叭謎吽！妙具三身的師父啊！爲父無以倫比的法身！難道就因爲喜歡不變的金剛身，就拋下女兒我了嗎？不管你是住在空行兜率天，或是哪裡，請你都要以悲心來守護我，請對女兒的請求加持吧！請你顯現化身的影像吧！」

這時，有一道虹光把茅棚照得通紅，穿門而出，沒入一隻母鹿的頭上，母鹿立起做了三次引導的動作，甩甩頭上的露水，繞行茅屋三圈之後，跑向了東方，蘇吉尼瑪就跟隨在那隻鹿的後面，到了約五百弓量的地方，看見一個像帳幕般的光圈，有一些非人圍繞著祭祀；蘇吉尼瑪也立刻獻上七種禮敬和祭祀，然後進入光圈中，只見裏頭有一尊觀音像，乾淨明亮又整潔，還有一升的舍利子，蘇吉尼瑪拿起之後，光圈又沒入了母鹿的頭上，母鹿又立起圍繞蘇吉尼瑪轉了三圈，又向茅舍裡跑去了。

蘇吉尼瑪回到茅舍後，就把師父散亂成碎片的衣服收集起來，縫進自己的衣服，也把自己僅能半懂的經卷收拾好，以及師父修行時用的木珠、水晶和骷髏所做的念珠，雖然都散失了，也把零散的珠子都收拾起來，串成一條一百零一顆各式各樣的念珠，做爲供養的依止，她心想：

「現在如果還要到別的地方去找一個好的師父是很困難的，而且假使遇見卑賤的人，會染上壞的習氣，會產生宗教魔障的危險，不如住在這裡，向師父祈求，修最上大手印悉地密法，也能利樂衆生，這樣有何不可呢？」

於是就專心一致地在那裡修行。由於她的功德，那些樹木、花朵和唱出和雅音的迦陵頻伽鳥等鳥兒們，也都恢復了以往的樣子。十二年中，蘇吉尼瑪向師父祈禱並努力的修大手印近行，但由於她曾違背師父的教誡，所應遭受的業報成熟了，所以在這十二年中，無論她如何苦行，修惑却一直增加，也沒有任何好的夢兆，後來有一天晚上她夢見一個帶著水晶項鍊的小孩，她心想，這一定是我本尊的化身，不久她又睡著，夢中她對大悲觀音怨嘆地祈禱：

「唵嘛呢叭謎吽！唯一導師的無量光佛！受佛陀灌頂的慈氏！大悲聖觀音菩薩！最聖者的您啊！如有大悲眼，請聆聽我痛苦的哀嘆！世世代代遭受許多的痛苦被煩惱之繩所緊縛，不由自主的墜入無明愚痴的深淵，請您用大悲的鐵鉤把我救出吧！我從無始輪迴以來，就在無邊的輪迴中漫遊，因此煩惱如河流般增加，煩惱增加時，就遭受許多痛苦的折磨，痛苦幸福如輾轉般輪流而來，但都不真實的，在我面臨生老

病死之時，最聖的三寶您啊！難道不護持我嗎？我發誓承擔成佛的大事業，想要解救一切衆生，但無緣的我，現在仍在輪迴中流浪，慈尊您難道會棄置不管嗎？大悲觀音的鐵鉤具鉤住有業緣的衆生們，而我却掉入顛倒反轉的深淵，無依無怙孤零零，大悲觀音您一定不會偏心吧！假如您對一切所知能現觀，在此我已掉入能執所執錯誤判斷的監牢中，您難道看不見我在這裡孤獨漫遊嗎？希望妙智的您能夠了解我的痛苦，我現在迷失在極大的恩業中，除了您，我沒有其他的救護，我願斷除其他救護完全依托於您，希望最高救護的您以悲心來引導，我長久以來的努力，恭敬的祈禱，我已經不皈依其他的依怙，縱使散亂怠惰者一下子念著教主您而祈禱，仍不能很快從輪迴苦海中獲得解脫的話，您大悲的名號是做什麼的呢？哎啊！深具悲心的慈尊！最聖大悲觀自在啊！像無緣的我這般的所知所持，大悲觀音的慈悲又有什麼用呢？我呢，由於以往的大部份薰習，在罪惡根源的輪迴大海中沈淪，被無明黑暗的高山所壓制，被像水怪的三毒所吞食，所有的罪惡都是自身所做的，然而如果不能進入隨持隨念的慈尊您的大事業中，無緣的我，努力又有什麼用呢？從今以後，一直到菩提藏之際，請我跟隨您，爲了等同虛空的一切有情，請您宣說最勝菩提心吧！爲了一切不變有情的利益，以及成爲一切基礎的佛陀教法，我願隨時隨地廣弘佛法，像菩薩般的從事傳法，對於一切顯密經論，如同瞭解一切佛陀和菩薩的密意，並去開示他人，請求救怙您讓我進入您的事業中。在輪迴的苦海中，我願盡此餘生像您一樣，負起自己誓詞的責任，讓自己成爲衆生的救護。」

蘇吉尼瑪這樣怨嘆祈禱之後，又夢見上次夢中的那個小孩融入了光團，搖晃著對她說：

「妳未能守住妳的誓詞，而違背了師父的教誡，由於具熟（報應）之故，在這一生之中，妳沒有修成大手印成就的福份，因此妳要到各個的城市和鄉村，廣傳六字真言大法，建立衆生的安樂，把師父身口意已經衰退的誓詞再補充完整，特別是要努力消除衆生被輪迴迫害的痛苦，如果妳能這樣做，在中陰時就能獲得最高的成就。」

醒來之後，蘇吉尼瑪心想：

「我並沒有做其他違背師父教誡的行爲，祇有把說是不能展示給任何人看的師父本尊項鍊拿給甘天桑嬭看過，想想一定是這一次。」

「爲了清除違背師父身口意的教誡的產生的業障，如今要修一百座塔，並且用師父的舍利子、衣服和經典等的物品，來做那些塔的裝藏，開光和吉祥的儀式也自己來做，爲了清除業障，要如授記所言，念誦六字真言，並傳授給他人。」

之後蘇吉尼瑪穿著簡單蔽體的的衣服，手裡拿著鉢和拐杖，用師父留下的破衣服做成上衣來穿。但是如果就這樣起程，又怕自己美麗的臉會誘惑他人，就用蜂蜜和黑灰調和，抹在臉上，然後走向鄉村和城市，去遍傳一切大悲法，從此她就被叫做苦行大瑜珈女。

× × × × × × × × × ×

噯嘛呢叭謎吽！在這同時的心智城裡，以國王月獅子爲首的百姓們，因爲王妃蘇吉尼瑪的離去，都進入了痛苦的深淵，特別是國王月獅子，由於和殊勝妃子蘇吉尼瑪分離的痛苦，不僅不和以里娜妃爲首的五百個妃子們行樂，連看也不看她們一眼，不吃不喝，而且被痛苦折磨得體力消滅，骨瘦如材，國王的父親月商主眼見兒子這個樣子，心想：我兒子到底是爲什麼而變成這樣子呢？就對他說：

「噯嘛呢叭謎吽！種姓好青春年少的兒啊！請聽我說，地水火風四大並沒有不調，你也沒有生病，青春正盛的身體卻如此消瘦，您裡到底是怎麼想的呢？權勢繁榮，政事不衰，也就沒有什麼好不高興的，你就直接把心裡的話說出來吧！」

達瓦僧格對他的父親達瓦達本說：

「噯嘛呢叭謎吽！父王陛下，請聽我說，自從我努力尋得的美眷，心愛的蘇吉尼瑪，被如天狗般的劊子手們帶走之後，我的心就進入了痛苦

的深淵，沒有辦法辨別是非取舍，心裡不高興，心裡也不舒服，具大悲的父親啊！您不知道嗎？」

父親達瓦達本說：

「太陽有二種作用：能成熟安樂五穀，也能乾涸圓滿大海，我們無法瞭解其中是福是禍，就任他去吧！這太陽有二種能力：遠遠地，他的光能消除黑暗的痛苦，靠近了，他的熱會把一切有體燒成灰燼，似此福禍未明白，就任他去吧！這太陽有二種威力：再大的黑暗他也能掃除，整個有情和器世間他能燃燒，似此福禍未知，就任他去吧！宮中的五百個妃子，個個美艷動人相好莊嚴，王欲受用大可盡情享受，解開

心結放輕鬆吧！」

達瓦僧格又說：

「雖然王政寬廣如虛空，王妃聚集如星群，但是如果沒有太陽，黑暗仍然難驅除，嗚呼！父王容兒稟：我對蘇吉尼瑪的珍惜，就如鳥兒護卵一樣，她被毫無悲心的劊子手帶到墳場去之後，現在多半已經死了，大概已經被獅頭閻王、綠面閻王和紅口羅刹抓去分屍了，我的努力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接著父親又說：

「達瓦僧格聽我說，殺害你弟弟達瓦宣奴和大象善住的，就是這個劊子手，不要再去找她吧！我的兒子啊！」

達瓦僧格答說：

「上至兜率天宮帝釋子，下至安止龍宮龍王子，任憑世間美嬌娘，亦與蘇吉尼瑪難媲美，我墮入痛苦深淵都為她，快來救我啊！最勝婆羅門！」

× × × × × × × ×

另外由於懷念蘇吉尼瑪，由國王帶頭的臣民們，願意把他們三分之二的財富當善根，不分晝夜地為懷念蘇吉尼瑪向她的父親大修行者來祈禱。靠著祈禱的效果以及蘇吉尼瑪誓願的關係，由本尊授記的大苦行瑜珈女，在各國巡遊後，終於來到心智城附近。瑜珈女心想：

「唉呀呀！又來到了這個城市！進入這個城市是會有危險的。」

正要避開往別的國度去，然而城市裡的人們却來邀請她去主持一個法會，並請求她傳法，此外還有許多人來請求六字真言的灌頂，她只好在城裡停留幾天。

此時甘天桑嬈也在求法的群眾中，心想：

「我積聚了許多罪惡，今天既然有這樣殊勝的瑜珈女前來，我也該去向她求法，尤其是我讓國王和隨從們進入痛苦的深淵，所以我必須去做懺悔！」

於是甘天桑嬈就在十五日（月圓）的晚上，設下各種供養，陳設一個寶座，然後邀請瑜珈女前來，坐上寶座。然後對所有的僕役們說：

「請你們都到外面去，我要向這位瑜珈女請求甚深法。」

僕役們唯諾出去之後，甘天桑嬈馬上在瑜珈女面前雙膝跪地，雙手合掌地

懺悔道：

「我是個大罪惡的女人，請瑜珈女特別施恩對我加持吧！」

如此說之後，就以四力的方式來懺悔：

「請十方的佛菩薩們，以及女大阿闍黎垂鑒，我是甘天桑嬈。從無始輪迴至今，已經領受三毒的惡報。以前我喜歡做壞事，特別是聽了里娜妃的話。爲了想掌管國王的倉庫，誑騙了蘇吉尼瑪王妃，換走了她護身的一條一百零一顆珍珠的項鍊；又向隨從們施放使人瘋狂和昏迷的惡物，暗地裡殺了國王的大象，嫁禍給蘇吉尼瑪。後來又從墳場裡偷來一具腐屍，把血肉放到蘇吉尼瑪的枕邊。還殺了國王的小兒子達瓦宣奴，把他的血肉留在蘇吉尼瑪的嘴邊。還使國王殺了他的鸚鵡，使得蘇吉尼瑪被三個劊子手帶往墳場。這些種種的罪行，都是我做的。這樣的罪惡，也使國王因爲和王妃蘇吉尼瑪分離的痛苦，而瀕臨死亡的邊緣；國王如果死了，那麼以心智城爲首的三十六個十萬人口的城，都是靠著國王善根的所有人畜，都會跟著死亡，這一切的罪惡都是我造成的！」

她把這一切的罪惡都在瑜珈女的跟前，不隱瞞、不掩飾地懺悔，還立誓從今以後再也不這麼做，再也不違反誓言。懺悔三遍之後，獻上以前用欺騙換來的珍珠項鍊以及許多寶物。

這時蘇吉尼瑪心想：

「原來把我送進墳場的人就是她！唉呀呀！真想抓她的頭髮，咬她的頭！」

但又想：

「對衆生的業，無論如何要原諒，要修忍，不要衝動。」

於是就接受了她的懺悔。

後來甘天桑嬈又要求瑜珈女在這個月的三十日，再接受她懺悔一次，並說：

「請瑜珈女以慈悲來拯救做惡業的我啊！」

瑜珈女說：

「好吧！就這樣做吧！」

接受了她的請求。

× × × × × × × ×

聰明的大臣阿波那給聽說有這樣一個殊勝的瑜珈女來到城中，他心想：如果把她邀到宮中，請她說法來解除國王父子的痛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如此想了之後，阿波那給就去邀請瑜珈女。

他在城市的三叉路口遇見了瑜珈女，阿波那給向她敬禮且請求加持，並且把自己的上衣獻給她當做見面禮，說：

「瑜珈女，請妳到國王的王宮去，為國王父子說法，解除他們的痛苦，好嗎？還有請問妳，在妳經過的各個地方，有沒有見過以前國王的妃子蘇吉尼瑪？她雖然被三個劊子手送到墳場去，但並沒有確已被殺的消息，連三個劊子手也沒有回來，妳有沒有聽見過他們的消息？」

瑜珈女說：

「好像聽說過，但未會親見！」

說完之後露出了微笑。

阿波那給看見她那如螺貝般潔白整齊的牙齒，聰明的阿波那給，立刻知道她就是蘇吉尼瑪，嘆道：

「瑜珈女，妳就是蘇吉尼瑪吧！」

由於蘇吉尼瑪曾立誓不說謊，只好承認了。

阿波那給又說：

「哦，瑜珈女！真是太好了。」

隨後就拉著她的手，仔細地把國王和隨從們的痛苦情形說給她聽。

瑜珈女說：

「你們沒有錯，這些事都是甘天桑嬭和里娜妃她們倆人做的，甘天桑嬭會在這個月的三十日來懺悔她以前所做的一切，那時你來聽聽就知道。」

阿波那給說：

「噯嘛呢叭謎吽！我們美麗的蘇吉尼瑪王妃，第一次拜見妳的時候，我以為妳是天神的女兒，後來看見妳被劊子手抓走的時候，看起來就像地獄的有情，那時想挽留妳卻辦不到，現在再看到妳，心中真的很高興，大恩大德的王妃，不管妳說什麼我都照辦，只求妳不要到別的地方去，請留下來吧！」

說完，阿波那給立刻趕到王宮去，說：

「國王，請聽我說，三個劊子手和蘇吉尼瑪已經在國境之中了，不必再憂愁了，請先去沐浴吧！」

國王說：

「莫非死後又還魂了嗎？」

阿波那給說：

「我沒有說謊，這是千真萬確的，如果你要問這是什麼原因，只能說是一個絕不說謊的瑜珈女所說的。」

國王聽了很高興，心想：「這應該是真的。」馬上快快乐樂的去洗澡了。

× × × × × × × × ×

一如瑜珈女所說的，在三十日晚上，國王父子帶著寶劍去聽甘天桑嬭的懺悔。他們躲在甘天桑嬭家的地窖裡。

三十日那天，瑜珈女又被請到甘天桑嬭家裡接受圓滿的供養。太陽下山之後，她又把僕役們趕出去，請瑜珈女坐在中間的寶座上。她又像上次一樣，把所做的罪惡，一件件的都說出來。就在她懺悔的時候，國王父子心中已經無法忍受了，怒火中燒地舉起寶劍，但是由於正在進行施主與福田的宗教儀式，所以阿波那給阻止了他們。等到她懺悔了三次以後，國王父子君臣三人，舉起了寶劍就往甘天桑嬭身上砍。瑜珈女護著甘天桑嬭，對他們三人說：

「噯嘛呢叭謎吽！國王父子陛下！治理國政要用和平的方法，對罪犯也要用慈悲來對待，財富也要謹慎地受用！對於這件事，我心想如果她真的有大罪惡，我自會要她的命；已經了解了真象，雖然心中生氣，但仍要稍安勿躁，請聽我的話吧！」

國王說：

「女人都是愚痴的，蘇吉尼瑪卻聰慧如明燈；女人都是易怒的，蘇吉尼瑪卻寬廣如大海；女人都是貪心的，蘇吉尼瑪卻慷慨如奶牛；妳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瑜珈女對國王奉承的話不太高興，就對他說：

「噯嘛呢叭謎吽！首先，我蘇吉尼瑪住在父親跟前的時候，你強制下令要我嫁給你；其次，我到王宮的時候，你又把我交給做盡惡業的劊子手，最後還把我送到墳場去，讓我昏迷了九次，斷氣了三次，瀕臨死亡達五次之多，身體遭受不計其數的冷熱痛苦，寶貴的生命差點就斷送了，還是靠著父親大仙人和十方佛菩薩，以及師父本尊空行勇力瑜珈護法們和我清白的真實威力，才留下這個如幻身。」

國王說：

「再皎潔的明月，也有被烏雲遮蓋的時候；再玲瓏的寶塔，也有被塵埃沾染的時候；再聰明的人，偶而也會犯錯，我受到無明的迷惑而迷失於罪惡中，請妳原諒我吧！」

阿波那給也說：

「國王就如在輪迴愚痴的大海中所升起的巍巍大山，為貪瞋無明所環繞，不能知人善任，這就是罪惡的根源！」

國王立刻把大臣都招來商議，對於因為嫉妬而做了種種罪惡的里娜妃，決定挖掉她的雙眼；至於表演騙人的歌舞、造成種種迷惑、施放惡物、撥弄是非及阿諛取寵的甘天桑嬈，則處以裂嘴、挖眼、斷鼻、割耳的刑罰，還把她的小腿砍斷，送到市集上示衆。

之後蘇吉尼瑪心想：本尊的授記要我到各地去傳揚六字真言的教誡，現在必須要走了。遂收拾了一切器物準備動身。

大臣和人民都把王妃不在的時候，大家所嚮受無可衡量的冷熱痛苦，仔細地說給她聽，還請求說：

「今後如果你不做國王月獅子的王妃，我們會更加痛苦，無論如何請妳隨侍留住，請不要爲了尋求妳一個人的安樂，而把我們拋棄，請妳發最高菩提心，再做國王的妃子，把我們也引向解脫之路吧！」

王妃蘇吉尼瑪心想：

「大臣們的話說得很重，本尊的授記也說要消除一切被痛苦所壓迫衆生的痛苦，所以必須答應他們。」

她答應了之後，以阿波那給爲首的大臣和百姓們，立刻就去準備再次迎娶蘇吉尼瑪的喜筵，在王妃入宮的路上，用傘蓋、勝幢、旗幟、飄帶、彩纓、帳幕等等的東西，連同樂團、轉輪王的七種寶物以及八種吉祥物來迎接她，把大苦行瑜珈女再接到王宮，再迎立爲王妃。

以上是無罪獲釋、重現黎明的第三品。

第四品 享榮華趨解脫

現在要說的是享受喜悅安樂幸福自領向解脫之路的第四品。

敬禮觀世音菩薩。

由於蘇吉尼瑪再一次成爲王妃的緣故，到處充滿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好預兆，大地也震動了六次，迦陵頻伽鳥等鳥兒也唱出了和雅音，果樹也成

熟了圓滿的果子，盛況比起上次迎娶王妃還百倍稀奇。國王的「四季如春」花園中，在蓮花花蕊的根部，被各式各樣的花朵所圍繞。而那些經年累月都已經不開花了的花朵，尚在猶疑不知道要不要開放的時候，某日吉時，忽見一道五彩的光芒射入花園中，在光芒中也出現了一個人影。

國王聽見之後，每天都和隨從們到花園中，用各種不可思議的供品來供奉。蘇吉尼瑪心中明白蓮花林中一定來了一位聖者，就帶著他人呈獻給國王及國王賞賜給她的器物，有上和無上的供養，以及不可衡量的讚頌，來到花園中祭祀祈禱：

「噯嘛呢叭吽吽！無處不在，指引衆生的佛陀，從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花瓣中出現，具有千瓣事業的蓮童請照亮我心中的五種無明，讓甘露點開一切衆生的眼睛，我蘇吉尼瑪用善說的光芒，希望能使蓮花園的花朵開放，給予百姓們如蜂蜜般甜蜜的無上安樂。」

蘇吉尼瑪說完之後，除了中間的二朵蓮花之外，所有的花朵都開放了，花園中花葉扶疏，果實纍纍，妙香傳遍五百俱盧舍，每一朵花的花瓣，都有一個俱盧舍大，彼此也不妨礙，裡外都能看得很清楚。

不久，從西方出現了一道像流星般的紅光，沒入了中間的二朵蓮花中，地立刻震動了六次，空中也傳來不用人奏而自響的仙樂，而後從蓮花的花苞中，出現了一個頭上五白髻的小孩，左乳上披著獸皮，穿著天衣，右手拿著一串有一百顆水晶的項鍊，左手拿著一朵開放的白蓮花，臉上露出微笑說：

「國王你上輩子由於邪見而歸依了外道大自在天，殺害了無數的動物，使他們遭受許多的痛苦，這種報應，使你在這輩子也要嚐受無量的苦，而且以後在無間地獄中，將爲每個被你殺的生靈，嚐受難以忍受的痛苦，只有信任尊敬跟隨我的蘇吉尼瑪，以及歸依她和她從父親大仙人那裡得來的戒律，並且用佛法來治理國政，才能阻擋暫時的災害，且準備和我見面。現在爲了除去你的罪障，你必須各別建造千萬個身口意的依止，以及一百零八個字，在每個廟宇中都要住一萬個僧侶，而且要對他供養、承事、敬重，並要以慈悲來治理人民，使他們最後也能走上菩提道。然後你要拋棄國政和財富，到一個寂靜的處所去修行調伏自心的二種次第（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瑜珈，如果能夠這樣做，在中陰就可以獲得最高成就，如果不這樣做，你死了以後，在百萬劫中永遠會生在無間地獄，最後還會輪迴到餓鬼道和畜生道中。」

國王聽了以後說：

「噯嘛呢叭謎吽！世上有誰是毫無罪惡地圓滿一切的功德，持白蓮水晶項鍊的小孩，請您以慈悲救護我，由於我心中的愚痴無明，從無始以來，不知如何取捨業果，救主您以仁慈來持住我的心，這真是難得的事啊！唉呀！這真是我的福氣啊！能夠面見救主您，能夠和蘇吉尼瑪重逢，我會遵照所示的教誡來實踐，您要去哪裡？住在何處？不管您在任何地方，都希望您慈悲救護我。」

小孩又說：

「噯嘛呢叭謎吽！我來去不定，也沒有一定的住處，從不生無生的法性裡來，往不滅無滅的戲論中去，住在不住無住的空樂境。」

說完之後，那個小孩化成一道虹光，消失在天空中。

後來，國王照著本尊的授記，在七年之中，拋棄外道，用五寶修成各自成萬的經像塔，建了一百零八座寺院。其中有一座是用五寶建成的廟，寬有一個俱盧舍，深有半個俱盧舍，在寺頂上，有一把金柄的白傘，在寺的四面八方都擺上琉璃頂的經幢，經幢間掛著響鈴，屋檐也裝飾著瓔珞和半瓔珞，還用五彩的旗幟裝飾得非常美麗，寺內則有以力士、大象、駿馬、孔雀、仙鶴和獅子支撐的寶座，還有用各種寶物莊嚴成的水晶觀音像，在像前用如意的靜慮鉢等不可思議的供品，做成比天還殊勝的供養。再者，在這些寺院中，邀來上萬的僧侶，用不可思議的供養來承事，那些僧侶也在三寶的跟前，有的頂禮膜拜，有的虔誠上供，有的懺悔，有的隨喜，有的旋轉法輪，有的祈求長住，有的回向善根，以這些宗教活動過著愉快的日子。那時國王也用三分之二的財富來供養三寶和僧侶，人民也經常行善，斷除十不善，國中一片安樂祥和。

後來王妃生了一個無可比敵的王子，看起來百看不厭，臉上帶有微笑的光輝，所有的人看了都心動，成為衆所注目的對象。王子的名字是由父母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為尼瑪僧格（日獅子）。這時婆羅門的占星師們都異口同聲的說：

「噯嘛呢叭謎吽！清除衆生的黑暗，圓滿幸福的莊稼，這個王子無異是太陽！能止息一切惡爭恐懼，成為一切獸類的主宰，這個王子是萬獸之王！三界都在他的統治之下。」

當王子到了八歲的時候，王妃蘇吉尼瑪對國王說：

「噯嘛呢叭謎吽！人的死辰是不由自主的，不要貪戀無義的世間，應該按本尊的授記，去找一個阿蘭若（寂靜處），尋求大解脫菩提。」但是國王達瓦僧格對國政的安樂仍有些許的留戀，就在猶豫之時，王宮的門口來了一個比丘，手裡拿著鉢、拐杖和瓶子，舉止平緩，步伐安閑，目不斜視，國王看見他之後，就問：

「阿羅漢啊！你從那裡來？又要到哪裡去呢？」

那個比丘說：

「我不是一個聖人，我原是統治世間和四洲的國王，但我了悟了國政的無意義之後，便隨著佛陀的教法出家，現在是爲了看釋迦牟尼的聲聞弟子而來，您留戀的這個燦爛城市，其實只有如針尖的安樂，你爲什麼不出家呢？」

比丘的話就像一支箭，射中國王達瓦僧格的心，他迅速地跑到王子的跟前，對他說：

「噯嘛呢叭謎吽！智勇雙全的我兒啊！請聽我說，死神毫不停留地往這兒來，我沒有逃避的方法，而應該去尋找解脫菩提，國政就交給你治理，我們老夫婦二人要去追求佛法了。」

王子說：

「季冬時節，敢在雪地上裸臥的，除了綠鬚獅子外，不是其他五爪獸敢做的；五濁之世，能執掌國政的，除了父王達瓦僧格您外，不是其他小王所能辦得到的，尤其我還年輕，怎麼能承擔這種重任呢？」

父親說：

「如果害怕雪霧，就不是獅王之子；如果畏懼寒冰，就不是金后之子；如果不懂得治理國政，就不是我月獅子的兒子！把我說過的銘記在心地去治理國政吧！現在我們老夫婦倆要去求法了！」

王子尼瑪僧格說：

「那麼父王請聽我說，我要向那些人供施？向那些聰明的人請教？又要如何來治理百姓呢？」

父親達瓦僧格國王教誨他說：

「噯嘛呢叭謎吽！對於戒律要像眼睛般珍惜，對於四諦要用智慧好好商議，悲憫衆生要發最高菩提心。應供要依止百位正直僧侶，要和有智慧且種姓好的年輕人，以及喜歡做善事而能互相商議的人交往。對百姓要以慈悲來治理，要依止正直的大臣。隨時注意保持自己純潔的操

×
×
×
×
×
×

守，對百姓要仁慈，並善待朋友。不求廣大的飲食，只要吃飽就應滿足。尋求子息的繁衍，則要依止正直的王妃。裡外的一切事情，都徵詢大家的意見，然後自己再做決定；無論如何，不要過於獨斷。如果能善於順應民情，大家自然會擁戴你。這是父子的知心話，你要放在心中。」

接著尼瑪僧格王子又來到母親的跟前，母親教誨他說：

「噯嘛呢叭謎吽！提防敵人，結交朋友，就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親近他人，不要有傷人之心，就能和人長期和睦相處；不貪戀財富，才能成為富人，經常行善，方能成佛。再聽啊兒子！即使看見僕人們做了什麼壞事，心中瞭然即可，是非善惡要在心中好好考慮，說出來的不要太多，保留於心。並且還要經常虔誠地供奉三寶，這是母子間的知心話，你要好好記在心中，不要忘記。父母二人要去追求佛法了。」

倫波僕也對王子說：

「你要斷除貪圖享受、縱容僕人、寵信王妃和惡臣當道這四魔，方能依佛法來治理國政。我也念著佛法，所以要隨侍國王、王后去了！」

說：

「你要依止說正直話的尊者，以及對您能像對兒子般說真心話的人；飲食滿足於外，才是最大的光榮，財物藏於室才是大富有；對僕從無分遠近，就能得到他們的擁戴；經常行善就會有大果報。這些忠言請放在心上。我也要追求佛法了。」

王子尼瑪僧格對父母、諸侯和隨從百姓們說：

「噯嘛呢叭謎吽！父母、大臣、百姓和隨從們，大家請聽我說，在父王您的治理之下，國政廣如虛空；如果由我治理，希望國政不會衰敗。我會如你們所說的去，不違背父母的教誨，如果你們無論如何要去求法，我只能請求你們隨時護持。讓我來為你們準備日常的必需品，希望未來也能將我引到天界去。」

而以心智城為首的三十六個十萬人口的城市，以及領地的內、外、中三部都開闢無漏地服從尼瑪僧格王子的領導。

國王夫婦和大臣隨從們出家之後，去到一個叫做「修菩提園」的阿蘭若，修行大解脫菩提的聖位。而新國王尼瑪僧格也用佛法來治理國政，使大臣、百姓以及隨從們都享受幸福的圓滿功德。

以上是最後享受喜樂吉祥且趨向解脫之路的第四品。

先賢學者的著跋，如太陽的十萬光芒，開展了雪域（指西藏）的蓮花樂園，然而就如聰明的蜜蜂能嚐到蜂蜜的滋味，同是六腳的蒼蠅卻不能一樣，愚痴的凡夫俗子以及新手們，也像瞎子一樣瞧不見經義和口訣，但是凡夫俗子和新手們，

如果肯用心的把這本優美的蘇吉尼瑪傳記徹底地看完，那麼也可以了解其中的真義。

雖然在已經看過百部教典的學者們看來，這並不是一本很好的著作，但是為了饒益像我這般愚昧者們的心志，他們努力地吧這本傳記修改得非常殊勝，並加以重刊，

像這樣的善行，就好比天上皎潔的月光，像滴下人間的串串甘露，使得具信心但卻仍受苦的人們，如白色睡蓮開放般，很快成就大菩提。

以上這本仙女蘇吉尼瑪傳記，以前在西藏有貝羅札和旭羅札二位譯師所翻譯的二種版本，很顯然這本是根據旭羅札的譯本。然而在西藏只有一些寫本，沒有見過刻本，因此後來許多研究藏文的學者，對這個傳記一再地有所爭論。因此，尋找一本正確的母本來刻版，就變成迫切的工作，然而經過若干年的尋找，結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的。直到最近才從噶倫堡附近的一個村莊中找到了一本母本，才發現以前借來的版本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其中凡愚痴者我所知道的錯誤都已經加以修訂了。

藏文新譯官塔欽巴謹跋。

藏曆第十六饒迥，水陰雞（癸酉）年，西曆一九三三年，于噶倫堡。

國內外大事記

民國七十六年五月至七月

五月

- 一日△新台幣對美元匯率一日衝破卅三大關。
△一日為勞動節，蔣總統書勉勞工朋友秉持勞資合作優良傳統，勤奮自動，提高生產技能，加速達成國家現代化。
△司法院新舊任院長交接典禮一日舉行。
四日△中央政策委員會四日召開黨政協調會，決議將原定行政院勞工署提升為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官階為特任。中常會六日對政策協調所作決議准予備查。
五日△行政院環保小組四日原則通過「中華民國環境政策綱領草案」。
五日△蔣總統五日約見新任司法院長林洋港及副院長汪道淵，勉克盡職責，承擔起革新司法、維護社會正義的重責大任。
△內政部五日決定，在民政部設立山地行政科，專責辦理山地行政業務。
七日△美國會五日開始公開調查軍售伊朗案，召喚高級官員陸續出席作證；退休空軍少將柯德在聽證會透露軍售款交尼加拉瓜反抗軍，乃獲政府同意。
七日△總統七日特任王甲乙為司法院秘書長，范魁書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王瑞林為行政法院院長，褚劍鴻為最高法院院長。
△爭取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前參議員哈特因緋聞案七日宣布退出競選。
八日△美參院財委會七日通過對不公平外國貿易做法採取嚴厲措施的貿易法案。
八日△蔣總統八日接見巴拿馬國防軍總司令諾瑞加將軍，并頒授特種大綬雲麾勳章。
九日△九日為總統府資政張群百齡誕辰，蔣總統特頒中正勳章，表彰他對國家的卓越貢獻。
十日△蔣主席十日約見黨籍立委，勉以新的觀念與作法來反映民意，制

- 空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法案，以使民意得以在立法院充分展現與發揮；并勉大家處事要正大光明、理直氣壯、公忠體國。
△菲律賓國會大選十日投票，總統艾奎諾夫人的候選人遙遙領先，反對派領袖安利爾十四日因在大選受挫鼓動群眾示威。
十一日△被共匪指控竊取機密的日本記者邊見秀逸十一日被驅逐出境，離開北平；日本十二日指出雙方政治緊張將傷害經濟關係。
十二日△韓國軍方十二日宣布，由於蘇俄海軍在日本海活動加強，韓海軍已加強巡邏。
△美國總統雷根十二日否認在美中給予尼加拉瓜反抗軍軍事協助期間，尋求其他國家援尼。
十三日△蔣主席十三日嘉許中山科學院近年來在國防科技及尖端武器的研究與發展方面所獲致的豐碩成果。
△行政院十三日核定公務人員專長轉換訓練實施要點，以有效運用人力之需要。
十四日△監察院十四日舉行院務談話會，由院長黃尊秋主持，決定儘速設置監委助理人員，并針對「專案調查」經費不足問題，要委員們採自律行為。
△十信弊案主角蔡辰洲十四日病逝。
△據外電十四日報導：匪印在西藏與印度邊界爆發激戰。
△南太平洋島國斐濟十四日發生政變，陸軍中校拉布卡劫持總理巴瓦德及閣員後，宣布成立軍事政府。
十五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五日在歡迎「全美主筆會議」訪華團茶會中致詞指出，我國已走到國家發展上的歷史性關頭，只要國安法完成立法，戒嚴可能在六月解除。
十七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七日冒雨到蘆洲鄉，實地瞭解淡水河污染情形。

△美國飛彈巡防艦「史塔克號」十七日在波斯灣巡弋時，遭伊拉克軍艦以「飛魚」飛彈擊中，造成卅七名水兵喪生。伊拉克總統十八日向美總統雷根正式道歉，提出賠償初步方案，雷根總統下令波斯灣美軍升高警戒狀況。

△大陸黑龍江省森林區自六日起發生大火後，已燃燒兩週，且已蔓延至蘇俄邊界，造成二百餘人喪生，五百人無家可歸。

十九日△所謂「民進黨」激進分子于十九日在國父紀念館非法聚集會，喧囂遊行，擾亂秩序，使交通受阻，引起民眾一致憤慨。

△斐濟政變領袖拉布卡接管政權歷時僅五天又瀕臨瓦解，總督蓋尼洛十九日宣稱接管政權，拉布卡將任部長會議主席。

二十日△廿日為蔣總統連任就職三週年，海內外同胞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表達擁戴赤忱。美國廿三位參議員分別致函蔣總統表達敬意，重申對我堅強友誼與支持。

△執政黨中央二十日決定籌設全國性的勞工服務中心，并協助成立各種產業工會，以健全組織，維護勞工權益。

△印度德里舊城二十日發生印度教和回教徒流血衝突，傷亡二百餘人。

廿一日△李副總統廿一日在「台灣區國大代表聯誼會」中以「光明正大堅忍圖成」為題致詞，期勉國人適應環境，克服困難，貫徹三民主義的憲政目標。

△行政院廿一日院會通過「受理外匯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在國際貿易發生長期順差，外匯存底鉅額累積時，得暫停外匯管制。

△北韓頭子金日成廿一日訪匪。

廿二日△新台幣兌美元中心匯率廿二日衝破卅三元大關。

△行政院長俞國華接受「科威特時報」訪問時指出，我年輕一代反共決心更為堅定，掌握國事時仍將堅守自由民主陣營。

廿五日△「同心三號」的後備軍人動員召集演習廿五日起舉行四天。

△美國防部長溫柏格廿五日警告伊朗若攻擊波斯灣內美艦，美將予報復；伊朗則揚言將以直昇機載運自殺車攻擊美艦，廿八日并聲稱伊客機遭美攔截，指美蓄意升高兩伊戰爭。

△美海軍廿五日護送載運武器的科威特商船赴巴林，首度在波斯灣執行護航任務。

廿六日△韓國總統全斗煥廿六日大幅改組內閣，由執政黨後援會會長李漢基任國務總理。

△美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廿六日，就任中央情報局長。

廿七日△蔣主席廿七日在中常會上週台北東區街頭活動發表談話，強調執政黨一切作為要向全民負責，要對歷史負責。本著一貫政策，誠心誠意與全民緊密結合，實心實力為國家光明前途奮鬥；但從事政治活動的個人或團體，亦必須時時心存國家，處處心念民眾。蔣主席并表示決不讓任何因素分化力量，不容任何問題破壞和諧。

廿八日△司法院廿八日院會通過決議，不予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并決定加強實施緩刑及易科罰金制度。

廿九日△古巴三軍副參謀長廿九日攜眷駕機抵美投奔自由。

△據外電報導，大陸東北燃燒三週的森林大火，已造成兩千人喪生，中共一度宣布大火已被撲滅，但廿七日復燃，并逼近俄境，我大陸救災總會展開空飄作業，濟助災民。

三十日△立法院卅日院會三讀通過七十七年度中央總預算案，歲入歲出各編列四千六百七十六億零一百餘萬元。

六月

一日△一日為行政院長俞國華就職三週年，俞院長發表談話，強調有信心在本世紀結束前，將復興基地建設成一個公平、自由、安和、富強的現代化社會。

△由於一名西德青年駕小型飛機穿過蘇俄防空系統，降落紅場，蘇俄國防部長索科拉夫及防空司令均遭撤職，由雅佐夫接任國防部長。

△黎巴嫩總理卡拉米一日在搭乘直昇機時發生炸彈爆炸而喪生。

二日△立法院二日院會三讀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韓國執政黨二日推舉盧泰愚角逐黨內總統候選人。

三日△蔣主席三日在中常會指示行政院從政同志，研究採取合法步驟使觸犯舊票據法犯人，能早日免除其刑責。行政院四日院會通過「票據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即送立法院審議。

△國民黨中常會三日核定政策會研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的決議，決議儘速完成立法。立法院聯席會議四日起進行逐條討論。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伏爾克三日辭職，在世界金融市場一度

造成震撼。

四日△總統四日任命邱進益為駐史瓦濟蘭大使。

△行政院四日院會修正通過降低三百三十一項貨品進口關稅率，十五日起重施一年。

五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五日接受國內記者訪問時，就當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表意見；俞院長並提出解除戒嚴及國人應具備三項基本認識。

△美國決定加強在波斯灣海軍駐在軍力，軍艦將增至九艘。

八日△行政院長俞國華應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邀請，八日抵新加坡訪問五天。訪星期間，先後與星總統黃金輝、總理李光耀就世局、兩國關係及經濟發展策略等問題交換意見。俞院長於十二日結束訪星行程返國。

△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八日表示，我外匯存底目前已突破六百億美元。

△立法院聯席審查國安法草案，八日通過第三、四條文，對人民申請入境限制予明確規定；十日通過第五條文，明定為維護治安，海岸山地得為管制區；十一日通過第六、七、八條文，明定未經許可可入境，處三年以下徒刑。

△美、日、英、法、西德、加拿大與義大利七國經濟高峯會議八日在威尼斯揭幕，會期三天，商討波斯灣情勢及經濟問題，十日發表聯合公報，建議美元勿再貶值。

△一百餘名東德青年八日在邊境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圍牆。

十日△韓國執政黨民主正義黨十日在全黨代表大會中正式通過提名盧泰愚為總統候選人。

十一日△韓國政府十一日為鎮壓示威暴亂引發激烈衝突，警方逮捕四千名示威者，數百人受傷。

△英國會大選十一日舉行投票，保守黨獲得多數席位，柴契爾夫人三度擔任首相。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長十一日達成協議，同意拆除歐洲中程核子飛彈。

十二日△第廿屆中韓經濟合作會議十二日在台北市揭幕。

△蔣夫人十二日發表對輔仁大學畢業同學贈言，勉肩負重責大任，將來教育子女對社會有所貢獻，更要贏取世人尊敬。

△所謂的「民進黨」暴徒以反對制定國安法為由，連日在街頭聚眾

逞暴滋事，歐辱漫罵無辜市民，並阻斷交通，引起民衆一致憤慨。

十三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三日就連日不法分子聚眾滋事，嚴重危害社會安寧，國家安全發表嚴正聲明，指出政府厲行民主憲政的決心絕不動搖，但對違犯法紀的不法行為將依法處置；十四日并指示內政、法務等單位，對暴力違法情事，應儘速處置。

△美國總統雷根十三日敦促國會不要通過將會限制貿易的保護法案；十九日再度誓言否決貿易法案。

十四日△印度錫克教徒極端分子十四日在新德里逞兇，造成卅二人傷亡。

△意大利大選，十四日投票，基民黨和社會黨獲勝，共產黨遭到重挫。

十五日△立法院聯席會改十五日審查通過國家安全法草案，全文共十條，十九日進入二讀程序。

十六日△蔣總統十六日分別接見來華訪問的韓國財長司空壹與日本自民黨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會長灘尾弘吉。

△中國國民黨十六日鄭重指出，某些社會人士將街頭不法事件責任嫁禍執政黨說法與做法，是歪曲事實不負責任行為；法務部長施啓揚十七日強調對聚眾滋擾逞暴事件決秉公處理。

△行政院十六日正式核定發布七十七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七月一日起實施，平均增加幅度百分之十。

十八日△總統十八日特任宋長志為駐巴拿馬大使。

△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十八日出現三月以來首次貶值，貶值一分，中心匯率由卅一．〇八調整為卅一．〇九。

△為阻礙科威特船隻出入，並避免與美對抗，伊朗十八日在波斯灣北區佈雷。

十九日△韓國國務總理李漢基十九日發表談話，要求群眾理性自制，強調如持續暴亂，政府將採取嚴厲措施。

廿二日△蔣總統廿二日接見索羅門總理阿利布亞。

△行政院長俞國華廿二日巡視屏東縣地方建設，廿三日巡視高雄市區。

△立法院廿二日院會三讀通過「票據法修正案」，三萬餘票據犯將可不再受到追訴處罰，或可免除其刑罰的執行。

△韓國總統全斗煥為處理韓國政治危機，廿二日向兩位前總統請教；廿四日并會晤反對派領袖金泳三，但未能解除歧見，談判破裂。

，政治危機加深，反對派廿六日舉行「和平示威活動」，在各大都會大舉聚眾滋事，政府動員六萬警察鎮壓。

廿三日△立法院廿三日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將於近期咨請總統明令公布。蔣主席於廿四日聽取有關國安法立法院經過報告後，發表談話，鄭重指出，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不變，我們推動民主憲政的誠心不變，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心不變，勉勵人和衷共濟，以無私的胸襟開創新局。

△立法院廿三日三讀通過台灣省建設公債發行條例修正案，並更改名稱爲「省（市）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

廿四日△美政府十四名閣員廿四日促雷根總統否決保護主義貿易法案，美參院廿五日開始辯論貿易法案，否決採強烈保護措施修正案。

△美國海軍廿四日在科威特外海伊朗佈雷區展開掃雷行動。

廿六日△蔣總統廿六日約見行政院長俞國華暨部會首長，指示有關解嚴實施的程序務必合法合理，執行尤須適切妥當。

三十日△施工歷時八載，耗資一百廿四億翡翠水庫，三十日全部完工，行政院長俞國華主持竣工典禮。

△立法院三十日院會三讀通過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組織條例，以提昇勞工行政機關層次，定九月一日正式成立。

△韓國執政的民主黨代表盧泰愚廿九日提出八項民主改革建議，韓總統全斗煥三十日同意，一日并向全國國民發表電視演說，宣布接受八項民主化建議。

△美總統雷根三十日表示將貫徹在波斯灣保護科威特油輪計劃。

七月

一日△蔣總統一日明令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行政院二日院會通過施行細則，並於三日送立法院查照。行政院長俞國華發表談話，強調我民主政治將更開展，但也是我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最低規範，而絕不是戒嚴令的取代。

△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一日通過蔣主席提議，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馬樹禮辭職，派李煥繼任，新舊任秘書長交接典禮於四日舉行。

△一日爲台北市改制二十週年，行政院長俞國華在慶祝大會中致詞，勉大家努力提升建設層次，使成爲三民主義的模範市。

△國際獅子會第七十屆世界年會一日在台北市揭幕，來自一百六十

二個自由國家和地區的四萬多位獅友代表，舉行爲期四天的遊行及慶祝活動；蔣總統特致賀詞，稱許該會對增進國際瞭解，促進世界和平有積極貢獻。

△修正的票據法一日正式生效，一千餘名在監服刑的票據犯獲釋。

二日△總統二日特任毛高文爲教育部長，林清江爲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偉民爲台省教育廳長。

△巴拿馬的支持和反對政府兩派二日發動示威行動，并在街頭衝突。

三日△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三日正式成立。

四日△日本自民黨最大派閥「田中派」瓦解，自民黨幹事長竹下登四日組成竹下派，取名爲「經世會」。

六日△印度旁遮普省錫克教暴徒，六日起連續三次發動攻擊，射殺巴士乘客，造成七十餘人死亡慘劇；印度教暴民亦採報復行動，新德里全面罷工，首都實施宵禁。

七日△七七抗戰五十週年，全國各界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紀念大會，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秦孝儀以「對先總統 蔣公領導對日抗戰苦心遠見與堅苦卓絕之沉思」爲題，發表專題演講。

△立法院七日院會無異議通過「台灣地區解嚴案」，完成我國民主憲政史上劃時代之立法程序；立法院八日將咨文送達總統府，咨請總統宣告解嚴。

△蔣總統七日指示行政院，對於因戒嚴而受軍法審判，並且所處刑期還未執行完畢的非軍人受刑人，應酌予減刑與復權。

△涉及美軍售伊朗案的諾斯中校，七日出席國會聽證會作證時表示，軍售款轉交尼國反抗軍從未向雷根提及，但指稱曾獲已故中央情報局長凱西批准。

九日△爲維持國內金融穩定，行政院九日院會核定放寬外匯管制，自本月十五日起正式實施；管理外匯條例部份停止適用，對滙入款及鉅額滙出款仍續適度管理。

十日△韓國總統全斗煥，十日宣布辭卸執政的民主正義黨總裁職位。

十二日△行政院十二日鄭重指出，政府實施「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步驟與方法，是由宣傳到行動，由基地到大陸，由點線到全面。

十三日△司法院爲配合解嚴後國安法的實施，十三日訂頒刑案審辦要點，非現役軍人犯罪案件全部由法院審判。

△韓國內閣十三日再度進行大幅改組，由前共和黨議長全貞烈任總理，并更換九閣員。

十四日△蔣總統十四日發布命令，宣告台灣地區自十五日零時起解嚴，國家安全法同時施行，各國輿論對我解除戒嚴措施，一致表示讚揚。

△巴基斯坦十四日發生嚴重炸彈攻擊事件，造成四百餘人傷亡慘劇。

十五日△蔣主席十五日在中常會指出，貫徹民主，厲行憲政，是打擊共產主義最佳的利器，而台灣地區宣布解嚴，已為我們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業，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外匯管制自十五日起放寬。

△美前國家安全顧問波因迪克斯特十五日表示，曾親自批准軍售伊朗款項轉授尼反抗軍，并故意未讓雷根總統知情。

△由於波斯灣情勢升高和美汽油、原油存貨減少，美油價十五日突破二十一美元。

十六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六日在院會中決定解除國人赴港澳地區觀光申請的限制。

△美國十六日促巴基斯坦澄清有關非法進口製造核武材料之計畫，并可能對巴終止援助。

△英首相柴契爾夫人十六日訪美與雷根總統會談。

十七日△總統十七日明令發表特任鄭水枝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法國與伊朗十七日斷交。

十九日△法國與伊朗十九日就互撤使館館員進行談判，但因雙方態度強硬，陷於僵局。

二十日△美國廿日通知兩伊即將在波斯灣為科威特油輪護航，八艘軍艦執行任務，廿二日首度護送改懸美旗的科油輪通過荷姆茲海峽。伊朗揚言必要時將攻擊美艦。

△聯合國安理會二十日通過決議案，要求兩伊立即停火。

廿一日△經濟部廿一日表示決定開放大宗物質自由進口，將於明春實施。

△我貿易代表團廿一日在美發表聲明，決向美購買十一架波音七四七—四〇〇型飛機，總值高達十七億美元。

△美參院廿一日通過改善美貿易狀況的貿易法案，雷根總統發表聲明將予否決。

廿二日△蔣主席廿二日在中常會聽取立法院第七十九會期審核議案經過報告後，對立委同志所表現忍辱負重精神，表示嘉勉，并期望今後

更虛心檢討，力求改進，使立法工作更具成效。

△中央政策會廿二日邀集立院內政、國防、司法三委員會黨籍召集委員及有關部門首長，舉行「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草案」黨政關係談話會，就法案全部卅四條條文交換意見。

廿三日△行政院廿三日院會通過任命馬鎮方為內政部政務次長，洪慶麟、徐學陶為勞委會副主任委員，蔣家興為青輔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長俞國華及台省主席邱創煥關切費南颶風對南部地區造成的災害，廿三日指示即展開救助及復建工作。

廿四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廿四日在中小學教師自強愛國座談會上，指出以分離意識換取苟安是一條死路，勉國人加強憂患意識，增進法治觀念，和衷共濟，開創國家光明前途。

△由美艦護航的科威特超級油輪「布里基頓」號廿四日在波斯灣觸雷受創，但無人傷亡。

廿五日△股價指數廿五日衝破兩千大關。

廿六日△熱浪侵襲歐洲東南部，雅典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八度，千餘人喪生，希臘廿六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廿七日△蔣總統廿七日邀集十二位父老茶敘，表達對各地民衆關懷，并交換意見。

△韓國中部地區連日豪雨，造成嚴重災害，八十餘人死亡，損失財物達千億元韓幣。

△菲律賓新國會廿七日揭幕，總統艾奎諾夫人交出立法權。

廿八日△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廿八日開始，受理國人前往港、澳地區觀光申請案件。

△廿八日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廿週年，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李煥在茶會中致詞，指出文復會未來面對邪惡思想滋長的挑戰，盼更加強文化復興推行工作。

廿九日△蔣主席廿九日指示黨務工作幹部為促進勞資雙方的相互體諒，建立合則兩利的觀念而努力服務。

△蔣主席廿九日指示行政院從政同志研究現行田賦制度及修改大學法問題，以減輕農民負擔，謀求教育進步。

卅十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三十日指示所屬專案小組檢討修正行政院組織法。

△行政院卅日院會修正通過「輔導中小企業方案」。

△行政院卅日院會通過「國內函件資費調整方案」，自八月十日起實施。國內郵資調升百分之五十。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劉學銑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九十九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周念昆

社長：宋啓元

主編：李三

電話：九一——三五三六

副主編：劉學銑

電話：三八二——一五〇三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2F——一

電話：三九四——三五三四